

亞 洲 世 紀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台灣問題的癥結

新蒙邊界探源

西藏問題走向嚴重階梯

現階段的朝鮮局勢

戰後緬甸之獨立運動

甘地先生精神不死

印度問題之前前後後

訪問回教諸國回憶錄

反對單獨對日媾和

向中國人請求

國際情勢與日本再建

日本眾議院的中心人物

日本的病症

東久邇日記

李秋生

周東郊

蔡聲

陳鍾浩

陳炎

亞東協會

宋越倫

艾沙

秋華

和田齊

緒方俊郎

南柔

葉森

日·東久邇宮總彥

NATIONAL CENTRAL

亞 洲 世 紀 電 行 發 行 所 上 海 陽 路 一 一 七 七 號



亞洲世紀

第二卷 第二期 目錄
三十七年二月十日出版

甘地先生精神不死

亞東協會 (一)

壇評

- 九龍城事件 (華) (三)
- 反對單獨對日媾和 (秋) (三)
- 日本議會之復會 (南) (四)

專論

- 台灣問題的癥結 李秋生 (五)
- 新蒙邊界探源 周東郊 (七)
- 現階段的朝鮮局勢 陳鍾浩 (一五)
- 戰後緬甸之獨立運動 陳炎 (一六)
- 日本人論日本前途 日・和田齊・緒方俊郎 (二〇)

訪問

訪問回教諸國回憶錄

艾沙述 顧國華筆錄 (二二)

★漫畫之頁★
人物：日本衆議院的中心人物(上) 南柔譯 (二八)

通訊
西藏問題走向嚴重階段了！ 本刊新德里通訊 蔡聲 (三三)

資料
日本的病症 (本刊東京通訊) 葉森 (三四)

東久通日記 日・東久通宮總彥 (三九)

▲亞洲時事日誌 ▼ 本刊資料室 (四三)

亞洲世紀月刊

上海(5) 漢陽路一七七號

出版者 亞東協會

電話 四二三八〇

主編人 方秋章

發行人 徐逸樵

發行所 上海(5) 漢陽路一七七號

發行所 亞洲世紀社

印刷所 上海(5) 乍浦路四五五號

改造出版社印刷廠

台灣總經理 申報辦事處

台北重慶西路(本町)六五號

◆本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本期售價一萬五千元

訂閱價目			廣告刊例		
期二十年全	册六年半	册一月每	定價	郵費	郵費
元萬八十	元萬九	元千五萬一	平	掛	航
元千二萬一	元千六	元千一			
元萬六	元萬三	元千五			
萬四十四	千二元萬七	千二元萬一			
元千四					
頁正	裏裏	封底	底外	位地	廣告刊例
元萬百二	萬十六百二	元萬百三	面全	面半	之四分
元萬百一	元萬百一	萬十五百一			
元萬十六	元萬十七	元萬十八			

甘地先生精神不死

亞東協會

一九四八年一月卅日之夕，是印度、是人類、是歷史最黯淡無光的時刻；悲慘、恐怖、無恥、充滿了這一時間。在這剎那，印度聖雄甘地先生，在參加晚禱會途中遇刺，身中三彈而殞命！刺殺甘地的兇手，是一個大乘教會的極端份子，他預謀殺害甘地，目的是反對和平，反對印回合作，所以這暴徒不惜泯滅天良，殺害印度和平團結的精神領袖，年高七十八歲的老人。現在，兇犯被捕，正待法律與正義的審判；而甘地先生的遺體，已火化灰燼，流葬聖潔的恆河了！這一巨變，為印度、為人類、為歷史，帶來了無比的災難和損失！

甘地先生是一位偉大的聖哲。他的生活，他的理想，他的信仰，為今世紀人類最高的道德標準。他誕生於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去年十月二日印度政府下令全境放假一天，慶祝甘地七十八歲誕辰，這是印度人民獨立自由後首次慶祝聖雄的誕辰。甘地先生，家本富有，而他一生則淡泊寧靜，他終歲衣衫不整，只有腰裏一塊布和他倚靠身體的木杖，是他唯一的財產和伴侶。他一生堅苦卓絕，為印度獨立解放而奮鬥，為人類和平生存而呼籲。他雖為印度教徒，但他宗教思想是博大的，他認為自己是上帝的工具。為了要親近意境中的上帝，從一九二〇年發起不合作運動起，他便以勿用暴力為促進人世間和平唯一的方法。為了印度的獨立，他願犧牲自己的一切，但他不願意採取暴力手段對抗暴力以達到目的。故詩人泰戈爾說「甘地是犧牲的別名」，法文豪羅曼羅蘭稱這位老人為「只缺少十字架的耶穌」，他一生盡瘁於不流血的革命，反對戰爭，反對侵略，因為他相信人類不能以武力為基礎而奠立和平。他見到領導慾已經威脅世界和平，他於一九三五年退出國大黨，不願作印度政治的領袖，而他自己則向印度和世界，宣傳人道，願為和平仁愛而殉教。

甘地是偉大的聖哲，而非偉大的英雄，印度人呼他為聖雄（Mahatma），是崇敬甘地為精神領袖的意思，印度人以他為印度的象徵。他這無比的偉大和道德標準，成為了印度人精神的主宰，世界和平的光輪。他不是一個「權力」，也決不願以權力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的思想，他的作為，基於民意，他是一位真實的民主主義者。假如他見到自己主張不受民意支持時，他便立刻放棄它。英國人會批評他無定見，其實他的定見基於真理，真理基於民意，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所以他的善惡觀基於人民，而非基於自己，這與釋迦和耶穌的偉大，是同一源流的。甘地先生一生的奮鬥史，曾入獄六次，絕食十五次，遇刺四次，這次是他最後一次絕食之後而遇刺身死。

甘地先生一生，入獄絕食，都是為印度獨立自由而奮鬥。印度獨立了，他勝利地微笑，但他不願印回分治，多次向回教聯盟領袖，痛訴印回不可分治的真理。當印回的民意決定分治後，甘地也就放棄了「成見」，其實他是為了訴求和平而犧牲了真理。喀什米爾問題發生，戰亂有蔓延全境的趨勢，分裂仇恨接踵而至，這一代聖哲悲傷無垠，終於一月十三日開始了他最後的絕食。他說：「我必定要滿意的看到印度全國人民的心，重新團結一致，然後纔願停止絕食。假使我應該要死，那願就讓我死罷，與其眼看印度毀滅，還不如死去來得光榮。」他又說：「我常認為印度分治是一種罪惡。但巴基斯坦不願警告，貿然出此。希望她能好好做去，不要毀了她的名譽。本人已經衰老了，但若各教徒能像兄弟一般，和平相處，那麼本人在內心上，就像兒童對遊戲一般的愉快。」

經過一百二十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他大仁大勇的精神感召了印度教錫克教和回教諸領袖，在一月十八日那天，一致在甘地先生「死亡之榻」前，接受和平條件，傾聽這位老人微弱的溫暖的聲音：「我在人世恐已不久，希望巴基斯坦再與

印度聯合。

當甘地先生絕食緊張的關頭，新德里發生了「反甘地運動」，這是暴徒們獸性復作、人性泯滅的反動。街頭上和他寓所附近，有人高呼：「讓甘地死罷！一并且有印度教激份子游行示威，反對甘地的和平，他們認為只有流血纔能洗雪印回的冤仇。在印回和平重見的第三天（一月廿日），甘地在家中主持晚禱會時，曾有暴徒投擲炸彈，炸倒圍牆，這是暴徒們對甘地的威脅，暴徒們已經罪惡地扭住這善良老人的影子了。甘地先生一生，反對暴力、反對以暴易暴，自己却不畏暴力，不幸一九四八年一月卅日之夕，暴徒們終於殺害了他，這是全印度全人類最悲痛的日子，甘地倒在血泊中，最後微弱垂死的聲音，向暴徒說：「你來得太晚了！」這是說，仁愛和平與正義，已經伸張人間，暴力只能摧毀甘地的軀殼，并不能毀滅仁愛和平的精神。垂死的甘地，在方寸已斷，呼吸已窒的剎那，尚以手覆額，表示饒恕這殺人的兇犯，這是甘地先生的博大，他要以寬恕來換取人世間千萬暴徒們的懺悔。甘地先生之死，為印度和平團結而死，他成仁取義，含笑九泉，他的精神，永生世界，永存人間！

賀耀組痛悼甘地

亞東協會理事長賀耀組氏痛悼甘地先生、
馳電印度總理尼赫魯弔唁，原電如下：
印度總理尼赫魯先生：

聽到聖雄甘地君被刺殞命的消息，中國亞東協會同人莫不沉痛萬分，危坐默禱。甘地先生具人類最高之理想，為世界和平之象徵，其精神表現，宛如萬丈光芒，照耀大千世界！然相信此超歷史的偉大人物，雖已圓寂，而且發出之光芒，則長留在人間，為人類前進之火炬！盼其信徒全體，稍抑哀忱，負起發揚光大的責任！中國亞東協會理事長賀耀組叩。

一代聖雄，萬世師表，為印度人民為世界人類高山景行的哲人，為什麼要在光天化日被刺？難道甘地先生與人有私怨麼？有民族仇恨麼？他的一生，以大公化大私，沒有私怨；以善化罪惡，沒有仇恨；他不是權力，更無所謂爭奪。那麼，甘地先生為什麼要被殺？這是因為：甘地先生平，暴徒們要戰爭；甘地要團結，暴徒們要戰爭；甘地先生之死，拯救了印度之死，甘地先生之流血，代替了印回人民的流血。那麼，這大聖大哲的光輪，將永遠地放射出慈祥的光芒，普照印度，光耀人類。在這光輪下，一切的魔鬼，一切的罪惡，一切民族仇恨，永遠地隱退下去，消失下去。

我們祈禱：甘地先生精神永生！

我們願望：聖潔的恆河之水，灌溉着甘地先生的屍灰，化作慈祥之波，流向大地，開放仁愛之花，鮮豔地和平地，四季不頹，千年萬世不萎，讓萬千的印度各族，和平相愛，友善相處，與亞洲人類共創和平幸福的樂園，快樂的人間。我們不願見印度陸沉，尤不願亞洲的陸沉！印度的政治家，應該學習甘地，以甘地先生苦行的體驗與卓絕的殉教者的風範，重新扭轉歷史的反動，時代的逆流，實踐甘地先生偉大的遺言！這是我們的盼望。（二月一日稿）

魔鬼狂笑，罪惡起舞，是人性泯滅，獸性復活的景象，為印度為人類帶來更大更慘的戰亂與仇恨，全印度將要陸沉了！這是什麼時代？我們哭甘地，哀聖雄，我們不願印度歷史遭遇這悲慘的命運。我們希望印度各族領袖政治家，在甘地先生之靈前，傾流懺悔的淚水，在這大聖大哲光輪萬丈之前，祈禱和平，祈求團結，大家伸出血腥的手來，實踐甘地先生的遺言，重新合作，不要分裂。如果印回領袖和政治家，有遠見、有良知、



九龍城事件

香港政府強迫九龍城二千居民遷出事件，一月以來的事態，日趨嚴重，并無和緩的徵象。我國外交部對港政府的強制行動，多次提出「嚴重」的抗議，而英外交部致我的照會，其強詞奪理，更顯得我們的抗議，是何等有氣而無實力啊！我們對這件事，非常關切，希望政府採取強硬外交，據理力爭，以理性戰勝強權，不僅要在實際上保有九龍城，并且要收回香港九龍的主權！

九龍城位於九龍半島之東北角，通清時代名「九龍寨」，築有城垣，保衛海疆。清道光廿二年（公元一八四二年）鴉片之役，被迫訂立江甯條約，割讓香港與英；一八六〇年英續租九龍（稱九龍新界），為香港之屏障。惟九龍城舊址及龍津大道，仍屬中國領土，隸粵省寶安縣治。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中英訂立「展拓香港界址新租界約」，規定香港與九龍城界址有云：「所有九龍城內駐紮之中國官員，仍可在城內各司其事，仍留附近九龍城原有碼頭一區，以便中國官商各船渡艇任便往來停泊，且便城內官吏任便行走」。又議定：「在所展界內，不可將居民迫令遷移，產業入官」。很明白的，九龍城是屬於中國主權的領土，中國官員不特在界址以內可以行使其職權，即中國人民在區城內亦有居住的自由，並不許可受任何干預。積弱的清廷，割讓了香港和九龍半島，僅留下九龍城蕪蕪之地，致富甲全國的廣東省，抱殘守缺到如今。我國人民隨時期待香港問題能有合理的解決，而於抗戰勝利以後為尤甚。不期戰後的香港問題尚懸而未決，而香港政府竟反變本加厲，自毀前議，進迫九龍城居民遷移，意圖強佔中國領土，擴大英領香港勢力範圍。我們

為維護國家領土主權計，為保障二千居民生命財產計，除同情九龍城居民的據理抗爭外，并希望政府當局於照例的抗議之後，續作有力的行動。

十八世紀的英國殖民地政策，本有擴大香港範圍，發展遠東經濟勢力的企圖。一八四二年八月割取香港；一八六〇年十月進謀九龍半島；一八九八年六月勘界，展拓了香港範圍。但香港政府並不放棄對九龍城的奪取，民廿二年，廿五年，廿八年，及戰後三十六年九月，曾四度強迫九龍居民遷移，現在是第五次行動了。廿五年的糾紛，事態相當嚴重，九龍城內房屋拆毀殆盡，當時由居民堅決的抗爭，全

反對單獨對日媾和

我們在本刊二卷一期撰論呼籲對日和約預備會議僑局的打開，希望美英蘇運用智慧，放大眼光，覓求妥協。儘管我們誠懇的呼籲，洪亮的聲音，是堂堂之旗，正正之鼓，依然得不到有力的回響。看情勢，美英蘇三國政治家，胸有成竹，各有打算，一個「四國一致」的對日和會，是很有可能實現的了。

看美國扶助日本復興的積極，單獨對日媾和的呼聲，使我們非常相信美國單獨對日回復和平狀態，是萬分可能的事。雖然這不是常規的終結戰爭的方式，但在美國歷史上看來，是不乏先例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德戰爭之告終，便是美總統於一九二一年裁可兩院之決議，宣言恢復對德和平的。我們可以明白指出，美國有單獨對日媾和的準備，其所

國輿論羣起聲援，更由於五省外交官甘介侯氏據理力爭，不屈不撓，始為中國保全了這塊土地。甘介侯應變的態度，勇毅的精神，使港政府不得不於正義之下退却，實有民十六年革命外交的遺風。所以說，為了保護這蕪蕪之地，我們有過光榮的史績，在外交上行政上曾表現了堅定的奮鬥。這次的糾紛，嚴重於往昔各次的事態，我們要看看外交當局，是否為了過去的光榮，繼續採取積極的合理態度與步驟，以保全九龍城的主權。

現在的事態在僵持中，我們呼籲政府當局，當機立斷，以行政上的有效行動，制止香港警察侵入九龍城，並要求香港當局釋放被捕居民代表，賠償九龍城居民在生命財產上蒙受的損失，并作收回港九主權的準備！如果我們在外交行政上，不能把握時機，為適宜的措施，致喪失了九龍城的主權，這對於國家信譽上的影響，將是不可補救的！（萃）

以現在未如此作，一方面因為蘇聯的和會攻勢尚未至頂點，另一方面是期待在對華有利的情勢下，完全爭取得中國。如果中國堅持「不參加無蘇聯之和會」，則美國被迫而對日單獨媾和，乃為必然的趨勢。假如美國這樣作，英國不會反對；澳大利亞菲律賓所爭的，是少數的賠償，問題並不嚴重。英澳菲甚且可能跟美國走，也說不定的。

在這個惡劣情勢下，中蘇的處境最困難了，而尤以中國的環境最慘。無論我們如何巧於趨避，也不能「免乎果」的。因為中國在事實上，不能夠單獨對日媾和；其一，單獨媾和很難享有戰勝國的權利，一九一九年八月中國單獨對德媾和，便是顯明的實例；其二，中國有一九四五年八月「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拘束，雙方不得單獨對日媾和，並訂

軍事同盟。所以在中國的立場，一方面要堅決反對盟國任何一國對日媾和，另一方面則要爭取盟國的合

作，打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的僵局。我們反對單獨對日媾和！因為單獨媾和是造成盟國分裂的一種行為，因為單獨媾和是盟國戰略略全盤失敗的結局，我們不能在戰場上贏得勝利，而在廟堂上遭過失敗！

我們再度呼籲同盟國的合作，尤其盼望美國睿智的政治家，為重建遠東和平負起責任，打開目前的僵局，循取下述兩條路徑之一：

一，接受中國的折衷建議，維持和會的四國一致同意的原則，迅速召開和會；
二，召開四國外長會議，作商談對日和約內容的嘗試。如四國實質上能協調，最後再解決遠東十

日本議會的復會

日本新憲法下的第二屆議會，於去年十二月十日召集後，遂即宣告休會，於本年一月二十一日復會。日本議會除臨時議會外，所謂通常議會，總是在年底舉行召開的形式，遂即入於休會狀態，直至翌年一月下旬始行復會，而正式進行議事；這是日本議會的慣例，無論在舊憲法下或新憲法下，都是一樣。

可是這一個月左右的休會期間，正是日本政界明裡暗裡活動得最厲害的期間，在野黨則竭力策動反對政府，以便於復會時猛烈攻擊，政府及其與黨則拼命計劃如何抑制在野黨的反政府的策謀，藉以維護其政權。因此，通常議會的這個休會期間，普通都稱之為政治季節，事實上，歷屆內閣中倒於這年底年初的議會休會前後的，有黑田、伊藤、西園寺、桂、加藤、岡田、近衛、阿部等八屆之多，可見這個期間確是日本的「政治季節」。

這次第二屆議會的休會期間，我人也有同樣的

一國的正式對日和會問題。

如果美國不願循此路徑，表徵美國單獨對日媾和不僅有準備，而且其決心，是則我們中國為了自衛，應循取中蘇一致的道路。現在中蘇兩國對日本和會問題同感孤立而不完全一致，但是中蘇是可以一致的。我們以中蘇一致去換取四國一致；以中蘇一致去對抗美英的單獨媾和。如果我們不能這樣作，我們外交上顯不出聲光，我們便不能趨避單獨對日媾和所可能給予我們的災害！這是我們外交上的自衛，立國政策所應採取的自衛！

我們反對任何盟國對日單獨媾和！
我們要求盟國合作，在四國一致原則之下，迅速召開對日和會，完成日本和約！（秋）

觀感。作為在野黨的反對政府的策動，則有以自由黨為中心的所謂「救國」新黨，及以平野派為中心的勞農新黨等保守新黨運動的積極展開，都預備在議會復會後推倒片山內閣。就政府及與黨說，民主黨正醞釀着所謂「蘆田新黨」運動，雖然不是以直接打倒片山內閣為目的，祇準備在片山內閣一旦倒場時，企圖並不解散議會，而由議會選舉蘆田為首相，但其為準備應付政局演變的一種部署，却是顯而易見的；國協黨則有重要黨員十名左右表示退黨，而將與平野派合流，加入勞農新黨。向倒閣的目標前進；至於社會黨，其右派在一月十六日起舉行社會黨大會中，竭力爭取了人事方面的勝利，企圖繼續控制黨務，藉以箝制左派的發言權，並繼續與民主、國協二黨維持現內閣的生命；其左派，則在大會中出全力以爭取政策的方向轉換，企圖糾正該黨右派的不顧政策一味遷就右傾黨派的作風，一舉而把片山內閣藉作保守乃至反動施策的護身符的四

黨協定，加以撕毀。這些，都是休會期內日本政界的動態，都將對復會以後的日本政局發生影響。片山於議會復會的一天，曾對合衆社記者表示，政府對許多問題很感困難，但他還是決意繼續秉政，他打算憑藉着社會黨、民主黨和國協黨的力量，來加強內閣。其後又在議會中答覆議員質問時說，政治是通過議會施行的，縱使一般人對片山內閣的評判怎樣不佳，但在議會中有大多數支持的範圍以內，不擬解散議會，現內閣決繼續擔當政局。這些話，是說明片山承認現內閣已陷於極嚴重的困難中；而這所謂困難，主要是在政府與黨間的貌合神離，和在野黨的倒閣企圖，前者因所謂「蘆田新黨」運動的醞釀而益臻於顯著，後者因「救國」「勞農」新黨運動的展開，而日益明顯。

同時，在片山的意見，以為假使議會中仍有大多數議員支持政府，則儘管人們對內閣輿論如何惡劣，還是想繼續執政，而且不預備解散議會的，反之，如果議員大多數反對政府時，即預備解散議會。這就是說，內閣生命決定在議員的多少數，而不決定於民意的向背。這話，不但透露了政府與民衆的遊離，也透露了議員與民衆的遊離。既然政府和議會都不足以反映民意，則不必待對政府不信任案的提出或通過，而即實行解散議會，從議會政治的本旨說，毋寧是太當然的事。可是片山內閣不顧出此，其原因，當然因為重行選舉之際，鑒於目前日本人民對現內閣及社會黨的不滿，社會黨很少有重行當選第一黨的希望，所以竭力企圖抑制議會中反對政府的勢力，以為內閣延命之策，最近的決定追放平野，便是這種企圖的明白表示。

但是，即使片山內閣藉此種人為的力量，行政黨的聚散離合，而能勉強延長其生命，這也徒足以增長人心的離反，一方面也足以激起在野黨的更猛烈的反對，結果不會對內閣生命的拖延有多大效果，是很明顯的；同時，為社會黨的前途計，也適足以更削弱人民對其支持，將更影響該黨在下次選舉時所佔的比重，所以也是極不利的行徑。（南）



專論



台灣問題的癥結

李秋生

距今三百年前，東來的葡萄牙人航海駛過台灣海峽，遠遠望到台灣這處女島，煙樹籠葱，山高水秀，不禁驚呼着『Jila Formosa』（意即美麗的島）相沿至今，Formosa仍為本島的西文名稱，本來「美麗」這兩個字，台灣確可以當之無愧的。

到過台灣的人，誰不為那美麗的景色所震驚，所陶醉呢？像北投草山的溫泉，高雄港口的落照，阿里山的森林和雲海，日月潭的朝霧與杵歌，又如鸞鑾鼻的海岬壯觀，蘇花路的千丈斷崖，從熱帶以至寒帶的異卉奇葩，四時不斷的珍奇菓品，都充分說明了台灣是東方的瑞士，世界的花園。

但這還只是皮相的觀感。倘若你居留了相當時期，便更會感到風土的宜人，民情的淳樸，處處都在幽靜中顯出了幽靜和秩序，迥異於像上海這種地方的嘈雜擾攘。在經濟方面，一般人更覺得台灣是個富饒的寶島，糖、米、茶葉、樟腦、水果和魚產都異常豐多，工業礦業也相當發達。總之，台灣是擁有取之無盡的資源。在已往日本統治時代，且曾以殖民地經濟形態對於日本提供過寶貴的貢獻，則歸返祖國之後，自更當大有助於祖國的建設和復興。因此自從勝利以後，就有不少人士抱着宏願去到台灣淘金，內地一些人們，也期待着從台灣運來大量糖米和水果。然而二二八的不幸事變，却將許多美夢一齊打破，台灣雖然還是台灣，對於內地一些人士却又成爲一個謎。其實台灣問題並不難於理解，只看我們能不能把握住其間的許多複雜因素。

一

台灣距離我國東南海岸不過一衣帶水，其開闢却異外的遲，這一方面因

爲台灣地勢東有斷崖，西有落際，爲外來人跡所不易到；另一方面，更由於島上自然環境特殊，氣候方面和地境方面的許多困難，非有文化較高的人民不能予以克服。所以當地雖遠自石器時代就有了居民，却一直到现在大量遷徙之前仍舊停留在未開化階段。像颶風淫雨與地震之爲災，在今日依舊十分可怕，我們就不難想像其在幾百年前是怎樣嚴重的威脅着當地的居民。漢人的大量移殖，大致起於十六世紀，在這四百年間，台灣的統治屢更，變亂迭起，那歷史是够悲慘的。像最初的荷蘭人佔領，中間的滿清控制，最後的日人佔領，都給台灣蓋上了無情的烙印，而日本這五十年的統治，在性質上又迥異於荷蘭和滿清。荷人之於台灣，不過和西班牙之於美洲同樣是一種原始的殖民地榨取，經商傳教，勒索捐稅，並無久遠的抱負。在滿清時代，本視台灣如化外，征滅鄭氏之後，僅以施琅力爭未予放棄，也始終未予重視。直到清末，邊患日亟，沈葆楨劉銘傳先後來主台政，始銳意經營，興辦新政，但成效未彰，即割予日本，而劉銘傳任內的一些設施，如築鐵路與水利開公路開海港之類，就都成爲日後日人經營的基礎。日人之於台灣，並不單純視爲一塊新歸附的疆土，而確是處心積慮，要把台灣做成南進的中樞站，和典型的殖民地經濟。不過在其統治之初，任總督職者都是一些陸海軍宿將，如樺山桂太郎乃木之流，那種刺刀上的統治却無甚效果，浩繁的軍費全賴國庫補助，以至一部日人竟變爲放棄台灣的主張，直到第四任總督兒玉源太郎，起用後藤新平爲民政長官，纔奠定了統治的基礎。兒玉的後任佐久間左馬太，自一九〇六年蒞任，在職九年，適值日俄戰後，正是日本國勢蓬勃日上之際，其時台灣土地調查已告完成，大量土地都掠歸「國有」，貨幣金融制度亦經確立，而且靠着兒玉後藤所建立的專賣制度，使台灣財政獲得獨立，於是日本統治者纔完全支配了台灣的貿易及金融勢力，並且大規模開展了殖民地化的台灣經濟。在第一次歐戰期間，台灣工業有長足的進展，工廠

二

數日和工業生產額都增加到二三倍之多，日本資本大量向台灣輸出，並獲得了空前的獨占利潤，造成台灣對日貿易的出超——其實只是變相的進貢。其間日人對於台灣的經濟建設確是煞費苦心，如甘蔗稻米種籽的選擇，灌溉與肥料的供應，防風防洪的設施，電力與資源的開闢，無不盡力以赴，以期達到增加生產的目的。到中日戰爭爆發，日本繼而決意南進，於是更在台灣徹底實施「戰時經濟動員」，加強經濟統制，一方面竭力同化台灣人民，另一方面擴充工業，把本來只限於農產品加工的輕工業擴充到軍需工業和化學工業，以便把台灣變成進攻南洋的基地。只是由於盟軍嚴密封鎖和猛烈轟炸，使日人的企圖受到嚴重打擊，整個經濟體系也瀕於崩潰。但到勝利後歸返祖國，台灣已經是個工業現代化的台灣，不復是五十一一年前的原狀了。

三

西洋人常常譏諷日本人眼光偏淺，缺少遠見，我們往往也隨聲附和，對日本的一切都加以蔑視，這錯誤是應該改正的。從大的政治軍事設施講來，也許日人確是缺少氣魄和眼光，如就其對於台灣的經營設施而言，則確實值得佩服，我們如不能比日人有更好的業績和表現，就根本沒有資格藐視日人。誠然，日本對台灣在施行着嚴酷的榨取政策，却絕不是殺雞求卵，而是開發富源，發展產業，儘管一般佃農和工人都生活得很苦，總還普遍都有一碗飯吃。日月潭的電力，使窮鄉僻壤都有了電燈，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的水利工程，使許多斥鹵的不毛之地都能耕種，大肚溪淡水溪的護岸工程，阻止了農田土壤被洪水冲刷，防風林的栽培，減少了颶風對於各種農作物的災患，這比起那一官斯士者祇為貪贖稅法之資，未有經理地方之實（清台灣知府沈起元條陳中語）的統治，實不可同日而語。以言教育，強迫教育早已實施；以言法治，也有評議會協議會那一套；日方資本家雖然在無情的榨取着獨占利潤，官吏的貪污贖職者尚不多見；更何況日本青年正有不少受了拓殖理論的麻醉，情願以畢生精力從事於殖民地的開發，他們在台灣也留下了一些可歌可泣的故事。至於對付高山族番民，更盡到恩威並施的能事，「清剿」是不容情的，同時又利用其深入番地的警察機構負起教育和醫藥的責任，至今番民仍多能說流利的日語，並深深感念日警的醫藥，台人崇拜鄭成功，於是日人也鋪張揚厲的舉行開山王的祠典，並強調鄭氏母系的日本血統。爲了打擊台民的嚮往祖國，於是日人竭力強調中國社會的陰暗面，並以中國最落後的東西拿來合日本最新式的東西相提並論，以形容中國的醜惡與日本的進步。儘管老一輩的台人還保存着祖國的生活習慣，嚮往宗邦的志士也始終對日變觀，但如上述種種，以五十一年積久歲月，無疑已在一般台人心目中留

下不可磨滅的影響。歸返祖國是台民的願望，但他們却希望祖國樣樣都勝過日本。更何況其間自難免有日寇餘孽與其遺毒，以至各種各樣野心家，構編其間，而我們的接收施政以至吏治種種又往往貽人口實。現在二二八事變的創痕雖說結了疤，那病菌却非等閒所能根除，除非我們能够建設成比日月潭更偉大的工程，種種一切都比日人時代更好，我們無法獲致台灣的絕對安定並杜絕野心者的覬覦。

不過，若是深入一層的從根本檢討起來，日人在台建設雖甚可觀，在本質上却純粹是殖民地性經濟，其運用的澈底殆爲任何其他殖民地所罕見。一切都是爲了日本的利益，而絕不是爲了台灣。直到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前夕，台灣工業還只限於農產加工業，例如製糖、碾米、榨腦、製茶、罐頭製造之類，那不是爲了日本本身需要，便是爲了輸出，以替日本換取外匯，對於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消耗品如紡織業等輕工業，却絕不措意，重工業更根本談不到。至於經費的重點更完全以日本的需要爲轉移，有如製糖，當日本要減少南洋進糖類以調整其國際收支，便極力發展台灣糖業，到日本侵占荷印，製糖業便紛紛向南洋活動，而縮減台灣的甘蔗種植和糖類生產。又如稻米，當日日本需要食糧，便鼓勵台灣種植，到日本本土米價暴跌（一九三九），便又限制台灣米產。諸如此類，都完全不顧當地本身的需要。所以台灣工業儘管一年發達一年，民間的財富却絕少增殖，一般人民都只是小貧。在經費方式上，日人以龐大的資本與政治的控制相互配合，掌握了大量土地資源和動力，成立新式的企業機構，開闢新式交通，漸次侵蝕台人的中小企業，終於獨占了一切，使台人在經濟方面不可能有任何發展。因此即以當地有名的財富者如林本源，其所擁有的資力亦復貧弱得可憐，而台灣的民族資本就根本無法抬頭。

此外日人還有更進一步處心積慮的地方，這便是以台灣爲發展南洋的試驗所和根據地。日本本土偏在溫帶北部和寒帶，台灣却是亞熱帶和熱帶，在地理上又是向南洋進出的中樞站。遠自併吞台灣之始，即從事於發展南洋經濟的打算，其間雖屢作屢輟，而對於南洋的研究調查則致力最勤，南方資料館的八萬冊文獻資料與羅斯文庫（Roa. Colledge），係義大利駐廣州領事羅斯氏所蒐集的圖書資料，均係有關南洋者，幸均完整無損，可以看出日人南進計劃用心的深遠。及至日開決意南進，台灣就又成爲進攻南洋的基地，其所表現於經濟方面者則爲以工業生產爲中心的生產力擴充。前此僅限於農產加工業者，現在則擴充到鑛業，金屬，機械，化學等部門，都是爲了軍需上的需要。高雄的工業便完全是以此一目標而建立起來的，當地如鍊油，製鋁，製酸，製鹹，機器造船，沒有一樣是爲了台灣本身的需要，而完全配合着

其侵略戰爭與南洋經營，其結果只是招致了盟軍的慘烈轟炸。像此等工業的創建，固然擴充了台灣的生產力，但除去替台人增加就業的機會而外，在國民經濟的意義上究竟有幾許裨益，還是一個疑問。有人說日人的經營台灣是養雞求卵，這自然比殺雞求卵高明，但是大量的壯大的卵都被日人取去，雞則產卵產得疲於奔命，僅足溫飽，甚至想保留少數的卵以供孵化都不可得。像日月潭的建設誠然偉大，台人從那裏所得到的利益却只是藉以獲得了使用電燈的機會。

四

在這裏我們應該糾正國人一種錯誤觀念：台灣並不能算是資源富厚的天府之國。在礦產方面，有名的煤礦——布尙廣，而煤層極薄，埋藏量並不富厚。金與銅也為量有限，只有石油還值得稱道，且為內地所罕有。在農業方面，日光強，氣溫高，雨量多，算是得天獨厚，而可耕地不多，土地的使用已達很高的強度，雖然農業機械尚未大量採用，肥料的需求則特別嚴重，稻米與甘蔗的產量都繫於大量肥料的使用。水力與水利雖很發達，却是經過繁雜艱苦的設計與經營，纔得成功。比如像日月潭進水路的十五公里長的墜道，嘉南大圳的三公里半墜道和一·二七二公尺長五六公尺高的欄水壩，都說明了主要是靠着人力和科學的運用。至於其他各種產業的建立也大半是靠着人為的條件。陳前長官公俠說台灣的資源不能及內地的任何一省，並不是過分貶抑的話。只有林業水產和水果可以算是台灣最重要的天然特產，但此三者在今日台灣產業上並不佔重要的比重。是以台灣產業的發達，並不是天賦的特別富厚，而是由於日人的無情榨取。如果有同樣的集約經營，也許中國許多省分都能開發到像台灣這樣情況。

當台灣光復之際，台灣的整個經濟已達到崩潰的邊緣，大部分的工廠都破壞到不可收拾，鐵路公路和港口也受到嚴重損毀，甘蔗減產，糖廠停工，連有名的日月潭發電所都以變壓器被炸毀而停止發電。我們接收了許多敵產

新 蒙 邊 界 探 源

引 言

自從辛亥革命以來，外蒙最初被帝俄控制，以後又被蘇聯控制，除了民國七年外蒙一度自動取消自治，北京政府前後派徐樹錚，陳毅前往，從事一

同時也接受了重大的負擔。倘若我們有力量有氣魄的話，在接續伊始就該對於台灣整個經濟前途作澈底的考慮。已往台灣產業是日帝國經濟的一環，依賴着日本本土，依賴着南方的佔領地，而本身缺少獨立性。例如台灣糖廠雖多，却無精鍊設備；機器及造船業也相當發達，而缺少製鐵鍊鋼的工廠；高雄的鋁廠規模極大，原料則須取給於本島以外，軋鋼又須借助於日本本土；高雄另一大規模的煉油廠，原油也都要從海外供給。一旦把台灣與日本本土及其佔領地的連鎖切斷，便一切都說了節，到處都感到捉襟見肘。我們絕不需要把日人所經營的產業全盤接受下來去繼續經營，而應該深深考慮到台灣與內地之間相互的需求，與台灣當地物資供給的特殊情形，有的工廠需要擴大，有的應該拆遷，有的要遷予停辦。使台灣產業在新的基礎上重新建立起來，把已往的殖民地型態洗刷淨盡，並且使台灣同胞比日人時代過着更好的生活。對於戰後的種種困苦，則完全由祖國負起責任，予以特殊的救濟。

這一切自然都只是理想，在這千戈擾攘中原鼎沸的現在，根本不容置議。陳公俠算是比較有理想有抱負，但大體上還都是沿習着日人的種種，而且過份着眼在財政，未能充分注意到民生。中央既沒有充分的力量予以支持和協助，國內的官僚積習和貪污弊費又乘虛而入，製造出許多罪惡，在台人看起來還是日人統治時代治安好，吏治明，生活易。瞭解祖國困難的人固然能够原諒，最大多數的人民却是感到失望。自然內地去的人也有不少實心任事的，在建設方面也有超過日人的業績，只是還抵不過消極方面的壞影響。

和內地比起來，台灣仍舊不失為一塊樂土。各方面的情形也都比內地好。同胞的知識水準，守法精神，儉樸耐勞，為旅台者所共見，如果能有良好的再教育工作配合着運動，在任何方面都可能有良好的表現。我們絕不能讓他們長此失望，更不能讓內地許多壞的風習和罪惡傳染到台灣。但若只靠着台警政策一類的防波堤的防護，而不能拿出更積極實明的經濟政治政策，則台灣遲早總難免要被捲到內地動亂的漩渦當中，一切更難予收拾。這一可能的嚴重危機，正是國人所當深切注意的。

周東郊

鎮撫」外，它與祖國始終是隔離着。在此隔離期間，它對阿爾泰區之入侵及要求阿爾泰東部領土已有數次之多。就入蒙講，一次在民元、民二，外蒙軍會於攻陷科布多（民元八月二十日）後，進侵布爾根河，二年七月進攻駐紮察汗通古的新疆省援阿軍（註一）。二次在民國十三年，外蒙軍再犯布爾根河

，據去布爾根縣佐，威脅當地蒙民歸順外蒙（註二）。三次在民國二十二年
外蒙三侵布爾根，據布爾根設治局（註三）。四次在民國三十二年，外蒙
陸空軍協助哈薩克變民侵入烏河設治局及清河縣（註四）。五次在去年六月
，外蒙陸空軍進犯北塔山。就要求阿爾泰東都領土講，一次在民國三年二月
，據同月二十日新督楊增新呈中央電：

「據駐察團長張繼電稱，准蒙古帶兵官將軍達三寶派員送來公文一件，內開：「
敵蒙軍因奉政府命令保守邊土，並防哈薩克，現擬一月內分兵駐紮布達蓋山、白
塔山、烏爾圖、察罕圖、寬蘇、可布、黑山頭、號額通古等處，以保邊界，未審貴軍
何日退兵？祈示為盼。」（見補遺書文續成集四二八頁）

二次在民國四年二月，中俄蒙恰克圖第三十一次會議，關於外蒙自治區
，外蒙專使言：「按照中國舊制，阿爾泰歸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而要求
將阿爾泰劃入外蒙（註五）。第三次在民國十三年，外蒙進犯阿山道時，會
聲明：「阿山道區原屬蒙境，當然收隸外蒙版圖。」（註六）。第四次是去
年北塔山事件發生後，中央對外蒙提出抗議，六月二十六日外蒙駐莫斯科公
使將覆文交我駐蘇大使傅秉常，內容要點為：「外蒙政府認北塔山事件係起
因疆界糾紛，外蒙政府認爲北塔山在外蒙疆界內，中國軍隊曾侵入外蒙疆界
，因起衝突。」

外蒙之屢次進犯阿爾泰，其表面上所據的理由爲：阿爾泰會隸科布多，
這一點在今天必須先搞清楚。不錯，阿爾泰區會隸屬過科布多，但這只是歷
史上的事實，此一事實已由時間把它變成陳跡了。

科阿分治及阿爾泰歸併新疆省的經過

一七五五年滿清平定西域後，更名該地爲新疆，但未把今日的阿山區劃
入新疆之內。七六年清廷設科布多參贊大臣，其所轄區爲杜爾伯特、扎
哈沁、明阿特、額魯特、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及阿爾泰烏梁海等牧地，據
大清會典及清張穆著蒙古游牧記（註七）所載：杜爾伯特牧地在阿爾泰山東
烏爾圖木地方，其西部至索果克河，接阿爾泰烏梁海。扎哈沁牧地，南界由
昂吉爾圖起至哈布塔克山止接巴爾庫勒（即鎮西）；西南界由哈布塔克山起至
和托昂鄂博止接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牧地；西界由和託昂鄂博起至布勒幹
河（即布爾根河）東岸止，接阿爾泰烏梁海；西北界由布勒幹河起至浩賴僧
庫爾、都木達倫庫爾、惠圖僧庫爾之北山止，接阿爾泰烏梁海。額魯特一旗

的西界由哈叻烏里起至都魯淖爾止；北界由都魯淖爾起至習集克圖河止均與
阿爾泰烏梁海接壤。新土爾扈特牧地在阿爾泰山南，烏倫古河東，東至奔巴
圖，西至克烏爾、布勒幹和碩、接新和碩特；南至胡圖斯山，烏倫古河；西
南至烏爾圖木、均論戈壁壁接古城（即奇台）；西至青吉思河（即青格爾河）
，昌罕阿滿、那彥鄂博；北至綽和爾淖爾、那郭幹淖爾；東北至哈爾察克，
均接阿爾泰烏梁海。新和碩特牧地在阿爾泰山東南，當哈爾察克，西至青吉
思河，接阿爾泰烏梁海；東至和託昂鄂博，接扎哈沁旗；南至布勒幹，接新
土爾扈特；北至奔巴圖，接阿爾泰烏梁海。阿爾泰烏梁海共七旗，其牧地，
東界由都魯淖爾起至哈叻烏里雅蘇台止，接額魯特；再由哈叻烏里雅蘇台起
至西伯爾沙、扎該山、烏爾圖淖爾的南山止，接喀爾喀屯田兵；東南由惠圖僧
庫爾起，至都木達倫庫爾、浩賴僧庫爾之北山哈爾察克止，接扎哈沁；再由
哈爾察克起至淖和爾淖爾、那郭幹淖爾之中山、清依勒河，那彥鄂博、昌罕
阿滿、烏爾圖木止，接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南界由烏爾圖木、烏倫古河
起至巴噶淖爾（即布倫托海）止，接塔爾巴哈台屬土爾扈特；西南界由巴噶
淖爾起至噶勒扎爾、巴什綽爾北岸、納林哈喇山止，接塔爾巴哈台屬土爾扈
特；再由納林哈喇山起，至碑爾素克託羅塔止，接塔爾巴哈台；西界由碑爾
素克託羅塔起，至巴爾哈什淖爾止接喀爾喀；北界由巴爾哈斯淖爾起至哈爾
達巴止接喀爾喀；東北界由哈爾達巴起至哲斯達巴，蒙古勒亞素，沿索里河
，科布多河西岸，習集克圖河止，接杜爾伯特。

當時科布多參贊大臣的轄境極大，西接現在的塔城區與齋桑湖；南接現
在的迪化區；北接唐努烏梁海；東接喀爾喀蒙古。但當時的人口甚稀，尤其
是阿爾泰地方，在乾隆年間，青塞特奇圖勒盟（即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與
阿爾泰烏梁海各旗）的丁口，據大清會典載：丁一六五〇、口八二五〇。阿
爾泰地方，水草豐足，哈薩克人，不斷移入，最初清廷還加以限制，但清中
葉以後，塔爾巴哈台參贊大臣爲了安插移入塔城的哈薩克人，借用了阿爾泰所
屬的哈巴河一帶蒙古人的牧地。經時既久，蒙哈二族，常起紛糾，科布多參贊
大臣曾因此向塔爾巴哈台當局索還借地，塔爾巴哈台當局爲事實所限，不能
歸還，科布多參贊大臣即奏請清廷查辦，數年不決。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
二），伊犁將軍長庚親往勘查，始定議將借地還科。但長庚鑒于當時俄人圖
謀阿爾泰地區日亟及地方民族糾紛日多，曾奏請清廷于該地設專官治理，這
篇奏文很長，他提出四項理由，主張科布多與阿爾泰必須分治，即：因疆域

、修守備、重巡防、輯哈部，對阿爾泰的地方形勢、俄人野心及該地對新疆的守衛關係，闡述尤詳（註八）。此後科布多參贊大臣瑞琦又再三奏請，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五月十八日，清廷派錫恒為科布多辦事大臣，駐阿爾泰山辦事，翌年錫恒巡視阿爾泰地方，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奏請設阿爾泰軍鎮。三十三年（一九〇七）科布多參贊大臣聯魁奏請阿爾泰與科布多實行劃地分治，清廷准如所請，以原來的杜爾伯特部左翼達賚汗屬十二旗（內附輝特一旗），杜爾伯特右翼親王屬四旗（內附輝特一旗），計一部二盟十六旗，及扎哈沁部二旗（公一旗，總管一旗），明阿特一旗（總管一旗），額魯特部一旗（總管一旗），計三部四旗，以上共計四部二十旗，仍為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以新土爾扈特部一盟二旗，新和碩特部一旗，阿爾泰烏梁海七旗（左翼四旗，右翼三旗），以上共計三部十旗，劃為科布多辦事大臣管轄，並改科布多辦事大臣為阿爾泰辦事大臣，以額爾齊斯河畔的哈喇通古為駐節地，後因官署興修匪易，乃移駐該地北百二十里的承化寺，為臨時官署（註九）。以上經過均見清實錄（註十）。至此阿爾泰地區乃與科布多地區分治。

民國成立後，改阿爾泰辦事大臣為辦事長官，直隸中央，對其治境，並未變動。同時因其地處偏僻，中央除了民元、二兩年因外蒙進犯布爾根，會略對之注意外，只是每年給與若干協餉而已。

民初外蒙進犯阿爾泰時，新疆省會出兵進援，駐察汗通古，阻住外蒙軍的南下，因之新阿關係，漸成唇齒。此後新督楊增新又數度派員到布爾根河一帶的蒙民部落宣慰、散發賑款，因之新省又與當地蒙民建立了和好關係。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七月阿爾泰長官劉文炳，感到中央對阿疆長莫及，一切政務，均無法舉辦，乃呈請北京政府，建議將阿爾泰區併新疆省，設道尹、鎮守使，以便就近治理。北京政府即令新督楊增新會同阿爾泰辦事長官妥擬改官設治辦法。後以劉長官去職，繼任程克，對歸併一事，不甚同意，事遂擱淺。但新督楊增新對阿爾泰的安危非常注意，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八月二日楊氏曾致函程克，主張張歐戰期間俄人不克東顧之便，「在阿爾泰創設縣治，經營內政，以期抵禦於將來。」並稱：「至設縣經費尊處支配有餘，即毋庸代為籌撥，否則暫由新捐負擔，亦可通融。……新阿兩商相繼，安危與共，長城在望，良切欽遲。」（註十一）七年（一九一八）十一月阿爾泰屬蒙古王公呈請楊督將阿爾泰併入新省，文中有：「現值邊事日亟，鑒於

外蒙各部落為庫倫所據，烏梁海各蒙印信被俄官所奪，爵等懷懼危懼，不得不求一力能護我，心能愛我之區，相庇以安。謹再譯申前請，懇將爵等部落，改歸新疆管轄，由帥轉呈政府定案，俾荷庇蔭，而慶生全。……」（註十二）楊氏即據情轉呈北京政府，同時駐庫倫都護使陳毅，亦呈請劃阿爾泰為新疆省的一道。同年十二月五日經北京政府將該案交外交、內務、財政、陸軍、農商各部及蒙藏院會核，並先咨各省區查覆。八年（一九一九）三月七日，阿爾泰辦事長官張慶桐以貪污扣餉，激起兵變，楊增新派周務學率兵入阿，辦理善後。四月北京政府國務院會議通過裁撤阿爾泰辦事長官，其所轄境併新疆省，改設阿山道。同月二十五日，楊增新電保周務學為阿山道道尹。六月一日，大總統明令：「據外交、內務、財政、農商各部暨蒙藏院呈，會核阿爾泰地方歸併新疆省改區為道一案，擬請實行歸併，以裨邊治等語，阿爾泰辦事長官着即裁撤，所轄區域，歸併新疆省，改設阿山道一缺，所有該長官原管之蒙哈等事務，均由該道尹循舊接管，餘如所請辦理。」（註十三）又據楊增新八年八月十五日訓令阿山新設布爾津河縣暨布倫托海縣佐設治委員文內稱：「案准內務部電開，阿山改區為道一案，業由部會同主管各都院呈覆，於六月一日奉明令裁撤阿爾泰辦事長官，將所轄區域歸併新疆省，改設阿山道尹，復於六月十三日奉令任命周務學署新疆阿山道尹在案，已由郵抄錄原呈會呈查照……」（註十四）

同年九月，新省當局呈准北京政府設布爾根設治局，治理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二旗。九年（一九二〇）九月復呈請設耳里區設治局，治區以烏魯嶺以東，烏梁海蒙旗為限。楊增新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呈北京政府文內有：「……耳里區為烏梁海游牧聚之區，水草豐阜，距俄屬電局，僅一衣帶水，擬請於耳里區地方，分設設治局，……至布爾根河設治局轄境，應以新土爾扈特、新和碩特蒙旗為限，耳里區設治局轄境，應以阿山所屬烏魯嶺以東烏梁海蒙旗為限……」（註十五）

到了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布爾根河為外蒙所據。二十三年（一九三四）新省當局設青河及柯克托海二設治局，令烏梁海大喇嘛褚魯通代理青河設治局局長，二十六年正式任命郭永隆（留德學生）署青河設治局局長，續成（滿人）署柯克托海設治局局長。二局轄區，在青格爾河及額爾齊斯河上游，並于北塔山設公安局派出所，以米瑪汗（哈旗）為首任所長，隸阿山區公安局。三十年（一九四一）復于青河設治局西南五十公里二台地方

設烏河設治局，並改青河、柯克托海二設局為縣，更柯克托海名為富蘊。以上是二百年來阿爾泰行政上的變遷簡史，由一七六二年至一九〇七年，阿爾泰地區隸屬科布多；由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一九年阿爾泰地區成直屬中央的特區；由一九一九年至現在阿爾泰地區屬于新疆省的一道（至一九二八年），一行政區（由一九二八年迄現在），歷史的文獻，非常顯明，勝于任何雄辯。

從外交資料上看新蒙邊界

辛亥革命後外蒙宣布獨立，會進兵西部，攻陷科布多，侵據布爾根河，此一事件于民國三年（一九一三）由兩個外交結果而解決，一是該年十一月五日中午俄兩國外代表在北京簽定的中俄聲明文件五款，重要者為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古的主權，中國承認外蒙古的自治權，其關於外蒙古自治區，聲明文件中載：「外蒙古自治區域應以前清駐紮庫倫辦事大臣、烏里雅蘇台將軍及科布多參贊大臣所管轄之境為限。」另一是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阿爾泰辦事長官帕勒塔與俄國駐紮化領事庫申科簽訂的中蒙臨時停戰軍隊駐紮界線條約，其第一條全文為：「中國軍隊與喀爾喀軍隊，自此條約有效力期內，均以阿爾泰最高分水界，自發彼得堡條約第八條內載之奎屯山起，東至江噶什、順布爾根河至濟爾噶朗河口，再東南經察汗同古之北陶甘策凱，至哈爾根崗阿滿為界，彼此不得越過界線，更不得彼此開仗。但駐察汗同古一帶中國軍隊於此條約簽字後三個月內退回新疆元湖地方。再此條約係指雙方駐軍地點而定，與科阿疆界問題決無干涉。」（註十六）以上無論是中央性的或地方性的交涉，其簽于書面的事實，都說明了中央與地方並未將阿爾泰地區劃與外蒙寸土。在簽約當時科阿已經分治，中俄聲明文件中所刊的科布多參贊大臣的轄境，自然不能包有阿爾泰辦事大臣或長官的轄境，而且外蒙侵阿軍于三年（一九一四）三月廿四日動由布爾根撤離科布多境（註十七）。

員會自本條約簽訂之日起，在兩年以內，開始劃定事宜。」因為歐戰關係，劃界一事，雖未舉行，但在此協約內，明白規定，自治外蒙：「西南與新疆省，西與阿爾泰接界之各旗為界。」此所謂各旗，雖未明白指出何旗，但阿爾泰地區內只有蒙族有旗的組織，且協約內關於自治外蒙的區域又指明為「以喀爾喀四盟及科布多所屬，」當然沒有理由說自治外蒙在阿爾泰地區內還有領土。

從民國四以後中俄關於外蒙的交涉暫告停頓。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帝俄崩潰，外蒙自動宣布取消自治，但當時我國內正陷于軍閥混戰，北京政府雖先後派大員入蒙，這些大員既仍挾封建思想，下臨蒙民，同時國家又無力量來控制地方，而日本復資助俄國白黨謝米諾夫攻陷庫倫（時在民國十年二月），逃入新疆的俄白黨巴奇赤自塔城竄阿山道，圖與謝米諾夫會合，這兩股勢力，後來都由蘇聯紅軍消滅，外蒙亦于斯時落入蘇聯手內，初成立蒙古國民政府，十三年（一九二四）改成立外蒙古人民共和國，召集國會，產生憲法。

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三月十八日北京政府任命王正廷為中俄交涉督辦，與蘇代表加拉罕進行有關中蘇全般問題的交涉，幾經周折，於十三年（一九二四）五月三十一日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等（當時我代表已更為顧維鈞），其有關外蒙者，載於協定第五條：「蘇聯政府承認外蒙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該領土內中國之主權。」同條第二款：「蘇聯政府聲明：一俟有關撤退蘇聯政府駐外蒙軍隊之問題，即將蘇聯政府一切軍隊由外蒙盡數撤退。」這一協定，關於外蒙古的疆界，並未提及。

從民國十二年，新蒙邊界即告封閉，一直到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秋，阿山地方變亂，布爾根河設治局長馬玉良率漢回人民逃亡奇台，同年秋，外蒙籍口哈薩克人入掠其畜牧、財物，出兵追擊，遂佔據了布爾根河，再未退去。二十四年（一九三五），阿山區行政長沙里福派秘書長滿凱（二人均係哈族）往科布多辦理蒙哈互劫及邊界交涉，七月，滿凱與外蒙科布多地方官貢布會議於岳爾毛蓋崗，關於新蒙邊界，當時會議定：「以阿爾泰山正幹分水線為界，即凡阿爾泰山之水流向新疆者，屬新疆；流向科布多者，屬外蒙。」（註十八）這個議定書並未經我中央批准，同時滿凱亦非中央派往外蒙交涉邊界的代表，自然無存在根據，但就議定書本身論，布爾根河是

流向新疆省的，外蒙理應讓出，可是他們不但未曾履行，且於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更佔了青河東北的三個海子，二十七年（一九三八）更佔了本布圖（即本巴圖）等地。二十五年冬筆者曾奉派往外蒙，與蒙方辦理交涉，無效。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外蒙支助阿山民變，進陷烏河，我新疆外交特派員曾向蘇聯交涉，亦無效。但外蒙軍並未在烏河久駐。（註十九）

這樣到了民國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八月二十五日，中蘇友好條約簽訂，中國承認外蒙為獨立國，關於外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疆界，於該條約附照會二中載：「即以其現在之邊界為邊界。」這裡所謂現在的邊界不能包括他擅自佔有的地方，外蒙原是中國的一地方，今即由中國承認他獨立，自然要依據中國所劃定的外蒙行政區為準，為依據，中國所劃的外蒙行政區，「據民國九年（一九二〇）北京政府所頒佈的外蒙鎮撫使署組織條例，外蒙古包括：（一）庫倫所屬之謝爾汗、東臣汗；（二）烏里雅蘇台所屬之三音諾顏汗、扎薩克圖汗；（三）科布多所屬之杜爾伯特、扎哈沁、額魯特、明阿特各部；（四）唐努烏梁海各部。」（註二十）

從地理資料與地圖上看新蒙邊界

以上，我們從近三十餘年的外交資料上，也足以證明，外蒙古與蘇聯都沒有任何根據來要求阿爾泰地方。

外蒙與新疆接界處可以分成二段，下一段與新疆省的哈密區接壤，上一段與新疆省的阿山區接壤。
關於哈密區，其沿革為：乾隆二十四年（一七五九）置哈密廳，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二）置鎮西府，咸豐三年（一八五三）改鎮西府為直隸廳。光緒十年（一八八四）新疆設行省，哈密、鎮西均改直隸廳。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哈密、鎮西改縣，三年（一九一四）六月，二縣劃歸迪化道管轄。十九年設哈密行政區，分哈密為哈密、伊吾、宜禾三縣，連同鎮西縣，均劃入哈密行政區內。旋哈密事變發生，伊吾、宜禾二縣無形取消。二十五年設七角井設治局，二十九年設伊吾設治局。

關於哈密、鎮西與外蒙接界的地理資料，據新疆圖志建置卷二哈密項下載：
「東北六百二十餘里至阿達什山、雙井子，接喀爾喀蒙古。」（上述書二三頁）

同書鎮西項下載：

「北四百里至沙灘北沿蘇海圖，接烏里雅蘇台，……東北五百四十里至沙灘北沿接蒙古扎爾薩克圖汗部之明岡。」（上述書一七頁）

又新疆圖志道路志二，哈密廳項下載：

「廳北八十里沙溝峽，八十里三塘湖，二百餘里蘇海圖，又北入蒙古界（喀爾喀扎薩克圖汗部），凡十四程至烏里雅蘇台。」（上述書一五、一六頁）

同書鎮西廳項下載：

「城北十里雙墩子、三十里馬王廟、二十里沙溝、二十里都爾喀喇山，入蒙古托哈沁牧地，達科布多境。又赴老毛湖東山徑一，七十里樹窩子、二十里三塘湖泉潭、二十里風神廟、十里戈壁、至蘇海圖，亦達蒙古游牧地。」（上述書一〇、一一頁）

依據同書所附的道路圖來考察，哈密廳東北部有三百五十餘里的長度（依同圖所附比例尺計算，下同）與扎薩克圖汗部接壤，均係山地，邊線距哈密廳治所在約三百五十里。鎮西廳東北部與北部之半，有七百餘里的長度與扎薩克圖汗部接壤，北部為大沙漠，但邊線仍係山地，東部邊線距鎮西廳治所在約四百二十餘里，北部邊線距廳治所在約四百里。道路圖雖甚簡單，但邊線距哈密、鎮西二域的里數是可以測知的。

按哈密、鎮西二地與扎薩克圖汗的中右翼末旗、右翼後末旗及扎哈沁旗接壤，據張穆著蒙古游牧記載，扎薩克圖汗的中右翼末旗西至畢濟（按畢濟即畢治河，河源在同庫里湖南新蒙邊境上，北即扎哈沁牧地），右翼後末旗西至哈喇得勒，接瀚海（按哈喇得勒在新蒙邊界上之外蒙地方）。扎哈沁旗南界由昂吉爾圖起至哈布塔克山止，與巴爾庫爾（即鎮西）接壤。

關於阿山區，其沿革已如前述，自阿爾泰歸併新疆省後，不但於其東部先後設布爾根、耳里圖、青河、柯克托海、烏河等設治局；於布爾根、察汗河、察汗通古、烏河等地駐有軍隊，且科布多所屬的扎哈沁、杜爾伯特等牧於民國六、七年間，屢次呈請新疆當局，願歸附中國，這些資料均可於補遺齋文牘及補遺齋文牘續編國防篇內覓得。我們在今天縱不願根據此歷史資料向外蒙要求科布多，但決不能把屬於新疆省阿山區的領土讓與外蒙。

阿爾泰與科布多的各蒙部落境界，前面已經述過，這裡不再重複。我們且舉出幾段地理資料，據西域水道記載：

「布延圖河南岸為和通界博山，是為阿勒坦山之尾西南麓，其山之陽，布拉干河出焉，乾隆三十六年舍稜來歸，有其罪，仍封弼里克圖郡王，謂之新土爾扈特，授牧地布拉干河，……布拉干河源為其避夏處。」（上述書卷五，一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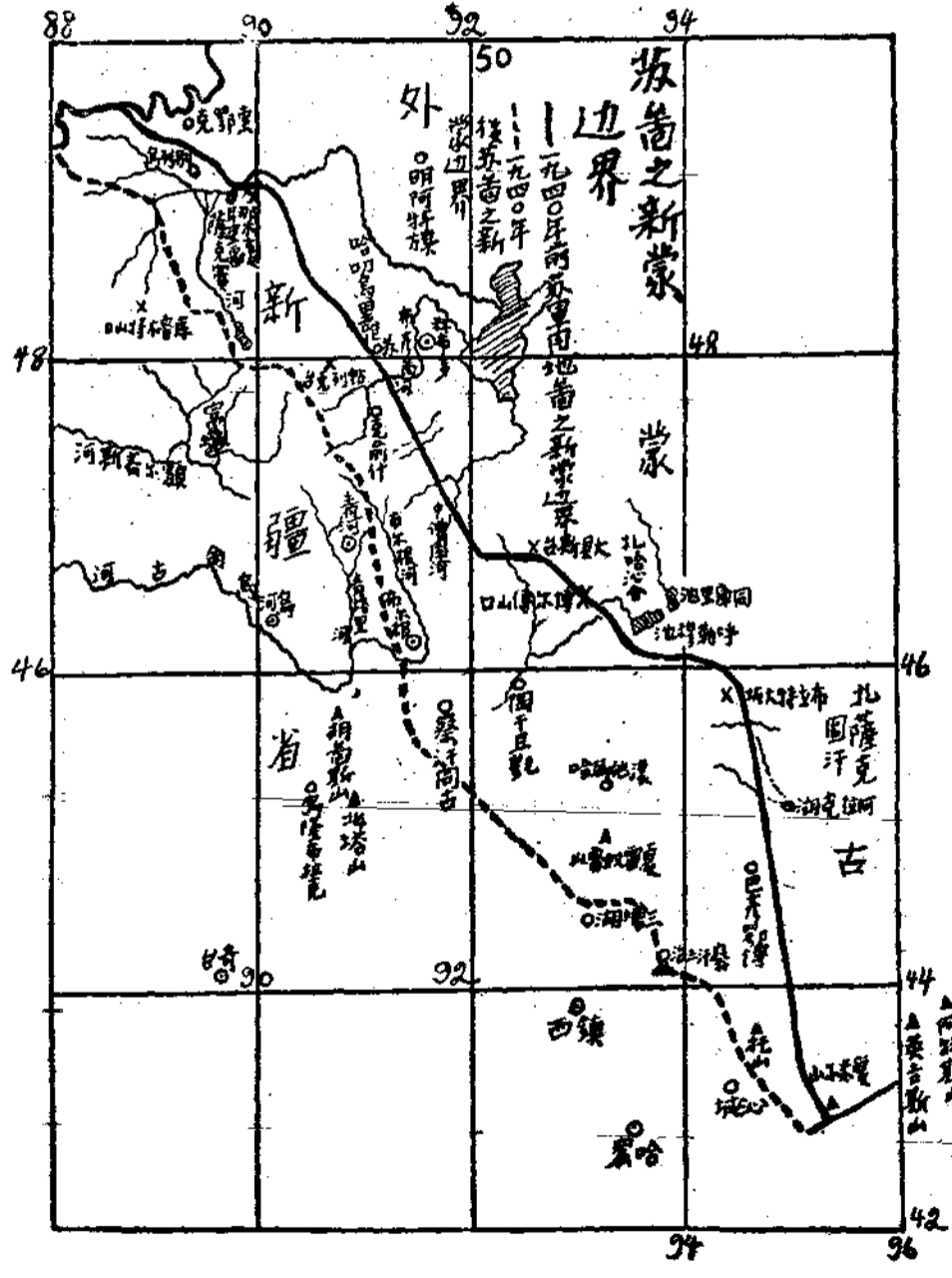
又據會典圖說載：「烏龍古河有二源，東曰布爾河，西北青吉斯河，布爾干河出新和碩特旗北。」

按阿勒坦山即阿爾泰山，布拉干河、布爾干河即布爾根河，青吉斯河即青格里河。這些地理資料亦足以說明布爾根河流域在阿山區境內。

又民國以來一部最詳細的關於新疆地理記載的書當推謝彬的新疆遊記，因為全疆各地他都親自經歷了，他記有：

「新土爾扈特二旗，自為一盟，……蓋分五蘇木，親王密什克棟固魯布轄三蘇木，貝勒瑪克蘇爾扎布轄二蘇木，上年密親王之子納木加旺登晉授鎮國公，分轄蒙民百蘇木，另立一蘇木，今共六蘇木矣。其牧地東西長而南北短，全有布爾根河、青格里河、察罕河諸流域。新和碩特一旗，地介中央，即察罕圖與瑪雅圖兩山脈間之谷地……民國屬阿爾泰特別區域。其牧場，密親王駐小龍口，舊有土築王府，自民國元年略歷獨立，密親王率所屬蒙民，徙牧新設學遠，漸就傾頹，今已不可居矣，瑪貝勒駐阿克海（按即柯克托海——筆者）。輔國公愛里宰的里克駐哈格沙爾，納公兼駐達什完次，新和碩特小扎薩克鎮國公達木定額得登，駐巴格齊郎，除小龍口一處屬察罕河流域外，其餘皆沿布爾根河，相望而牧，然此屬冬窩也，至於夏窩，則皆在英得爾圖與額布圖一帶山中。其四界，東以和通界博山，玉舉那克沁鄂博，村巴察罕烏蘇鄂博界扎哈沁蒙旗；南以白塔山，哈爾塔拉山界新設奇台，北以布爾根河，英得爾圖阿瑪鄂博；西以果爾宗達坂，羅英鄂博；西南以烏蘭博木，界烏梁海蒙旗。」（上述書三三一、三三二頁）

這是謝彬在民國六年十月十日於布爾根河流域哈茨地方記的，當時阿爾泰尚為特區。



又同書內記有：「十月十三日晴，上午九時，發覺尖工忙羅罕，向西行，右折入山，一望戈壁，二十里，遺左有鄂博，過此下坂，八里，青格里河沿，……源出烏梁海蒙旗山中，前後二源並流，東南流，至哈喇烏蘇達坂北麓，入新土爾扈特轄境。」（上述書三三三頁）

「……華額齊斯河，……源出烏梁海右翼蒙旗阿克托海山中……」（同前三三五頁）

「……厥後哈薩克內徙，借地安插，佔地日多，今烏梁海牧場，縮在科布多河上游鄂依古爾水，查布葛勒水（皆屬入科布多水）、科布多水、薩克賽水、土爾公水諸流域一部分地方矣。」（同書三四二頁）

這都說明了阿爾泰區當時所轄的各牧境界與情況。而這境界一直到今天政府從未變更。

如再就地圖來考究，中國一般地圖關於新蒙邊界的劃分，彼此稍有出入，這是因為新蒙邊界是根據各盟旗的境界劃分的，盟旗之界，重點而不重線的原故，不過把坊間出版的地圖（指經審定者而言）拿來比較，大體上尚無大異。我們最好以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我國內政部製成的蒙古地方圖為準，因為這幅是依據盟的境界加以詳細攷究而繪成的，同時在當時外蒙尚為中國領土，中國決不會把邊界劃得不公平。該圖的甘、新、外蒙交界處在東經九六度二〇分、北緯四三度二七分處，循英格斯山（在阿特斯山西南十公里處）向西北，經馬哈海爾汗、伯勒台至耶達努魯山東側，折向東北，再轉而西向，至東經九四度五五分、北緯四四度二〇分處，折向正北，過阿拉克湖的東岸，漸轉西北方向入阿爾泰山，沿山向西北，穿呼勒穆湖，同庫里湖間。以上為外蒙與新疆省哈密區之交界，全長約四百八十公里，和前述的新疆圖志內所附的哈密、鎮西二圖內所示：哈密、鎮西與外蒙接壤的長度相去無幾。其邊線距二城的距離里數也與新疆圖志的附圖所示差不多。自同庫里湖而上，邊線仍西北向，過博爾博山口北，繞大貝斯台南，離山北行，過中肯庫爾與後肯庫爾二河會口，掠科布多城西二十七公里，傍克俞什（在阿山區境內），再轉向西北，渡布彥圖河後百餘公里，再向北向百二十公里傍耳里區（在薩克賽河東阿山區境內）渡科布多河，經別列烏北（阿山區境內）索鄂克（外蒙境內）西，北止于中蘇邊界的察汗鄂博，以上為外蒙與新疆省阿山區的交界，全長約六百餘公里。這與阿爾泰三蒙古部落的境界是一致的，而耳里區（又名烏列蓋）與薩克賽河均係在我內政與對俄交涉上有據可攷的新疆省領土。同時這幅地圖（一）製于民國二十九年，當時外蒙在名義上尚為中國的一地方，政府自無于邊線上作歪曲的必要，（二）外蒙原係中國領土，現既承認其獨立，其邊界自應根據其原來的宗主國之圖籍來決定。

爲了再進一步考究，還不妨以一九四〇年前蘇聯軍事測圖局出版的「亞洲蘇聯與其鄰國圖」第十三幅所繪的新蒙邊界線與我內政部的蒙古地方圖比照一下。這幅圖的新蒙邊界起于東經九五度二〇分，北緯四五度上，自愛米爾山（在英格斯山西南四十公里處）東北而北上，抵東經九五度間，北緯四六度處，折向正西，至呼勒穆湖西沿。沿邊一帶，如沁城、托山、查汗三治、滾他瑪哈等地均在新疆省境內，只是阿拉克湖，我內政部圖繪在新蒙邊界

上，蘇圖繪在距邊界東五公里的外蒙境內；呼勒穆池我內政部圖繪在新蒙邊界上，蘇圖繪在距邊界東三公里的外蒙境內；英格斯山我內政部圖繪在甘、新、蒙的交界處，蘇圖繪在距邊界東北四十公里的外蒙境內，其餘無大差異。自呼勒穆池西北向六十三公里，過博爾博山口北，又四十五公里繞大貝斯台南，折向正西，三十八公里再轉西北，六十公里過中肯庫爾與後肯庫爾二河會口西三公里處，又一百公里傍克俞什（在阿山區境內），掠科布多城西二十公里，渡布彥圖河，一百六十公里渡科布多河，五十八公里，經索鄂克西別列烏北十八公里處，再八十里抵新蒙蘇邊界之依留戈穆斯基嶺。這一段邊線，與我內政部圖無大出入。

總計新蒙邊界我內政部圖全長約一千一百公里，蘇圖約一千另四十餘公里。

蘇聯出版的這幅地圖是軍用的，非實品。今再把新蒙邊線上各主要地方與距沿邊新省境內的各主要地方的距離，中國與蘇圖所載，依其里數比較一下：

地名	距離	
	中國圖	蘇圖
鎮西——呼勒穆池邊線邊線（註）	二八九	二九一
北塔山中心——博爾博山口	二〇〇	一一〇
察汗通古——大貝斯台	一一〇	一〇六
布爾根——克俞什	二〇〇	一〇〇
庫魯木特山口——索鄂克	一六二	一六八

註 中國呼勒穆池繪在我境，蘇圖繪在外蒙境。蘇圖上未繪青河與柯克托海，故不克註。

一九四〇年蘇聯與外蒙擅自把新蒙邊線改繪，即西北自奎屯山起，東南向，繞富蘊北、傍青河東、布爾根西、察汗通古南、北塔山北麓、三塘湖北數十公里處，把新疆省阿山區的三分之一及哈密區三塘湖北的地方都劃入蘇聯與外蒙境內。這種片面的更改地圖，當然我們不能承認，國際公法上也沒有支持蘇聯與外蒙的根據。

此外我們還不妨以日本昭和十九年出版的支那省別全誌第八卷「新疆」一書中所附的「新疆省」圖來參攷。該圖的新蒙邊界南起于東經九六度二五分

、北緯四二度三十分處，西向平行六五公里，折而西北，曲折于東經九四、九五度間約三百二十餘公里，再向正西約二百公里，轉北百餘公里抵察罕通古東二十公里。其正北方邊線距西約七十餘公里，東部邊線距西約百五十公里。自察罕通古西北向三百餘公里，掠哈叻烏里雅蘇台西四十公里，再西北向渡科布多河二百餘公里，耳里置北十公里處，正西向七十餘公里，再西北向五十餘公里抵中、蘇、蒙境界處，其間布爾根與其相對之正東邊線約六十公里。這幅圖，布爾根河依然在新疆省境。

就地理資料與各種地圖來攷究，其間縱有出入，但布爾根河流域之在新疆省是彼此一致的。而北塔山距邊線尚遠，亦為不能更改的事實。

一個實證

本文不擬涉及及證以外的論述，似乎即應煞住，但這裡還有一件實證，足以證明新疆省在布爾根一帶設過治，及當地蒙哈民族的關係與生活都由新疆省當局負責處理過。這個實證是金樹仁氏時期新疆省政府訓令阿山區行政長官的令文；是當年筆者在阿山區服務外交及邊卡當時，由該區行政長官署二十二年鈔錄的亂文件中揀得的，因為它與阿山區蒙哈民族間的糾紛問題之研究上有些幫助，把它留下了。

這個訓令是七六三號，廿二年四月六日從迪化發出的，其原文為：

新疆省政府訓令第七六三號

令阿山行政長官 魏鎮國

為令行事，案據布爾根河設治局長馬玉良呈稱：「呈為呈復新吐爾恩旗與哈薩溝牧因爭佔牧場致滋糾葛各情，恭呈仰祈鑒核事，竊於本年一月三十日奉鈞府訓令內開，「案准新吐爾恩特務局具報蘇納木諾爾曾呈稱：「敝牧原住青格河、烏龍河、察罕河、孟楚克、白塔山等處，全被哈薩溝四個蘇木侵佔，迭遭侮辱，又被設治局開墾，不容蒙民居住各情形，前經呈報阿山區行政長官，當蒙判令巴扎胡魯哈民搬往布倫托海，新吐爾恩特務局仍在孟楚克地方居住，以息爭端，忽被設治局長從中遷就，仍令蒙哈不分畛域，同居一處，似此仍難免良莠雜居，發生意外情事，懇祈飭令察罕河馬局長將所佔田地歸還蒙民，俾得耕種食糧，以資生活，並請仍照前案復令巴扎胡魯哈民搬往布倫托海住牧」等因一案，：：：合行令仰該局長即便查照辦理具報核奪，此令。」等因奉此。遵查該員前所稱青格河、察罕河等處係該旗原牧地方，自屬實在，但該旗蒙民人等於前清光緒年間竟將自有之牧地，多有貪圖目前之利，租與哈薩，立給字據，迨至民國二年，外蒙變亂，該旗蒙民，流離遷去，以上各牧地均被哈薩所佔，嗣

於民國十九年既經奉令，駐防設治，招民回屬無多，該旗蒙民人等亦即由科搬來，局長遂即雙方勸導，共策進行，將察罕河河西之地撥給蒙民，俾令耕種，並無征收糧課，去歲蒙哈因牧地發生糾葛，在蒙民頑固不化，尙有從前之餘隙，意欲仍蹈舊規，事牧地之權利，詎料方今國體更新，民智日開，哈民不肯相下，尤以此住牧多年，蒙有蒙民租給牧地字據，持為口實，以致兩牧爭不休，當據該員勒以巴扎胡魯全牧地房僅卅餘頂，虛謬之詞，呈奉阿山區行政長官，判令巴扎胡魯哈民搬往布倫托海；無知該巴扎胡魯全牧地房實共有二百餘頂，公家既經駐防設治，諸凡所需，須藉民力以資補助，哈民雖云奸滑，而供支差使，較諸蒙民，可稱得力，且比時已至冬初，：：：惟是該兩牧雖因牧場相爭，究屬同居多年，不無感情，遂即自相商酌，願在孟楚克地方暫同交相住牧，以資過冬，再令巴扎胡魯全牧地房搬往布倫托海，當據蒙哈兩牧民等，同聲極口允從，業經據情呈報阿山區行政長官核奪在案。茲奉前因，除飭巴扎胡魯全牧地房搬往布倫托海，並呈報阿山區行政長官外，所有新吐爾恩特務局與哈薩溝牧因佔牧場發生糾葛各情，並局長從中遷就緣由，理合具文呈請主帥鑒核，酌奪施行，謹呈。等情據此。除指令，一呈悉，據稱新吐爾恩特務局與哈薩溝牧爭佔牧場，致滋糾葛一案，既經該局長查明該哈民無力搬往，從中遷就，在孟楚克地方平均安置，令其和藹居住，暫過嚴冬，俟春暖時巴扎胡魯全牧地房搬往布倫托海，當據蒙哈兩牧民等同聲極口允從等情，應准照辦，除照會新吐爾恩特務局具報並行阿山區行政長官查照外，仰即遵照，此令。」印發外，合行令仰該行政長官即便查照，此令。

主席 金樹仁

民國二十二年四月六日

這編文件(一)證明了十餘年前布爾根地方尙有新疆省政府在那裏設的官署，處理政務；(二)當地蒙民還以新疆省設的官署為解決民間問題的機構。但這篇文件也說明了：(一)當地蒙哈民族的爭端，從滿清一直到現在還未解決；(二)蒙民總希望把哈民從其牧地逐出去。

而最使我們痛心的是：「公家既經駐防設治，諸凡所需，須藉民力以資補助，哈民雖云奸滑，而供支差使，較諸蒙民，可稱得力。」以這樣的目的，作風來臨民，即使領土是我們的，人民恐終會離我們而去的。

(註一) 見楊增新氏「補遺書文獻」戊案。

(註二) 見謝彬著「蒙古問題」六三頁。

(註三) 見民國二十三年巴彥代表向新疆省政府關於蒙哈問題的報告。(未發表，原文係哈薩克文，存阿山區專員公署)

(註四) 見水建修著「北塔山事件之歷史背景」，三十六年六月份大公報。

(註五) 見川燭著「自治外蒙古」一四二頁。

(註六) 全註二。
 (註七) 蒙古游牧記是一本世界名著，各國均有譯本，商務印書館翻印，本文所據係須佐嘉禧之日譯本，因漢文本此間無從覓得。
 (註八) 原文甚長，不便轉錄，見新疆圖志山脈志，北山二，二七頁至三七頁。
 (註九) 同治年間，新疆民變，西寧大喇嘛棍噶勒出關，助清軍，轉戰有功，勅建承化寺，即今其駐紮邊疆，後因與當地蒙哈人民不和，光緒年間，移烏蘇，所留寺址，後被用為阿山最高長官公署，一直到二十二年尚被用為行政長官公署，該年民變被壓，遺址尚存。
 (註十) 三十一年長春出版者。
 (註十一) 見補遺書文續丙集下二八、二九頁。

現階段的朝鮮局勢

陳鍾浩

太平洋戰事結束已逾兩年有半，朝鮮問題懸而未決。而危疑震撼的韓國局勢，已使美蘇關係，日趨緊張，更可能使東亞和平，感受威脅。無怪一般研衡時局的人士，都為之焦慮。

近數年來，盟國為謀朝鮮問題的解決，雖費過許多心思，成立了三次協議。第一次是一九四三年中，英、美的開羅宣言。三國允諾朝鮮在戰後相當期間獨立。第二次是一九四五年中英美蘇發布並為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承認了開羅宣言中的條款。第三次為同年的英美蘇締結而中國參加的莫斯科協定。規定由美蘇混合委員會協商，建立臨時韓國政府，確定五年的四國托治為朝鮮獨立前的過渡階段。以上總算為解決朝鮮問題建立了條約基礎。然而近一年多，依蘇京協定所成立的美蘇混合委員會，多次集議，甚少成就。這由於美蘇兩國對朝鮮的期待不同，對莫斯科協定的解釋互異。

其後，美國曾建議由蘇京協定的四國，共謀解決。中國固早倡此議，英國亦表贊同，惟以蘇聯拒絕，此議未能實現。朝鮮問題，終于僵持不決。然而，受日本長期侵略與奴役的韓人，不能不給予獨立自主的權利。而這個關係遠東大局安危，在歷史上曾為國際戰爭的因素的朝鮮問題，實也不能再予拖延。因此蘇聯與美國，均思打開僵局，有所擬議。蘇聯方面曾提議美蘇兩國在今年一月以前，同時將駐軍撤退，讓朝鮮人民決定本身命運。此一建議，在原則上非常正確，但事實上，南北韓的經濟政治，在美蘇兩軍分區駐紮期間，各成系統，而各政黨背景的不同，很難推誠合作。又以美蘇在韓的政

(註十二) 全前，丙集上三六頁。
 (註十三) 見民國八年六月政府公報。
 (註十四) 見補遺書文續丙集下三〇頁。
 (註十五) 見補遺書文續續編，國防篇(新疆日報三六年九月廿五日載)。
 (註十六) 全註四。
 (註十七) 見補遺書文續戊集四、三七頁。
 (註十八) 見滿洲阿山區行政長沙里福汗所作之岳爾毛蓋圖會議報告，原文係哈爾克文，存阿山區專員公署，未發表。
 (註十九) 全註四。
 (註二十) 見黃奮生著蒙藏雜誌上、二頁。

策互異，兩佔領區內的黨派與佔領國的關係，各有淵源，一旦美蘇軍隊撤退，兩佔領國在朝鮮的勢力，可能有所消長。南北韓的黨派，更可能發生內鬨，甚至引起戰亂。參加莫斯科協定的四國，對此不能坐視。朝鮮在從日本解放走到獨立自主的階段中，主要盟國對他有扶持的責任，不能讓朝鮮局勢自由發展，乃至於不可收拾的。此外蘇聯在聯大的代表維辛斯基，也曾主張：「朝鮮問題應由蘇英美三國訂立協定，共謀解決。」此一建議，理由更加薄弱。因為中國對朝鮮，固無任何特殊的企圖，但有扶持朝鮮獨立與統一的義務。何況中韓領土毗連，車輔相依，開羅宣言與蘇京協定，中國均曾參加，它對朝鮮的獨立與統一，負有條約上的義務，不能不與聞其事。

美國看到美蘇混合委員會無所成就，四國協商的建議又遭蘇聯拒絕，便將朝鮮問題提交「聯合國」大會去討論。美國建議由「聯合國」組織委員會，派往朝鮮，賦以監察權力，實行普選，然後建立獨立政府，為要等待朝鮮境內自衛武力，故決定在獨立政府成立後，九十日內美蘇軍隊由朝鮮撤退。蘇聯主張先撤兵，再由韓人自行選舉，建立政府。美國主張由「聯合國」監臨選舉，成立政府，再行撤兵。蘇聯更主張在討論朝鮮問題時，應由朝鮮代表參加，美國則認為「聯合國」有權決定朝鮮獨立的計劃。美蘇主張，是相反的。此一問題，在聯大政治委員會中曾反覆辯論。在二屆大會閉幕以前，終於通過了美國修正後的議案。

現在「聯合國」所組成的駐韓代表團，已到達漢城，並於一月十二日開首次會議。代表團的使命，在於監督朝鮮人民在三月底實行普選，然後定期召集國民大會，依據民意，組織統一政府，再與佔領軍當局協議撤軍。代表團的任務，極為艱鉅。我們素來盼望朝鮮能早日恢復獨立與統一，所以期望它能有豐富的收穫。

遠在二次大戰中，中英美蘇依據開羅宣言與波茨坦宣言即允朝鮮在戰後相當時期予以獨立，美蘇兩國以北緯三十八度為界分而治之的局面，更應早日結束。去年「聯合國」商決此問題時，美蘇兩國所以提出不同的方案，因為蘇聯在北韓，照著本國的政治經濟的體制，已建立了共產黨統治的政權，並已訓練韓人建立一枝相當數目的軍隊。即在南韓，共產黨也有活動的餘地。因此，蘇聯在朝鮮自認已有相當深厚的政治與軍事基礎，它便以韓人自決相號召主張美蘇軍隊早日撤退，讓韓人自由選舉，決擇自己所需要的政制。而美國在南韓的管轄，因為採取民主作風，各黨並存，管訓較為鬆懈，深恐一旦美軍撤退，韓國黨派發生紛爭，共黨更易於引援外力，利用混亂，乘機攫取政權。為避免韓國陷入內亂，更為防止他國勢力在韓的伸張，故主張由「聯合國」派遣代表團監察全韓選舉。待民選政府正式成立後，美蘇軍隊同時撤退。美國的提議，較切實際需要，故在「聯合國」大會中，經過多數同意而通過。不過，蘇聯及其伴國，認此建議不合蘇聯的要求，曾一致予以反對。

雖然聯合國代表團已在開始工作，惟以蘇聯過去所持的態度，以及蘇聯在北韓現有的優越地位，今後「聯合國」在韓的工作，能否順利展開，不遭逢障礙，實成疑問。第一、因為代表團沒有蘇聯集團國家的參加。「聯合國」駐韓代表團，原定九國組織。而烏克蘭亦被推為參加國之一。但以蘇聯明白表示反對聯大的決議，並聲稱不受駐韓代表團任何決議的約束。作為蘇聯盟員國的烏克蘭，自然不願參加。蘇聯既不願與「聯合國」代表團合作，則代表團今後在韓的工作，自然感到困難。第二、因為代表團雖在北韓推進工作。「聯合國」代表團，依據聯大的決議，在韓監督以下的工作：(一)為全

國普選；(二)為建立統一的國會與政府；(三)為編練韓國保安隊，解散一切軍事力量；(四)為協商撤退美蘇駐軍。如蘇聯不與「聯合國」合作，「聯合國」代表團如何進入北韓蘇區，監督北韓選舉？如全國不能在國際監視下，實行選舉，則朝鮮又如何能建立統一的國會與政府？而韓國保安隊又如何能編訓成立？由蘇聯控制的北韓軍隊，蘇聯是否願意解散？韓國政局未安定以前，美國是否願意撤軍？凡此都成問題。所以美蘇如不能在事先對朝鮮問題有全面的諒解，「聯合國」大會對朝鮮的決議，很難順利的實施。

雖然如此，我們對於朝鮮問題，總希望能向解決的途徑邁進。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遵守「聯合國」大會對於朝鮮的決議。因為「聯合國」為五十七國共同參加的國際機構。它有維持世界和平與安全的責任。「聯合國」大會所通過的議案，所有會員國均有遵守的義務。在議案提出時，大家不妨熱烈辯論，甚或提出相反的建議，但議案一經成立，持異見的國家，也應受多數贊同的決議所約束。這是民主的風範。因此，我們切盼東歐集團的國家，能放棄成見，尊重和平機構的決議，與「聯合國」代表團合作，使之完成在韓的任務。而其他國家，尤不必顧及少數國家的阻撓，應予代表團以熱誠的支持，務使「聯合國」的信心，得以維持，甚或增加。朝鮮問題，更不致成為遠東和平的威脅。再則，中英美蘇四國仍可就朝鮮局勢，進行協商。本來「聯合國」的決議，並不排除有關國家的對此問題的協議，有關國家不妨與「聯合國」代表團採取平行行動，各國如能成立協議，確定朝鮮獨立後的地位，保障韓國的國際中立，並相約對朝鮮不作戰略上的爭奪，此實為釜底抽薪之法。果有成議，則韓國局勢，易於開展。而「聯合國」代表團的責任，也可減輕。它的使命，將易於完成。

總之，各國對朝鮮問題，應循以下的原則，協議解決。一、設法避免朝鮮在選舉以及組織政府時發生國內的戰亂。二、應使朝鮮不致為國際爭執的焦點。三、各國應尊重朝鮮人民獨立與統一的願望，使之早日實現。四、有關國家應商締國際條約，保障今後朝鮮和平中立的地位。如此的朝鮮，才能不致成為亞洲的巴爾幹。(一、十六於南京)

戰後緬甸之獨立運動

陳 爽

自第二次大戰結束，夙昔受人統治之殖民地，莫不群起要求獨立，如荷印、如越南、如印度、如巴力斯坦、聲勢沛然，無可抵禦，即如駕駛殖民地最有經驗的英國，對殖民地之獨立要求亦無法予以抑制，祇有修改維多利亞

時代之傳統作風，忍痛放棄其逆潮流之殖民政策。一九四六年三月中，自艾相在下院聲明，允諾印度完全獨立後，緬甸逐步印度後塵，要求自主獨立，緬青年領袖益山氏之賢明領導與夫英工黨巨魁之度勢忍讓，得以在和平友好之

談判下，獲得完全獨立自主的保證。根據英緬協定，緬甸在今年一月四日脫離了大不列顛聯邦而自成爲獨立自主國家。要之，緬甸之獨立，並非僥倖獲得，其爭取獨立之精神不下於越南、荷印，因採取之方式不同，故不如後者之有聲有色耳。世人未明緬甸爭取獨立之經過，咸認緬甸之獨立似近「不勞而獲」，爰特爲文論述，以釋此疑。

一

緬甸原爲我國藩屬，英國趁一八八四——八五年的中法戰爭，中國無暇兼顧時，遂存覬覦，繼以武力侵略，經過三次的英緬戰爭，緬甸在武力懸殊以及得不到我國清廷的援助，終於在一八八六年亡於英，當時緬王維新(Thibraw)被英俘虜，並壓迫滿清政府承認緬甸爲獨立邦。不久緬甸置爲「印度帝國」行省之一，遂淪爲英帝國殖民地之「殖民地」，一切政權悉由總督操縱，這就是所謂王領殖民地制度。

至一九三五年始頒佈「緬甸政府組織法」，由總督、內閣總理及各部長組織之，內閣附屬於立法機關，而各部長有處理內政之大權，這樣的「政府組織法」，當然不能滿足緬人的願望。結果，工農罷工，各地騷動，全緬動盪不安，如果吾人要追溯緬甸的獨立運動史，那末，從那時候起緬甸就在開始鬥爭了。

英國爲了要緩和緬甸人民對英國統治的反抗，乃於一九三七年宣佈緬甸與「印度帝國」分離，自成爲「獨立邦」並施行新憲。除國防、外交、金融政策及邊區事務等項，大權仍歸緬督保留外，關於內政方面各項權力，事實上已由民選議會及內閣主持。日人侵略時，緬甸政府流亡至印度之 Simla 是項憲法遂無法施行，故在流亡期間(一九四二)即根據該項憲法第一三九條之規定，宣佈緬督有直接治緬之全權。

一九四五年五月英議會復頒發白皮書「White Paper」以暫時代替憲法，前緬督史密斯(Dorman-Smith)即根據是項白皮書於十月間設立行政會議(即內閣)。是年年底復設立立法會議，此項行政及立法會議均係爲應付戰後非常局勢，極少民主意味。因之，反法西斯自由同盟，當時即拒絕參加行政及立法會議，主張取消白皮書，要求獨立自治。大戰中，緬甸受戰禍摧毀至鉅，緬人對英國之未能有效防衛緬土，認爲應負其咎，戰後英人雖曾以八千七百萬鎊貸與緬甸作復興之用，但緬人咸認此項貸款之分配及應用，處處皆

爲英人在權利益着想；又因日人所遺鈔票之被宣佈作廢，使緬人太受打擊，出入口貨物之嚴格統制，更使人民生活困苦，而尤爲一般所不滿者，厥爲白皮書之代替憲法，使政治不能作憲政常軌進行。於是，一切不滿情緒，皆直接集中於緬督所指委之內閣，由是內閣被視爲御用機構，一切措施亦認爲都係爲英人利益着想。加之，當時印度政局已走向自由獨立之途，相形之下，益增緬人之不平，故一九四六年九月罷工聲潮一起，獲政黨之推波助瀾，得人民之同情擁護，其勢如野火燎原，不可遏止，新督爾斯(Sir Haddock Pance)至是遂不得不批准舊閣總辭職，而代以反法西斯自由同盟(以下簡稱自由同盟)領袖益山爲首之新閣。

一

新閣以自由同盟爲主體，共佔六席，其餘愛國黨及自主黨各佔一席，於一九四六年九月廿六日晚發表，廿八日就職，其陣容如下：

緬督(Pance)——兼內閣總理
 益山(Ang San)——不管部閣員，兼內閣副總理及總督國防外事部參事。(自由同盟)

德欽名(Thakin Mya)——內政與司法部長(自由同盟)

宇巴帕(U Ba Po)——商業與供應部長(自由同盟)

宇廷突(U Tin Tut)——財政部長(無黨派)

德欽頂拍(Thakin Thain Po)——農業與經濟部長(自由同盟內共產黨)

宇素(U Saw)——教育與設計部長(愛國黨)

曼巴概(Maha Ba Khang)——工業部與勞工部長(自由同盟)

宇益山衛(Ung Son Wai)——社會服務部長(自由同盟)

德欽巴盛(Thakin Ba Sein)——運輸與交通部長(自主黨)

新閣之權力在實效上並不減於戰前內閣，據聞在新閣組成前，總督會親自造訪益山，緬督與益山間，曾有一種諒解，緬督答應將盡量少用其否決權力，故新閣之權限實際上可能較戰前更進步。按一九三七年之憲法緬甸政府權力，可以分爲二大部份：一爲緬督保留部份(Reserved Subjects)如國防外交，邊區事務及財政等屬之，總督對這些政務，有絕對自由裁決之權，但在執行該項權力時，通常先與其參事(Council for)不屬於內閣)諮商，始作決定

；一為轉移部份 (Transfer of Jurisdiction)，一切內政權均屬之，其處理之權，屬於內閣，憲法上總督雖保有否決權，但英國議會給予總督之訓令 (Instructions of Instructions) 規定通常事件總督應依照內閣之建設而行。這次新閣中查山一身兼三職，一為新閣之一員，不管部務；二為總督參事，主管國防、外交、財政等，應兼任此職者，常限英人，雖在法律上之地位，僅備總督諮詢，然亦有權能左右總督；三為新閣副總理 (Deputy Chairman)，此點實與以前尼赫魯為印度臨時國民政府副主席之相同，故當時查山雖無閣揆 (Premier) 之名，而有閣揆之實，其所以不用 (Premier) 一字者，殆因當時普選尚未舉行，議會尚未產生，新閣仍由總督直接任命耳。至於新閣之責任與戰前內閣完全不同，按戰前內閣，係代表下院大多數黨，並由總督任命，內閣必須獲得議會支持，否則應即辭職，故戰前內閣除直接向議會負責，間接向總督負責。又戰前內閣之組織以黨為基礎，通過議會後始由總督任命，此次新閣之組織，雖係以緬甸第一大黨為主體，但並不通過議會，而由總督直接任命之，因此，內閣直接間接都應對總督負責，內閣既完全由總督一人任意委派且絕未諮詢各黨派及人民意見，則總督在任何時期，不但能任意扶擇閣員及內閣之去留，且可無條件解散內閣，故新閣無異為總督之僚屬。再戰前內閣有憲法之根據，內閣之進退有憲法之條文為其準繩，而這次新閣之組織，則係基於自由同盟與緬總督之諒解，因之新閣之延續或解體，胥視諒解之程度如何為轉移；況戰後緬人之希望不僅以恢復一九三七年憲法為已足，而欲達成完全獨立自主之目的。故此一個不健全內閣，自不能滿足緬人之要求，即自由同盟於內閣組織後亦即發表文告稱：「現在成立之新閣，尚不能滿足吾人建立自由獨立之緬甸的要求，自由同盟之組織，不能視為國家之獨立從此可獲保證，吾人此時不能作任何諾言，吾人組此新閣之目的，僅係為打破現在僵局，且將設法依照英著榮議決案 (Nay Layyein Resolution) 係自由同盟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九日所議決的政綱，主張獲得擁有國防、外交、及財政等一切權力以完成緬甸之完全獨立自主」之規定，向建立新生緬甸之目標邁進。

三

查山登台後之新閣，除努力於工潮之解決，戰後各種統制機構之撤廢各項復員及建設工作之推進，以及交通之恢復與農村之救濟等外，其最重要之

問題，厥為謀取所謂英著榮議決案之實現及廢除英議會對緬所頒發之白皮書。關於白皮書之頒發及如何依該書組閣及代替戰前憲法已詳上述。至其內容如何？及其對緬甸的獨立又有如何影響？筆者願先將其內容簡譯，然後加以分析，俾讀者一能更明瞭其真相，白皮書總共有八條，其要點如下：

- 第一條：說明英國之目的係扶助緬甸人能建立完全自治之政府並獲得自治領地位。
 - 第二條：緬甸經此次大戰後，其經濟及社會生活之基礎，業受摧殘，而政治機構必須建築該項基礎之上，故在該項基礎未能重新穩定之前，戰前政治制度，不能恢復。
 - 第三條：目前必須根據一九三七年憲法第一三九條之規定，即行政權之行使，由總督直接對英政府負責，但至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為限，期滿時將舉行大選，並以通常憲政方法建立政府，在過渡時期總督執行職務，將設法使緬人有協助之機會，並儘早設置受總督指揮之行政會議，及過渡時期之立法機構。
 - 第四條：當國內情形恢復至相當程度，且足以舉行普選及修正施行法案一三九條之規定時，上條所設之機構即行廢除，而一九三七年所施行憲法即行恢復。
 - 第五條：上條所設憲法一經恢復，憲政發展之第二步即行開始，在此時期，緬甸之經濟將繼續發展，使財政能自給自足以達完全自治政府之準備。
 - 第六條：緬甸人民代表於獲得國內各黨派贊同後，應參照英國及其他自治國家之憲政，製訂適於緬甸之憲法，同時並與英政府訂約規定英緬兩國相關之事務。
 - 第七條：憲法獲得人民代表之同意，及有大多數人民擁護，並經英議會認可時，英政府將與緬甸人民代表進行訂約，以完成英政府對緬甸之持續義務 (Continuing Obligations)，及保證對英債之清償，從此緬甸完全自治政府遂在大英帝國內告成。
 - 第八條：特別區 (Special Areas 指邦邦及邊境山地等) 民族，其言語社會習慣及政治發展之程度與居住緬甸中部之民族不同，其治理權應暫歸總督，至該民族表示願意與緬甸合併時為止。
- 吾人如分析以上八條白皮書之規定即可獲如下之結論：(一) 緬甸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以前，不能恢復戰前憲政。(二) 一九四八以後，憲政發展之第二步驟始行開始，但何時可以達成自治政府之目的不得而知。(三) 對制憲之詳細步驟及辦法並無規定。又所謂「大多數人民擁護」及「英議會認可」等語，尤難作肯定解釋。(四) 關於英政府之「持續義務」及對英債務之規定，可以解釋為緬人必須滿足此項義務時，始可獲得自治，且其詞意甚為含混。(五) 緬甸政治最高級的為自治領地位。(六) 邊區各地民族被劃於自治政府之外。

綜觀以上分析，白皮書對緬甸之獨立實有莫大影響，蓋山深知白皮書一日不廢除則緬甸之完全獨立即一日不能獲得，故於出任新聞不久，即要求英國予緬甸完全獨立，否則將以良好裝備之緬甸軍十五萬人，武力爭取獨立。至是，英相艾德禮遂邀請緬甸派代表至倫敦談判。於是蓋山親率緬甸代表於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抵倫敦，十三日在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開始舉行緬甸命運所繫的圓桌會議，這會議的結果，遠較法越所舉行的封膠布羅會議為圓滿，現根據緬甸的要求及協定之內容列下，以作比較：

緬甸要求主要有五點：
1、緬甸於一年內獨立。
2、直接選舉成立制憲會議。
3、國防、外交，均移交緬甸官員。
4、成立臨時政府，內閣具有全權。
5、財政完全自立。

- 協定內容主要有六點：
1、緬甸以自治領地位留於不列顛帝國，抑或完全獨立自主，悉聽自決。
2、緬甸應於四月間選舉國民大會，制定憲法，國大代表全為緬人。
3、臨時政府內設行政院，由緬人任之，總督一人由英人任之，採印度辦法。
4、原則上承認緬甸在過渡時期管理財政，並得指揮全緬軍隊。
5、憲法制定後，英緬成立協定，撤退駐軍。
6、緬甸邊界容後釐定。

英緬協定之內容與談判前，艾德禮首相於議會休會前在下院所聲明之要點相同。艾德禮曾聲稱：(一)英政府並未認為白皮書計劃為不可更改者。(二)英政府決實行一九三一年之諾言，緬甸政體之改進決不與印度之情形有所軒輊。(三)英國雖願緬甸仍置於不列顛聯合王國內，但緬甸仍可自定去留。(四)英國將發表宣言，聲明緬甸將於一九四八年一月獲得完全之獨立。

就上述艾氏的聲明，以至英緬協定之訂立，足見工黨領導下的英政府，的確已因世界大局的轉變，而逐漸改正其民族觀點和殖民政策，緬甸代表團因其收獲理想不遠，尚感滿意，其缺憾僅在獨立時間與外交權之即刻掌握，以及邊區問題之釐定耳。惟緬代表團中有宇素及宇巴出仍拒不簽字。

蓋山返國後即根據英緬新訂協定，於四月間舉行直接選舉成立制憲議會

四

，議長為蓋山之右手牛奈真氏 (Nung Tun Aung)，復努力於草創自治政府之憲法，俾緬甸早日脫離英國走向自由獨立。當時渠即成為領導緬人爭取獨立運動中最受人民擁護及最孚聲望之人物，惟愛國黨領袖宇素及其黨徒因嫉妒蓋山之得勢，遂一再宣言痛詆。宇素原為蓋山之政敵，渠雖參加蓋山所領導之內閣，但仍貌合神離，互不合作，初則反對蓋山所簽之英緬協定，繼則退出政府。不意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九日上午十時，正當緬行政會議由蓋山主持開會之際，宇素復唆使其黨徒五人攜帶手提機關槍向正在開會之領袖射擊，結果遇害殞命者七人，傷一人，造成有史以來所未有之政治大暗殺，蓋山就在此時痛遭毒手。此一領導緬人爭取獨立運動之傑出人材，在緬甸行將獨立之前夕，竟未能親睹其本國之自由，而即被人暗殺殉難，實令人痛惜。無怪緬政府於事後即撥款二十萬盧比為其殯葬，並發起五十萬盧比建立殉難者之紀念碑，當公祭時，民衆往吊者達數萬人，僅就其死後哀榮，吾人即可推知緬領袖中受民衆擁護者，無過於此人。茲特將此一在緬甸獨立運動史中永垂不朽之偉大人材，及其生前事蹟介紹于下：蓋山：生於緬甸之東枝 (Dagon) 現年三十二歲，一九三五年入仰光大學攻歷史與政治，在校時長於演說，甚為活躍，曾主編仰光大學學生聯合會機關報，一九三八年，當選為仰光大學學生聯合會及全緬學生聯合會主席，蓋山既領導二種最重要學生團體在社會上逐漸露頭角，同年被選為大學法案修改委員會委員，嗣加入緬甸自主黨 (或稱德欽黨 Thakha Party) 負責黨內組織工作，旋被推為該黨秘書長。一九三九年渠即參加所謂自由聯盟 (Freedom Bloc) 從事地下活動，暗與日軍聯絡，一九四〇年因避拘捕，曾逃往我國廈門，旋與日人談判轉赴東京，其時日人選拔蓋山領導之德欽黨員三十名運赴台灣施以軍事訓練，此輩即以後構成獨立軍之幹部。一九四二年，日人侵緬，蓋山即領導緬甸獨立軍為先遣部隊，助日攻英，一九四三年巴茂博士 (平民黨領袖) 組織為緬甸政府以蓋山為國防部長，其時渠年僅廿八歲，即掌此要職。蓋山與日本合作之目的，原在解放緬甸，後發現日人真面目，較英人尤為苛刻，遂由親日轉變為反日，一九四三年十二月，暗中與東南亞盟軍總部取得聯繫，一九四五年三月，盟軍反攻緬甸時，渠即領導緬甸國防軍 (即前緬甸獨立軍) 又為反日之先鋒隊，是時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即開始組織，緬土光復後，國防軍一部由英軍改編，一部份自行組織人民志願隊 (People's Volunteer Organisation) 由蓋山領導，蓋山遂由軍入政，成為第一大黨之領袖。自一九四六年

九月廿八日迄本年七月十九日止，在其就任內閣副總理任內，對奠定未來緬甸獨立的基礎，厥功甚偉，總觀益山生前事蹟自其從事學生運動以至身膺國家大任前後不過十年間之事，不可謂不速矣！其為人簡樸嚴肅，熱情坦白，而具幽默感，其坦白幾至一種粗率之程度，對於民衆之號召力尤大。故內閣如字素，宇廷突，宇巴帕等輩，多屬政府舊宿，似有妒意。

益山被殺後，緬督即任命制憲會議議長牛泰真氏組織新閣，以代益山遺缺。按牛泰真爲自由同盟副主席，在緬甸之聲望僅次於益山，渠於組閣後即率緬甸代表團至倫敦與英政府會談並將制憲會議所制定之憲法提交英政府，希望英國能立即履行一月間與益山所簽訂之英緬協定予緬甸以完全獨立。當時首相艾德禮即保證，英政府決於一九四七秋季下屆議會開會時提出立法案，以根據緬甸所制定之憲法，轉移緬甸政權。渠又允諾緬甸現時之過渡政府，在政權移交前，應成爲臨時政府。內閣領袖依約應稱爲總理，其閣僚應轉爲部長。迨英議會將於十月廿二日開幕前，緬總理牛泰真氏復率領代表團抵倫敦與英政府作獨立前之最後會談，俾訂立一決定性之獨立條約，得趁本屆英議會開幕時，完成立法手續。結果，十月十七日英緬雙方正式簽訂獨立條約，其中包括國防，財政，國籍，商業關係，及因移交政權所產生之責任及義務等外並規定英政府於今年一月六日將政權移交予新緬甸聯邦共和國，至是，緬甸人民已經可以準備迎接獨立自主的明天了。

日本人論日本前途

本刊上期的「亞洲之路」特輯，曾廣泛地徵求了國內外專家的文字，並且大部分都已發表了；本期所載的「向中國人請求」和「國際情勢與日本再建」兩篇，原也是本刊爲「亞洲之路」而特別約請二位日本人寫的，只因他們在專論日本前途的一點上是共通的，所以留著在本期以「日本人論日本前途」的題目加以發表。前者爲朝日新聞的東亞部長所著，後面一篇的作者則是日本經濟學家。

向中國人請求

日本朝日新聞 東亞部長 和田齊

一九四七年七月美國關於召開對日和會預備會議，向構成遠東委員會的其他十國發出請柬以後，在日本人，起了和會在最近的將可以舉行的希望。這是對日本人給予光明的希望的一個重要消息。但是具有思慮的日本人，却並不在想，因爲和會舉行而就可以緩和現在的生活的苦痛。毋寧是這樣覺悟着，即正唯在和會成立以後，才須要過着更甚的忍窮生活。他們相信：現在

五

我國對亞洲各民族自決，抱着無限切望，我們的主義是濟弱扶傾，我們的國策勝利後，政府亦曾明白昭示，中緬二國之關係因壤地相接向極親密，中緬友誼因過去的悠久歷史以及大戰中共同對日作戰而益見深厚，這次中緬二國在英緬協定甫告簽訂，雙方政府即同時發表五派大使，這就是二國關係密切與夫友誼深厚的表現，吾人對此一聞斷了六十一年來的中緬直接外交關係，又復重新建立，衷心欣慰。同時更希望成爲歷史上懸案的中緬邊界問題，能在雙方友好下，得以釐定，我們不可否認，對於戶拱河谷與江心坡的掌握必須支持到底。過去英國在滇邊的不友好佔領，在今日中英邦交敦睦之際，英國應自動退讓，以掩去歷史的舊惡，尤希望在未來緬甸界綫釐定之日，不再把中國軍隊流血遍葬的戶拱河谷，和過去侵略的江心坡劃入緬甸版圖。吾人相信工黨首相艾德禮及緬甸的賢明領導者，必能憶及這次大戰中我遠征軍在緬甸所寫下的光榮戰史，棠吉之役，東瓜之役，仁安羌之役，爲了掩護英軍撤退，反自陷重圍，戴安瀾師長因而殉職。二年後，我軍又自印度出發，捲土重入緬甸，在戶拱河谷，孟拱河谷，擊敗了當年之勁敵，打通中印公路，替緬甸光復了一半的河山。我們的貢獻是爲了給予緬甸民族的偉大同情，決不奢望有所報酬，但是以前侵佔去的領土應該屬於我國，更希望我外交當局能及早警覺以確定我西南邊際的天然疆界。

的日本固不用說，即使在和約締結，日本已成「國際一份子」以後，如果沒有聯合國的好意的援助，則無論經濟的復興，生產的增強，乃至憲法所保障的「健康的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能充分實現。而且，要獲得聯合國的援助，其根本的不可缺的條件，是日本人履行波茨坦宣言，聯合國的佔領政策，在和會以後則更須遵守和約；這事，現在已在每個日本人的心裡，深深地了解着。換言之，他們已這樣自覺着：日本要復興，首先要日本人自己努力，無論如何要建立民主的日本。即使關於中國，他們也已認識着：日本今後無論如何必須獲得中國好意

1946
1180
62

的援助，否則便沒有辦法存立下去。關於中日提攜的必要，我相信日本人也許較中國一般人更普遍而深刻地感覺着。關於中日提攜之緊要這事，已成為日本人的全體國民的感情。在大戰中，幾百萬日本人到過中國。日本在戰爭中打敗了。聽了戰爭結束時蔣主席廣播的日本人，痛切地感到了不但在武力方面，並且在精神方面也被中國的高邁的思想所擊敗了。日本人向來所持的偏見即「優越感」，失了牠的根據。停戰以後，日本人對於這點反省，曾不斷地反覆實行過來。在中國人之中，似乎還有人以為日本人的「優越感」還沒有消失。事實，可以被這樣想法的實例，也常常有。但是我相信，作為大體上的傾向，「優越感」正在逐漸消失着。這樣的日本人的反省，使他們關於今後日本自立上無論如何必需的中日提攜的內容，也改變了看法。

其次，中國人所担心的，日本會不再度成為侵略國而復活這點，我想大概也不過是杞憂。日本從經濟上看時，已經失去了軍需產業的基礎。即使想像美蘇關係將來會成為戰爭，在日本人方面，也是作這樣想的人居多，即日本由這戰爭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

總之，要實現將來的中日兩國提攜，在日本方面說，是繫於日本能否獲得中國真正的信賴。我們要獲得這種信賴，必須始終遵守新憲法，實現工會的健全發達，澈底實行農地改革，並實行一切的民主的改革。希望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各個分野，一面期待着中國的援助，一面作十分的努力。要等到這種努力結實，必需不斷的努力與歲月吧。我們想對中國人請求的是，對於上述的日本人的思想，或日本人的前進情形，能作正確的理解。

國際情勢與日本再建

緒方俊郎

第二次世界大戰告終已二年餘，一九四八年是傳說對日和會行將召開，而大家在期待着世界和平完全成立的一年。但是現實，是不是能滿足我人的這一期待？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世杰氏，過去在聯合國大會中曾這樣指摘着戰後的國際情勢說：

「目前世界，非僅不若在舊金山制定憲章者所預期，熱烈希望憧憬世界發展為一種聯合社會，反之，且復趨向分裂為敵對之陣營。此種趨勢如不加遏制，則聯合國勢必將僅成爲一公共辯論之論壇而已。……今日在聯合國大會議廳內外，國際主義在各國傲慢與偏見之喧嘩中，仍爲一微弱之呼聲。」

各國所有的世界政策，當然不能與本國的國內政治分離的。戰後的世界，被稱爲極權主義與民主主義之對立，或新民主主義與舊民主主義之對立，這話的意義姑不去深究，但其爲充分表現着戰後各國的政治動向，是很明白的。我們在亞洲各地所見的許多事例，便是這事的明顯的反映。戰敗國日本的命運，也將在這樣的相對與動搖之中被決定，因此，我們對這事不能不抱無限的憂慮。

日本在反省戰爭的罪過這點上，所處的立場，是祇有接受別國的批判，而不能對別國有所批判的，但是在開拓自己的命運這點上，日本人也應有自己願望。依據波茨坦宣言而期待新世界出現的我們，現在正在竭全力以謀其實現。波茨坦宣言只有一個，所以日本再建的途徑也只能有一條。鑒於波茨坦宣言的權威性，這毋甯是當然的歸結。但是作爲日本再建的最重要的支援者的聯合國會員國的現狀，却對日本的前途投下很深的陰影。

日本再建的最大前提，在於剷除多年來壟斷着國內一切的獨佔勢力。農地改革與經濟力集中排除，在精神上是剷奪獨佔勢力的社會基礎的根本政策。但是最重要的問題是，在澈底實行的一點。如能澈底實行，則其上層建築政治制度的各項問題，便很易解決。第二個問題，便是對於以後的新的社會的，經濟的，政治的秩序，以怎樣的形態加以確立。關於這點，波茨坦宣言會規定，由日本人民自己來決定。但是，在自己決定的時候，作爲世界一環的日本，要作建設烏托邦的空想，當然不可能。不，鑑於現實的世界情勢，叫人預想關於這點會發生激烈的鬥爭。而且我們現在也已看到這事的具體的動向了。

要使日本成爲永久和平的國家，其第一個要諦，是要置重點於下面的一件事：使國內中小階層——農、工、商、勤勞生活者生活安定及全體就業。是否使他們成爲法西斯的溫床，關鍵就在這點。任何民主的改革和教養，假使忽略了這點，一切都將變成空幻。

民主主義至少必須是協調主義。再建後的日本，要成爲永久和平的國家，其基礎必須在今日就加以確立。我們關於這個百年大計，希望聯合國各會員國各超越其自己的政治經濟的體系，加以澈底的檢討，而在最後的一點上獲致協調。這裡所謂最後的一點，便是再建一個不受世界的任何相剋所牽掣的日本。唯有這樣，才能防止日本國內反動勢力的再行抬頭，才能期待以渴望着和平的廣大人民階層為主體的國家的實現。

上述的一點，即使在和不同環境之下的亞洲其他各國的再建上，也是同樣須要考慮的事。

訪問回教諸國回憶錄

艾沙 述
顏國森 筆錄

在這裏，我想告訴你關於一些印度近東和中東的舊事，當我在二十七至三十八年之間，爲了宣揚抗戰而訪問那裏的國家的時候，曾和那些國家所屬的千千萬萬人民及其領袖接觸懇談，他們一致赤忱地把他們的鼓勵與同情，毫無保留的獻給我，獻給我們的國家，其中大多數是和我沒有外交關係的，但他們看中國五千萬伊斯蘭教胞的份上，特別是看中國是爲爭取獨立自由而戰的正義份上，它們的報紙刊載了贊揚中國英勇的文字，它們的政府發表了同情中國抗戰的言論，它們的人民更熱烈贊助抵制日貨的運動，他們千千萬萬隻眼睛，渴望着中國勝利，因爲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勝利，也就是整個東方民族翻身的開端。現在中國勝利了，我在忽起忽落的思潮中，首先想起了他們對於我們國家的友情與希望，我想，像你一樣愛國的中國人，也一定願意知道這份友情與希望，並且會牢記住它的。好，讓我告訴你：

偉大的愛國者尼赫魯

他給我最初的印象，是坦白、誠懇，而樸素，他時時流露一種沉思深慮的神態。

我剛到印度孟買，尼赫魯先生適從歐洲回來，我恰好參加了印度人民歡迎他回國的萬人行列。

二日後，我由陳領事陪同往訪，他在他姊丈的寓裏，懇摯而隨便的接見我們，並獎我們以晚茶。

他身體強壯而壯健，有一副不無風塵但仍紅潤的面孔，一對銳利但顯出深沉的眼睛，穿一身樸素而簡潔的便服，我首先向他表示敬意，並感謝他領導抵制日貨運動的偉大同情。

他並未按一般習慣謙虛一番，僅直率地說「印度爲一殖民地，環境特殊，心所欲爲，每不易實現，我最同情中國，決將提倡援助中國到底」。聲音由低

沉而堅決。繼即回顧他的姊丈問：「在我赴歐期間，抵貨情形到何程度？」

「本年（一九三八）底可獲百分之二五的成績」。

尼先生遂微笑着對我們說「以美國論，他們的抵貨情形只不過得到百分之二七的成績，我們印度雖爲殖民地，而成績似乎還好一點，但我們並不以此爲已足」。接着他關心地問我將在印度做些什麼，並自動爲我開了一紙路程序，寫了不少介紹信。

這一次會見，尼先生給我最初的印象，不愧是坦白，誠懇，而樸素的一個革命領導者。

半月之後，我接到尼先生的通知，約我到阿拉哈巴達去晤談。於是我們又得了一次機會，在他的私宅，二度會見。

這一天國民大會主席阿沙德先生亦在座，他們首先提出一連串關於中國抗

戰及新疆等問題。相互交換了一回意見。

尼先生又提出：「中國回教人，是否擁護抗戰？」

「當然，中國爲了爭取整個民族的自由，平等，沒有不熱烈參加抗戰的。」我答。

「那末，中國抗戰是出於全國國民的意志？」

「對的，我們沒有一個不擁護抗戰到底的國民的」。

尼先生和阿先生似極爲感動，尼先生感慨地說「中國國民均以國家爲重，深係好國民，我們深爲敬佩，印度回教應人人效法中國回民才對……」我們相對默然。好一會，他才說「民族感情是應該高於宗教感情的」。彷彿是給我的臨別贈言。

這回我發覺，尼先生在說話中間，時時流露一種沉思的神態，予人一個隨

時爲國操心的愛國者的印象，它永遠不會在我的記憶中抹去。

會見真納和阿沙德

兩個同宗教而不同政黨的回教領袖，他們分頭爲回教和印度奮鬥。

真納先生是印度回教同盟的主席，也是最關心世界回教利益的領袖之一，同時更是我在印度預定必須一見的人物。

我們會見的地點，也是在孟買。他好像對中國情形不甚明瞭，他首先說明幫助中國，只能止於道義與口頭的原因，繼以友好的態度勸我們中國應該暫忍一時，徐圖復興，否則恐是兩敗俱傷，并舉第一次戰敗後的德國爲例。

我當告以中國抗戰的實情。他接着說：「印度回民向來不大了解中國國民情況，所以要他們同情中國回教，不如要他

們同情巴勒斯坦回教之容易」。是的，我也深感中國回教與世界回教太缺乏聯繫了。當我在訪問途中告人以中國有五千萬回教的時候，誰都會驚奇地叫起來：「啊！中國有這末多我們伊斯蘭的弟兄嗎！」

真納同我又談了一回其他的話，最後他鄭重聲明：「我的一切表示乃以政治眼光批判其利害，望勿發生誤會，我別有用心。我將永遠是中國的忠實朋友」。語重心長，語然長者。可惜我們碰面的機會不多，未能把當時抗戰的意義，更詳細地告訴他。但我現在相信，他一定已經對中國有了更深的認識，對我們中國回教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和真納宗教信仰相同，但政治立場對立的，另一位印度回教領袖是阿沙德先生，在晤見真納不久之後，我又在加爾各答訪問了他。

他對英語不甚精諳，我們的談話是由他的秘書翻譯的。他先問：「中國回民有多少，在中國有無地位？」繼而「我和大多數印度人一樣，甚望中國抗戰早日成功，中國若強，印度將來當有無限之希望……」當時他的感度和聲調，使我大為感動。我由此而真實地感到中國的抗戰，確是具有被壓迫民族爭取自由的偉大意義。

他最後問道：「中國有宗教鬥爭嗎？」我說：「過去的誤會是有，但那已成了歷史了」。

他興奮地說：「這是中國之福」，內心的熱情，溢於言表。之後，我們又在尼赫魯家裏見了一次，他又給了我不少的幫助。

訪問聖雄和詩聖

和甘地約定五分鐘的談話，不知不覺延長了三倍。泰戈爾常在他國際大學的中國學院裏徘徊吟哦。

由於尼赫魯的介紹，我榮幸地會見了「聖雄」甘地。

我是由孟買趕到瓦爾達去的，招待人員首先領我參觀當地的紡織廠，紡織機製造廠，這些都是全印人民為贊助甘地的不合作運動而捐建的，參觀畢，我們就驅車至五哩外的西甘村，為甘地先生的家及工作所在地。

甘地的辦公室，在一般想像中，至少是一座高闊的別墅，但這想像全是錯誤的，它祇是茅屋數椽，泥階幾級而已，裏面的佈置，更是簡樸，除了壁上的紡車徽，就是地上鋪的三數張草席了，我晉見甘地時，大家都是席地而坐。

甘地先生對於我的致敬，極為謙虛，談到中印的關係，甘地似甚興奮，他說「中國與印度同為東亞兩大古國，並擁有廣大土地及衆多人民。中國文化及道德向為世界所推崇，印度已失去自由，故尤不願東方獨立朋友，再受人統治，中國孫中山先生確為中國之救星，惟

未親見中國解放即行去世，誠為可惜，現在中國已為正義而戰，甚望上下一致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談了一會，我把帶去的禮品送給他，他接應着一幅繡補說：「這是刺的嗎？」

「是的」我答。

「中國美術雖甚偉大，日本一切文化皆受中國所賜，今反以怨報德，誠為不當。」接着他又問：「刺繡出於何地，業此者為男子抑係女子？」

我答出於湖南，刺繡者都是女子，並告以現在湖南已遭連日寇轟炸。

他聽後，似頗驚訝，同情地問：「若然！現在這些女子又在何地，怎樣生活？」言下頗頗嘆息。轉而告訴我：「印度抵制日貨運動正開展中，今後當更予加強。」

事先，我們約定晤談的時間祇限五分鐘，但在不知不覺我們却談了一刻鐘。

和甘地同樣馳名世界的是「詩聖」泰戈爾。當我訪印時他還健在，當然我不能放棄拜見他的機會的。

在一個晴好的早晨，我偕加城的總領事，乘車到了聖地尼基丹，泰戈爾主辦的國際大學，就在那裏。

國際大學的建築，頗見簡陋，連一間像樣的課室也沒有，學生當時在操場樹下上課。校中最宏大的建築，要算中國學院和圖書館了，但圖書館內僅藏有中國詩集及中國佛經若干。該校文學院

長對我說：「中國如能摒除一些美術品，則必能增加光輝不少……」。

泰戈爾先生對辦學興趣極濃，當時他已屆七十八歲的高齡，還是不肯離開學校一步。據該校的中國學生說，泰戈爾博士每晚臨中國學院，總是徘徊吟哦，不忍離去，對其十年前遊歷中國的快慰印象，尤念念不忘。

當我們見到泰戈爾時，他極為高興，談話時，滔滔不絕，他假「中國的文化，實為世界文明的表率，日本無故侵略中國，必為人類所共棄。我很希望中國及早勝利，中印兩國就人口言，居全世界總人口之半，如此衆多人口的民族，一旦獲得解放，那末，其他弱小民族，還會受到帝國主義的壓迫麼？」一段仁慈的心腸，真是感人無既。他又說：「我現在雖快八十歲了，但我極希望我能看到中國最後勝利的來臨，那時我必將重訪中國一次。」說着說着，他忽然望着窗外的藍天出起神來了，我想他又回憶到十年前的訪華印象了。但是現在泰戈爾先生已經死了，這一個中國的大友人，他再也看不見今日中國的強盛了，他再也不能來中國舊地重遊了，而中國也無暇再招待這位愛好真理的大詩人了，這是他個人的遺憾，也是中國的憾事啊！

阿刺伯的誤會

他們怪中國看不起他們，但仍希望中國能代替日本領導亞

洲。

我在印廣的訪問，是頗受歡迎的，但到了阿刺伯，却有些不大順手。

在由印赴阿的船上，我碰見了二個有地位的阿刺伯人，一個是阿王派駐孟買的代表，另一個是商業代表。他們對中國都缺乏瞭解，而且中了日寇宣傳的毒，他們認為中日同是亞洲人，應該「自相殘殺」，並且說「中國很像一個帝國主義者，他看不起弱小民族，」我詫異這是聞所未聞的理論，我說：「這是從何說起呢？」那個商業代表說：「日本到處設領事館，或沒有一個領事館的地方，也能見到他們的領事館。但是中國雖在廣民很多的地方，還是沒有領事館。如在我們阿刺伯，就是一個顯明的例子。在我個人立場說，我對日本並無好感，因為我在印廣的珍珠商業，就是由於他們偽造珠子，弄到不可收拾。但是站在亞洲人的立場說，我很佩服他們能夠巧妙地以假弄真，同時他們的強大，也能替我們亞洲人爭一口氣。中國地大物博，人口又多，却反要仰歐美人的鼻息，真是可惜，以情理言，今日日本的位置，應由中國來代替才對，可是中國常把真事當作假事，大事看做兒戲……」

，做得太不修了，總使原先對我們期望甚高的國家，轉而逐漸大失所望了。同時日本在阿國推行宣傳之力，確也值得我們警惕的，我在阿國碰到了這樣三件事：

第一件，我在阿國登岸時，即被阿警導入一形似囚室的小屋，和我同行的馬賦良同志，首被盤詰是否為回國，後經解釋明白，始准走出海關，事後調查，始知此次阿警對我們盤詰的原因，係由於日本事先在麥加散放空氣，謂為我率領的中國遠東訪問團團員馬賦良，係一偽裝的回國，此來乃在刺探消息云云，所以才引起麥加當局注意，造成一場盤詰的麻煩。

第二件，我住在麥加埃及旅館的時候，同館的各國回教領袖甚多。一天，我在旅館裏發現一種替日本宣傳的刊物，經調查結果，知道是同館的前印度回教同盟主席阿伯都提阿齊子所散發，我因即被訪問，並說明日本各種舉行，但始終不發一言，最後我贈以宣傳品一份，渠亦即出示日本宣傳品二份相贈，似乎是答覆我「請你看看日本的意見再說」。

第三件，當我離吉達到阿勒法山朝聖去之前，就聽說日寇派有北平回民五人，亦來麥加朝覲，而目的則在破壞我的工作。後來幸虧我國來阿朝聖的留埃同學甚多，一致加以嚴密監視，始未發生其他作用。

按「麥加朝聖」為世界回教每年一

度大典，日寇不惜鉅資，利用世界回教人士雲集阿國的機會，大肆歪曲的宣傳。給予近東各國的影響是很大的，而我國却極少注意及之，今日日寇雖然已歸，但我覺得我國和近東回教國家的關係，仍是不可忽略的。

之後，經我努力向阿國朝野說明：日本並無一個回國，中國則有回國五千萬人，由此，阿人對日本的印象，始稍有轉變，對我國的同情，反油然而生。

恭賀埃王胞妹婚禮

二條湘繡龍鳳被面，轟動了王宮。

我到埃及，剛趕上埃王法魯格一世的胞妹，和伊期太子籌備結婚的時際。全開羅為王妹的婚事喜氣洋洋，各國也都紛紛送禮，日本且派特使乘專機，赴伊期送禮致賀，而我須到埃，却連一些準備也沒有。

最後，我只好把所攜湘繡四幅（被面二掛屏二），禮充一份薄禮，同時為慎重起見，特請「中國之友」埃王的親信，暨資大學總督學哈立德貝先生，先來察看一番，哈先生看了以後，大為驚奇，一再鄭重其事地說：「價值得送，值得送……而且一定可以壓倒其他各國所送的禮品」。這給了我無比勇氣，就一鼓作氣把龍鳳被面及牡丹條屏的意義，詳為解釋。但我總覺得禮物太薄了，不足以顯示我們大國的風度，因此，禮物送進宮去之後，心裏老是

惶惶不安，深恐因此面影響到我的訪問工作。

第二天下午，哈先生首先帶來了好消息，他興奮地說「閣下所送的禮品，太使人興奮了，現在全宮仕女都談論着它，尤其是國王最為高興，閣下此來，誠未辜負，可喜可賀」。

接着開羅各報也紛紛刊出了中國訪問團送禮的消息，並將我送的禮品的含義，同時揭載，幾乎轟動了不算太小的開羅城。

又過了幾天，國王接見我的通知書就送到了。

那天，仍由哈先生陪同去，我向埃王按一般習見外國君主的禮節行禮，但國王馬上趨前握手說「我們是同教，像兄弟一樣，不必客氣」。并即要我坐於寶座之前，他首先說「謝謝你的禮品」又讚揚着說「閣下所送禮品含意甚好，且極富藝術趣味。貴國的文化是極可欣慕的」。後來談到北平成達師範的阿爾圖書館，（國王之父所捐建）。國王面頰哈立德貝說「如果艾先生能夠攜帶的話，可贈送一大批書籍」，又說「貴國在愛大學生就要畢業了，我很希望貴國能繼續選派學生來埃入學，我將負擔他們全部的費用」。聽說，我國已有幾批學生受到他的優待了，這種盛情，確是難能可貴的。之後，我在埃及的訪問，就這樣順利的展開了。

中國最好的女朋友

她告訴了我不少的宣傳秘訣。

以埃及第一夫人著稱於世的是胡達夫人，她的丈夫是埃及的革命元勳，她自己也是革命婦女領袖，夫婦兩人同

時獻身革命而有同樣貢獻的，可以說是世界革命史上的佳話。尤其難得的，胡適夫人不僅是埃及的婦女領袖，而且具有世界的眼光，他在國內主編雜誌，開辦女校，倡導婦女社會活動，對於埃及婦女向現代化前進一事，發生了決定性的影響，他很早就參加過國際性的婦女運動，到過巴黎等地不止一次，編在遠東的中國，也吸引了她一大部份的興趣。她對留埃及的中國學生極其愛護，而且她敬仰蔣夫人，更是出於衷心的愛慕，在她主編的『埃及婦女』上，不時有關於蔣夫人的生活與事業底文字發表，她是一個百分之百的中國同情者。當然，在埃及，我是應該首先去拜訪她的。

她一見我，就表示她的同情中國，熱忱地講了一篇宣傳大道理，她說：『日本在這裏的宣傳是很積極的，譬如說它最近宣傳佔領了中國若干地方，以及當地人民是如何對它歡迎。它就用照片和電影表現出來，到處展覽和放映，使人不能不信以為真。又如日本駐埃公使，常常宴客，但他並不在席間公開攻擊中國，而只就它本國的建設、風景、美術、習俗等用精美的畫片來說明和介紹，以反襯中國之落後，同時就把日本的綢緞和磁器等，分贈來賓，這種方面頗能博得第三者的同情，但敵國對於此道，似乎不大注意』。至此，她鄭重地告訴我亞洲人的心理，『只希望亞洲人強盛起來，可以對抗白種人』。固然此種心理，在我們看來，還有修正的必要，但我認為我們為了保障國際的和平，今後在外交上，謹慎細心之際，似乎還不能夠忽略這一個重要的心理因素。

這以後，我們又會見了十次以上，每一次她總對我的工作予以熱情的協助與鼓勵，後來還聽說她為了同情中國，竟不惜拒絕參加日本使館的社交活動呢，她給我的印象是深刻的，她確是一個具有革命傳統的偉大女性。

你或許會問，她為什麼這樣同情中國呢，我自己也常這樣想。經我仔細觀察的結果，我發現她同情中國的原因很單純，因為中國有五千萬的回教弟兄，而且是屬於亞洲最大最古的獨立國家，同時她又正為正義而戰。這不僅是胡適夫人個人同情中國的理由，我感覺無數回教國家的朋友們，都以同一理由，熱愛着中國。

土耳其的特出人物

麻穆都一席談：

他勸新黨人徹底擁護中央，他認為這是新黨人的唯一出路。

我在埃及住了二個多月，會見的朝野著名人士，數以百計，由埃及到土耳其之後，我又同樣地遍訪土國名人，其中最值得紀念的，是土耳其駐阿富汗大使的一席談。

大使名麻穆都，為土耳其國民黨元勳之一，亦為外交界的有數能手，一人而兼通英俄法波等多種文字，博學多才，可想而知。

我見到他的時候，是在伊斯坦堡，他剛從阿國歸來，事先我早就知道他是個十分熟悉中國及新疆形勢的『中國通』。而且一向對中國的強大，寄有莫大的熱望，所以我們一見面就無所不談

了。同時因為我是新黨人，所以他特別就新疆問題發表了甚多的意見。他對我的過去，似乎也極明瞭，一開頭就說：『久仰，久仰，你剛到南京，我就知道你的大名了，你在漢口所編『抗戰通訊』(回文刊物)我也定期拜讀過……』我接上說『閣下對我的主張有什麼批評嗎？』

他答道：『你的主張很正確，新疆除了擁護中國中央政府的統一政策外，實在沒有別的路』。稍稍沉思之後，他又說：『我極早就盼望新黨人能為自身找出一條坦蕩的前途，但始終未能實現，自你到南京後，我就感到我的理想，已有實現的希望』。說到這裏，大使的表情益發嚴肅了，用他低沉的聲響說：『不過你的苦衷，或將不為一般同胞所瞭解，這是因為他們不明瞭本身所處的環境。我以為新疆一旦脫離中國，那就無異自取滅亡了』。我因為發現世界上有一個異國人士的真相，竟和我的真主張不謀而合，不由我不興奮而感動。聽說他在出使阿富汗時，曾經常以此勸告流落在阿國的新黨人，同時他不管在何時何地遇見新黨人，也總同樣地給他們一種忠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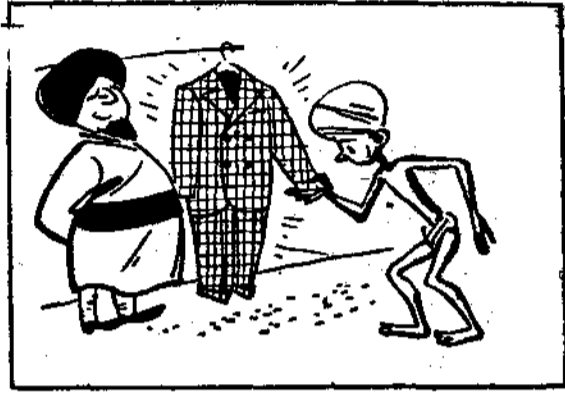
我憧憬回教國家的合作

全世界三萬萬五千萬回教人士的團結，將成為世界和平的長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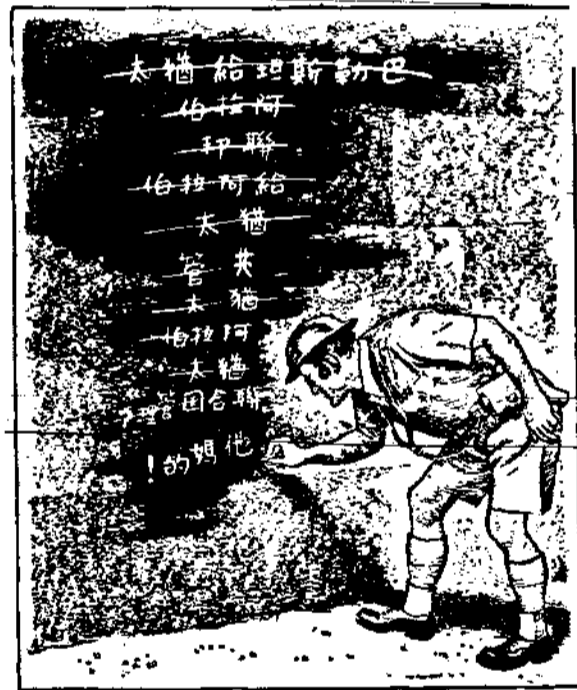
我離開土耳其後，又到塞巴嫩、伊拉克、俾路支、阿富汗等國，訪問了一週，上至一國元首，下至普通人民，都有普遍的接觸。大體上說，他們都很景仰中國的文化。但由於我國和他們一向沒有外交關係，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現狀，都有極大的隔膜，他們很希望中國能成爲亞洲的領導國家，但是他們奇怪中國為什麼都不派代表，抗戰期間曾派一個代表到上海，熱切希望中國也派一個代表到伊去。但我們不僅未派代表，且對伊的駐華代表，也漠然置之，於是他們好快而痛。這雖然是一件無意的小誤會，(我相信我們全國同胞決沒有看輕弱小民族的觀念)，但我希望今後就是這種小誤會也是應該注意防止的。(編者按：我們現在已有公使駐伊)反之，現在抗戰已趨勝利了，我們更應該積極扶助弱小，不要叫我們的盟友太失望，爲今之計，我覺得我們必須從速和東亞近東各國建立進一步的外交關係，最好是選派回教人士充任各該國的使領，在普通外交關係之外，更加促進一層宗教上的情誼。

我們知道，世界回教共有三萬萬五千萬人，我們中國就有五千萬之多，約占回教總人口百分之十五，這個比例不能算小。就地理、歷史、交通、宗教、民族、種種因素看來，我們和他們都有團結合作的可能。記得在回教史上曾有過哈理發制度，對於這些，我缺乏研究，不能表示意見。不過，我對於以中國爲中心，建立一個世界回教國家的外交體系，却十分感覺興趣與憧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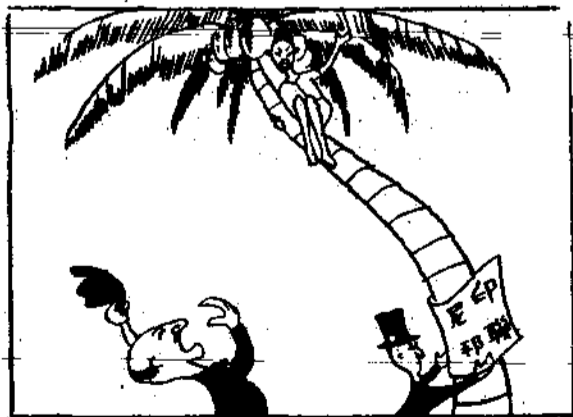
，告報的官務商爾黑德駐府政度印據
以所，行流常非裝西，級階流上朗伊
却店裝西舊是可，減銳要需的品織棉
(畫漫誌雜國合聯)。倍十市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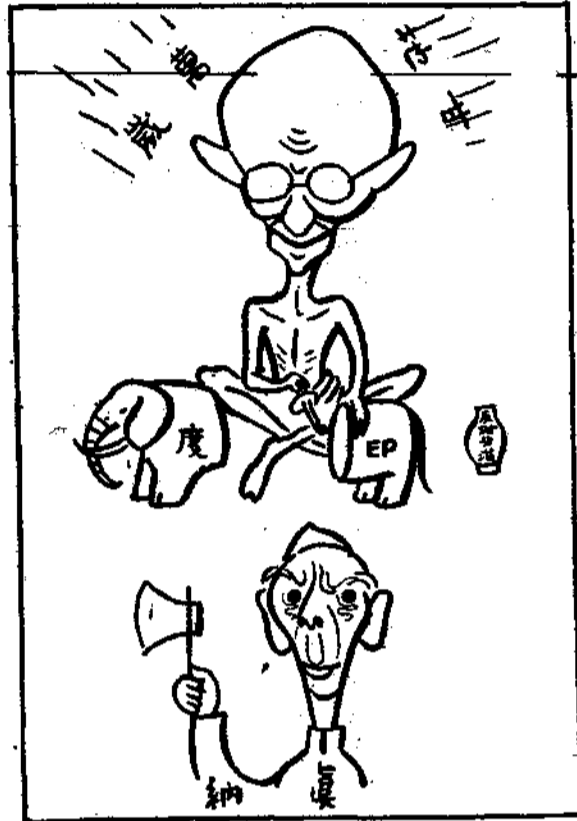
(畫漫誌雜國合聯) 牆壁的嘆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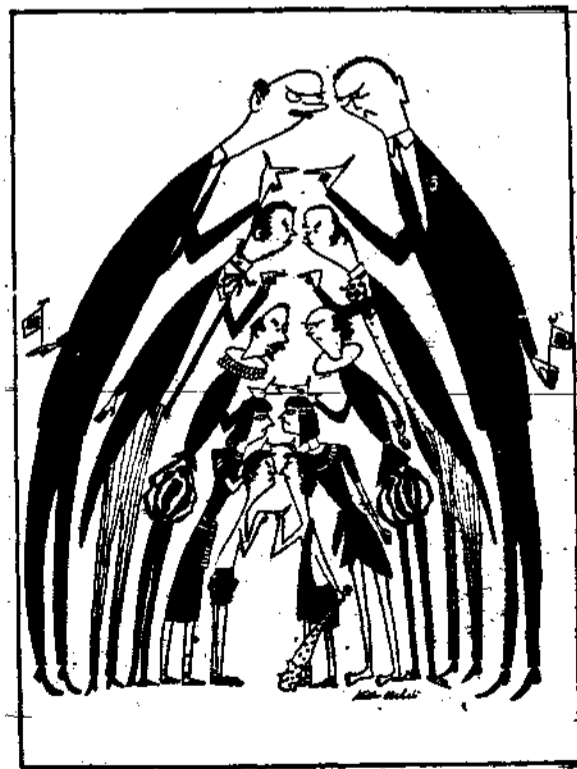
立成定協戰停荷印



籲呼上床病在地甘
！合聯大人度印全



(畫漫誌雜國合聯) 史歷的「步進」



？嗎了起升又日旭

(畫漫報陽太爾摩的巴)



，袖領的國小爲作內國合聯在
，特瓦伊的國大着難論地大大
：說時見會帥麥和
『難論會不決你對我』



者付支的稅產財的大最本日是仁裕

【(誌雜國合聯)】

棄廢的定協策政黨四



肉狗賣頭羊掛



人物

日本衆議院的中心人物(上)

日本「吉普社」編
南 柔 譯

一 社會黨

(一) 黨內三派

社會黨是國民政黨，還是階級政黨？好像二者都是，又好像二者都不是。總之，社會黨的性格，是共同戰線的黨，他本身便可以說形成着一個民主戰線。

這個黨的內部，有左派、右派、中間派這三派，是大家知道的。如果粗枝大叶地加以分析，則「日無」系（日本無產黨）代表左派，「社民」系（社會民衆黨）代表右派，「日勞」系（日本勞農黨）代表中間派，這也是今日大家知道的。

但是一看最近黨內的動向，可以發見這樣三個分派未必固定。有從左派走向右派的，也有從中間派走近左派的。因着時間，因着問題，而不斷地流動。這是這個共同戰線黨的弱點，也是他的妙處。這裡，不依照上面所說的常識的分類，却以最近的動態爲中心，把推動這個黨的幹部及中堅份子，加以素描。

(二) 左派的人們

若問左派的指導者是誰，人們馬上會說加藤勘十和鈴木茂三郎。這二人是左派的中心人物，這是事實。但是真正具有底力的指導者，恐怕是這次被選

爲參議院副議長的松本治一郎和「日農」（日本農民組合）委員長黑田壽男這二人吧。（松本等以後描述參議院的人物時再說）。

個性堅強的黑田壽男

他是社會黨左派的重鎮，一方面作爲黨的中執委、青年部長而活動着，一方面作爲「日農」的委員長而牢牢地一把抓住全國一百數十萬人的農民組織，所以力量是很大的。平常他老不開口，就是在議論很多的中執委會，他也不大發言。他是非實質性的存在，可是他不是理論家，同時也富於實行的力量，如果讓崇拜他的青年部人員說來，則據說是「黨內唯一的人物」。在今年春天的「日農」大會中，據他本人的意思，好像願意把委員長的椅子讓給野濤勝的，可是社會黨左派及共產黨系統的多數會員，却一致把他抬上了委員長的位置。他的職業是律師，但他的作爲工農運動鬥士的經歷，却是非常悠久的。模樣很渾厚，初見時會使人發生女性似的印象，可是本性極其堅強，同志固不必說，就是敵人也好像對他很敬畏。

勞動界的元老荒畑寒村 他是日本勞工運動的元老，已是大家知道而不用介紹的了。過去曾和共產黨有關係，作爲勞農派的元老而活躍，可是對於現在的日本共產黨，已採取尖銳地批判的立場。特別是他和德田球一之間，據說是「死對頭」。但是對於加藤、鈴木的「反共聲明」，他好像完全

不會參與，並且他曾對這個聲明的內容加以猛烈的攻擊，說是「妓女式的」。在這種地方，也可以表示他的純真。他是「總同盟」（日本勞動組合總同盟）的關東金屬組合長，從經歷上說來，較之加藤勘十等，是大大的前輩。

被冷待的高津正道

他從「社會主義同盟」以來即從事鬥爭，所以他的鬥爭經歷非常悠久。有一時，在論壇上也曾是有極有人望的人物。可是現在在右派全盛的社會黨內，連執行委員都做不到。常常在社會黨議員會議中，以沙啞的聲調，抑制右派的進擊。

京都口音的牛皮糖辻井民之助

他和高津同樣，是共黨的轉向派；他和水谷、竹內等的「小市民的社會主義者」相對，以京都的總同盟作爲背景而思戰苦鬥着。以全部京都口音而展開着左派作風的議論，可是並不怎麼漂亮。

中間派稻村順三 在同樣是新瀉縣選出的議員中，他好像是走着玉井之右，清澤之左的路線。擔任着「日農」調查部長而在輔佐着黑田。

意見很多的安平鹿一

他是日本無產黨時代起的鬥士，成爲總同盟的左派的一翼，作爲東京都勞動委員會也相當活躍的。在今春的聯立內閣工作中及二·一大罷工的前夕，曾對社會黨全體中央委員發自己的意見書，作爲「安平聲明」而被右派極度注意過。

黑田的「賢內助」中原健次 他是與他屬於兄弟輩的黑田為同一典型，表面的使人側目的活動是沒有的，可是如果遇到適當的時機，則堅執不讓一步。社會上已有這樣的謠言：如果黑田擔任農林大臣時，中原必定會擔任政務次官。

對酒當歌的島田吾作 在文化人中是罕見的真誠的人。在理論方面，黨內的最左翼，據說就是他。並且是喝酒唱歌，唱歌又喝酒的痛快的人。

半途出家的人，夥計赤松勇 他是加藤勘十的後輩，他在血氣旺盛的一點上，也和加藤很像，頭腦也不壞。直到上屆議會為止，一直和大澤久明一起作為左派衝鋒隊的兩翼，曾對左派幹部集團給與打擊。他擔任黨的青年部的全國委員長，雖頗受年青的黨員們支持着，可是據說近來他很有點政治商人的作風。

回到本鄉就是右派的岡田春夫 他是屬於與赤松不同的典型，成為左派青年的中心人物。擔任着黨的青年部副部長。不過據說一回到本鄉，就採取着右派的言行。

動搖分子山花秀雄 他與荒畑、加藤，同時掌握着總同盟左派的有力分子。不過看他最近行動，好像漸漸和松岡駒吉的系統接近着。在總選舉後的中央委員會中，他是第一個支持着西尾的聯合開論的人，為左派的人們所不滿。

純樸的武藤運十郎 作為自由法曹團的構成分子租地租屋人組合長，而在進行着純樸的活動。

不像僧侶的田中松月 他雖是僧侶出身，却具有不儂僧侶的那種戰鬥的一面。擔任着縣黨部的書記長，而與松本七郎等右派集團對立着。

(三) 右派的陣營

片山委員長且不去說，事實上右派的統帥是西尾末廣。最近在右派中，已有森戶等日勞系的中間派加入了；但中心勢力則還是社民系的片山、西尾、松岡及平野這一條陣線。

擔任議長的松岡駒吉 在第一屆國會中，他被選為具有光榮的議長。依據新憲法上所規定的議長，是立法院的首長，有時具首相以上的權能，所以苟非真正的大人物，就幹不下去。在松岡本人，也許希望擔任首相也未可知，但是如果圓滿地完成議長的重要責任，則為他着想，適為得計。他是總同盟的創立者，現在還擔任着總同盟的會長，可是因為並不握有直接的組織，所以往往容易成為虛有其名的存在。旋盤工出身的他的過去，正和西尾一樣，一徑走着妥協的路綫。從前流行的「墮落幹部」這個名字，正是為了已故的鈴木文治和他而取的。他雖是基督教徒，但不是清教徒。雖然已屆六十初度，但是老練而且很年青的樣子。

貫徹了初衷的平野力三 他和西尾有不能切斷的關係。他生於岐阜，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即參加農民運動，一直走着極右的路綫。在戰爭期內，主宰着「皇道會」，和軍部勾結着提倡「農村有拿出兵士和食糧來的任務」。常常有謠言說他應該適用追放令，但每次都是以謠言完事。在今春的聯合立開工作中，他以農相為目標，不斷地堅持着，但終於吃到口。

但是，無論怎麼說，在作為政治家應具的資格的實行力的一點上，並不劣於西尾。他在「日農」中從左派受到攻擊後，立即率領了部下脫退，組織「刷新同盟」企圖個別地蠶食左派勢力。

在上次及今次的總選舉中，擔任黨的選舉對策委員長，大大地發揮手腕。有自備汽車，住宏壯的住宅，被人們羨慕着。他所希望的農相的椅子也獲得了。(註：平野已被罷免農相，並已被整肅。)

年華老去的森戶辰男 他是日勞系的首腦。他的因研究克魯泡特金而被逐出大學的事件，在當時是非常給人感動的；可是看了他當了議員以後的情形，却叫人發生森戶先生已老去之感。他因提倡與共產黨結緣的「救國民主聯盟」，而被左翼的勞動陣營目為仇敵；可是最近日本全國的情勢已變成反共了，所以也有人佩服着說，森戶畢竟是先覺者。他擔任黨的政務調查會長，一手包攬着政務，可是成績並不怎麼好。他是新文相。

右派的「德球」井上良二 他是森戶的一個後輩，在與左派的鬥爭中，站在最前線活動着。理論什麼是一點都沒有的；不過他那禿頭光容易火光的情形，却有一點像共產黨的「德球」。他雖然說話相當毒辣，但竟出人意外地不被人家所憎恨，原因大概因為他這人的心地並不毒辣的緣故吧。

孩氣的詩人松本浮三 他是森戶系。在過去曾以「孩氣詩人」聞名，現在是黨的中執委，文化部長。據他的理想，是希望設立「文化省」而擔任「文化大臣」。

土佐的猛犬佐竹晴記 他是日勞系的鬥士，有「土佐犬」的綽號。他雖擔任着律師，可是如果碰到微妙的問題，似乎很感棘手，碰到吵架時，則很厲害。以出人不意的模樣出來咬人。例如在議員議長不信任案，選舉法改正反對案之類的大混亂的場面中，他必定以主角的姿態出現。

給西尾提皮包的富吉榮二 他和水谷、正木等同是勞農系，在系統屬於中間派，但因與西尾

個人的關係，而參加着右派的集團。他是長不滿五尺的小兵，說話也不怎麼高明，祇因担任着黨的宣傳部長這個職務，在以新聞記者為對手而練習着座談。他的議員的經歷是相當悠久的。

身兼二職的伊藤卯四郎 一方面担任着北九州石炭統制會社的經理，一方面又担任總同盟九州分會長，他却能巧妙地分別幹下去。他對煤礦國家管理案是很熱心的。一望而知是勞碌人的典型。

三愚之一的松永義雄 這是極老的社民系的人物。他和今村等、棚橋小虎（這二人都已被追放）一起，被稱為社會黨的三愚。可是做人的善良，無出其右。他在「日農」中也算得一個老資格的人，但總不得意。他是醫不好病毒不死人的一種人物。

麒麟老去的細野三千野 這是日勞系的老鬥士，過去是很用名的，最近則不大叫聲。

右派的中堅土井直作 他和田中健吉，海野三郎，同為右派的中堅組的幹練者，現在是勞動省的政務次官。

容易發怒的清澤俊英 雖然是容易發怒的頑固的老人，但也正在這種地方，有他的純真之處。態度曖昧的竹內克己 他是尾崎行雄的信徒。這人的為人的態度很曖昧，所以在黨內的名譽不好。

年輕而裝老的西村榮一 他研究經濟，希望做一個左派經濟理論的指導者，可是年紀雖輕却裝着老成的模樣，所以不被人家歡喜。他是森戶的後輩。

平野的搖旗吶喊者叶凸 他是平野的「日農刷新同盟」的搖旗吶喊者之一。因他長於叫囂和亂鬥，而「凸子」這個綽號在他黨中也很流行。

厚臉的吉川兼光 他是被追放的田原春次的弟弟，在個性堅強的一點上，比他的哥哥更甚。現在掌握着漁民組合。

言過其實的高瀨博 過去是鐵道官吏，據說也會經過過洋水，可是總之他的言行，很多與實力不相符的誇大。具有相當的野心而在活動着，外面謠傳他希望做外務省參與官之類。

(四) 中間派的份子

所謂中間派這個定義是很難下的。因為這批人，不是在任何場合都採取中立的立場的，可是他們又不是經常向一定的方向在前進的。

讓他們自己說，則據說是「以純理的立場行動」，但是有時覺得他們也並非完全這樣行動着。

隨風而倒的大臣水谷長三郎 他可稱為東風東倒西風西倒的巨頭，却不能稱為中間派。他是昨天往左，今天往右，這樣行雲流水似地行動着。這樣的人，硬要把他規定為左右中那一方面，這是無理的事。看他最近的行動，很明顯地是右派的，不過在這裡，姑且把他列入中間派吧。

他是勞農黨的資格最老的人，從初就是忽而右忽而左地，隨着潮流而行動過來的。不過作為戰犯的經歷，似乎還沒有。嘴也能說，幹也敏捷，作為一個發言人，是再好沒有的人物。可是，是不是因為才具不够，還是性質太隨便的緣故，並不怎麼被重用。就本質方面說，他是不應那樣地受人憎惡的，可是事實上，保守派的幣原等却極度討厭他。他在今次片山組閣的時候，與右派的首領西尾密切聯絡，把鈴木踢開而奪得了商相。

馮去的文學青年米窪瀧亮 他雖是社民系，可是倡導純理派，有時竟至與右派對立。他也

會寫海洋文學，會把亞培爾·託馬送他的 Capel 視若拱壁，有過這樣的浪漫的一面。海員工會右翼對他的支持很強。他是社會新聞的主筆。原定為片山內閣勞動相的松岡駒吉，後來因為就任了衆議院議長之故，米窪就以第一代的勞動相而出演了。

偽裝左派的野濤勝 他常被誤解為左派。實際這是極大的錯誤。如果他是左派，則在社會黨裏就完全沒有右派和中間派了。他不過因為與平野力三對立之故，才常常擺出左派的姿態。他的職業是獸醫。佔得了「日農」副委員長的席位。人倒是個好人。

想幹的淺沼滔次郎 在日本全國競選最烈的東京第一區，獲得最多票數而當選；他在本所、深川、京橋一帶的人望是了不起的。因為他是從市會議員以來辛苦過來的，所以對於議事規程之類非常精通。在黨的會議中，他愛以純理為標榜而滔滔演說。

片山的助言者原彪 與其說他是政治家，毋寧說他是學究。從前在安部磯雄的門下，大家翹望着他的前途，當時曾有一片山還是原彪？」之說。可是片山現在已担任了委員長，他却並不怎麼得意。他對片山，是很好的助言者。他和左派也有很密切的聯絡。

坐享其成的鈴木義男 他是從東北帝國大學的教授而踏進政界的。他在歐美留學多年，所以相當地博學多識，人品是極其樸實的。在憲法審議工作及選舉法的討論中，曾大為活躍。他的這點功績，結果僅以議員二年生而中選了法相。

表情深刻的正木清 他雖接近右派，但好像不能成為完全的右派人。成天眉根緊鎖，呈現着深刻的表情，實際則並非老是在想着什麼深刻的事。

二 民 主 黨

具有與年齡不相符的妥適性的一松定吉。他是前任選相而是現任厚相。生於大分縣。他是經歷着教員、檢察官、議員，而就任了大臣的力行之人。雖然力行却不易露頭角，這是世之常情，可是他的成功，却足以叫人首肯之處。一言以蔽之，是機會主義者。這樣說來，他具有與年齡不相符的妥協性。即在這次的政變中，也曾一轉再轉；說刻毒話的人，會給他一個「一松不定吉」的稱號。

幸運的今潘安木村小左衛門。他是島根縣人，曾任衆議院副院長，前任農相，現任內相。在農相時代，曾說他那一套的無意義的農政論，而使內行的局長們吃驚；就任內相後不久，即曾因北海道食糧問題而發生過輕微的失言事件。如果讓他沉默着，則是一個了不起的好紳士；在年輕的時候，因為是議員中第一個美男子，所以得到了「潘安」的綽號。正如當時的政客所常幹的那麼，他在那時似乎也大大地狎遊。他這人，如果僅僅作為置在房間裡的裝飾品，那是再好沒有的。他在早稻田大學專修科中途退學以後，曾擔任郵政局長，町長，這次却獲得了大臣的席位，而且連任了二次，可說是幸運者。

幣原派的策士田中萬逸。他是大阪府出身，現任衆議院副議長。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擔任報知新聞記者，其後即跨進政界，由遞信省政務次官而任進步黨幹事長，在吉田內閣中擔任國務相，假使這個內閣的壽命能再延長一點，據說會擔任預定增設的建設省的大臣。在民主黨內部發生抗爭的時候，他總是作為幣原派的參謀而大肆活躍。他雖

是一個小兵，却富於智慧和策謀。

調皮的有爲者矢野莊太郎。他生於香川縣，在明治大學畢業後，曾經高等文官考試及格。曾做過香川縣警務課長。是前任大藏省參事官，厚生省政務次官。從自由黨時代起，他就是蘆田的捧場者，而且是僅次於蘆田的脫離自由黨的先驅者。以財政通自命，對自己黨內的石橋藏相，曾大事攻擊，而引爲快事，是這樣的一個怪人。在民主黨中，擔任了政務調查會長。他雖然生性調皮，但因為他是有才幹的人，所以在片山內閣中擔任了藏相；他過去曾對石橋大肆攻擊，現在自己擔任了藏相，所以人家都看看他究竟怎樣處理日本的通貨膨脹。但就任後不久，即因腦溢血而去職，把藏相讓給了栗栖越夫。

「跳島作戰」的有名人物林平馬。生於福島縣，畢業於日本大學。曾任鐵道省參事官，屬於民政黨系統，但去年以無黨無派競選，其後轉而入國民協同黨，再轉而入民主黨。好像跳島作戰那樣，在政界東西亂跳，這點和自由黨的中野寅吉很相似。也許就因爲這點，所以人家稱他爲野心家。這次却忽然爬上了國務相的位置。

蘆田的後援者吉米地義三。他生於青森，畢業於東京高等工業學校，是北日本肥料界的大人物。在黨內擔任政務調查會副會長，與小坂善太郎、北村德太郎、金光義邦等，同爲已被追放的犬養健的智囊。在蘆田升任了黨的總裁以後，曾被一般目爲有力的幹事長候補者，但因爲在推進蘆田派的三黨聯立內閣工作上，有着拔群的功勞，所以獲得了運輸相的位置。在仲友會（犬養健所領導的一派）中，他曾大賣氣力，把當時黨的總裁幣原趕出，叫他擔任最高顧問這個閒職。或許因爲年齡關係，

他在所謂「革新派」中，是屬於保守的分子。

八面玲瓏而毫無成就的竹田義一。生於石川縣。在京都帝大的時候，與自由黨的議員詮三爲同班同學。起先在神戶的鈴木商店，後來執行律師業務，其後跨進政界以後又轉入實業界，而再回到政界。他是自由黨的退黨派，一時曾有大臣候補人物的風說，可是因爲黨內複雜的情形，結果擔任了幹事長。雖是八面玲瓏的人物，但沒有決斷力，這是缺點。

以驕橫自負的好好先生松田正一。生於和歌山縣，畢業於京都帝大，曾任大藏省參事官，運輸及財務次官。他是純粹的民政黨系，往年是民政黨的町田系，現在是幣原派，却不是民主黨的主流。他擔任民主黨的議員會長，是一個好好先生。蓄着美髯，據他本人說，在選舉中把鬚鬚下垂，向選民表示恭敬的意思，可是一當選，鬚鬚便昂然豎了起來，顯示着議員的資格。——這是笑話。

沉默寡言的剛愎者坂東幸太郎。在第一屆國會召集之日，離開自由黨而進民主黨，遭致了自由黨的激憤而被開除了。他是沉默寡言的剛愎者，在自由黨內雖是長老，但始終抬不起頭來。在決定了退黨而往東京的中途，他訪問前任自由黨總裁鳩山，大大地表示憤懣，鳩山當即加以撫慰，寫了信交他轉給大野幹事長。大野拆開信一看，裡面是「坂東君的事請照顧」。但這時坂東已進了民主黨了。

村夫子似的井上知治。他是鹿兒島縣出身，在東京帝大畢業後入鈴木商店，其後由讀賣新聞社記者而轉入政界。是前任的衆議院副議長。愛好垂釣、網球、射箭、柔道，爲人純朴，像個村夫子。

不够穩重的田中源三郎 生於兵庫縣，畢業於同志社大學，經營農業及水產業，是自由黨退黨的一派。人倒並不壞，只是有一點不够穩重，愛說那些不說也罷的話，被人們所敬遠。這大概是他的在肚子裡藏不住什麼秘密的性格使然吧。

外柔內剛的長野長廣 生於高知縣，畢業於農業學校，在教育界任事很久。是前任的文部省次官。很早以前就是民政黨系統的人，性情溫和而老不說話。他是幣原派中與蘆田派對抗到底的人物。

新進會的行動派推熊三郎 他是地方新聞記者出身，長期開辦著民政黨的院外集團的工作。嘴能說，也能幹，可是似乎太能幹了點。在新進會中如果需要力學的推進力，則他是再好沒有的加油者。他是犬養健的後輩，現在屬蘆田派。據說已被追放的地崎宇三郎，對他是特別照顧着的。他的反對共產黨，是極端表現於行動的反對。

幣原唯一的後輩降旗德彌 他是已故的民政黨幹部元太郎的長子。畢業於早稻田大學後，幹過新聞事業，又是木材界的頭腦。他是幣原派的壯年集團的統帥，富於謀略，長於處世之才。是長野縣人。

識大體的坪川信三 生於福井縣，在師範學校畢業後到中國，在北平住過七年，其後擔任過產業報國會的理事，也會在實業政治會的民情部做過事。在新進會成立時，曾很囂張，可是作了遞信省參與官以後，却變得溫和了。為人很識得大體，並且最懂得取得別人的同情。在以片山為首相這一問題，而民主黨內部發生糾紛時，他曾與推熊三郎、川崎秀二等一起，作為蘆田派的年輕鬥士而大賣氣力。

支持齋藤的原健三郎 生於兵庫縣，在早稻田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歸國後大講談社做事。他雖然本來是新進會的會員，但據說因為得了齋藤隆夫的深恩，變更了方向；在民主黨內部糾紛時，始終支持齋藤，而遭年輕的黨員們的白眼。他是非常用功讀書的人。

態度傲慢起來了的北村德太郎 生於京都，他是犬養派的軍師之一，具有知性，係前任大藏省政務次官，財政通，據說社會黨左派的鈴木茂三郎也對他表示佩服的。並且據說近來漸漸有點傲慢起來了。

有出藍之譽的金光義邦 畢業於東京帝大。是曾任拓相及厚相的金光庸夫的長子。年紀雖然輕，可是很有經驗，所以有人說他青出於藍。他雖然是新進會的會員，但近來不大出席集會，好像另成了一派似的。雖然平常不大開口，可是喝了酒，却很能說。現在是厚生省的政務次官。

理論家小坂善太郎 生於長野縣，是以前的貴族院議員及樞密院顧問須三的長子。他出身於商科大學，是前任經濟安定本部長官高潮的學生。他和教授集團的一分子美濃部亮吉，有老兄弟的關係，是不是受了後者的影響可不知道，他的思想也是很進步的，據說在年輕的黨員中他以為頭腦最好。他和新進會的行動派對峙着，以保守新黨的招牌即修正資本主義的理論家自任。他是民主黨內第一個紳士，現任大藏省政務次官。

「青年將校」川崎秀三 畢業於早稻田大學，是已被追放的川崎克的兒子，以前曾任廣播協會會員。他是前任的文化部省參與官。以新進會的推進力自任，以積極的行動擁護着蘆田總裁。社會上最初對於新進會，曾目為革新派而寄與期待，但

等到看了他的關於聯立內閣工作的行動，原來的見解已改變了。某政客曾說：「川崎一派是青年將校」。

搖旗吶喊者寺島隆太郎 畢業於大東文化學院，是報知新聞社記者出身，在黨內雖是一個小兵，却也能說也能幹，有搖旗吶喊之稱。他是犬養系，新進會的會員，但和川崎、推熊一派合不來，却和小坂善太郎、小川半次等一起，以民主黨的知性派自任。在以聯立內閣為中心的這次黨內糾紛中，他也並不怎樣積極有所行動，而祇取着傍觀的態度。孜孜矻矻地在研究農業問題，雖是純真的居士，却略微有點神經質。

具有知性的小川半次 吃民政黨的飯成長起來，始終是黨人。他是新進會的知性派，在選舉前，曾極力主張把進步黨改名；在拉攏蘆田的一件事上，曾賣過氣力。他說今後的黨人非理論家不可，而大地重視知性；也許因為擔任過前任厚相河合的秘書之故，在孜孜矻矻地研究着失業問題。

被子弟所監視的五坪茂雄 曾任石川縣的中學、農業學校的校長二十三年之久，入政界才二年，即擔任了黨的總務。因為該縣的青年及壯年階層的指導份子，幾乎全是他的子弟之故，地盤寬意外強固。可是一方面，假使他混入既成政黨的頭兒政治，馬上會失去人家對他的支持的。去年他以無黨無派出馬，由於石黑武重的牽線，和犬養、橋等接近，因為說是進步黨將蜕化為保守新黨，所以他和有馬英二等一同入黨的，是屬於犬養系的人物。犬養被逐以後，擔任着蘆田派的支柱。

日本的病症

本刊東京特約通信

在去年一月底，日本勤勞大衆因反對吉田內閣的反動政策而爆發着二月一日的全國總罷工時，日本民衆對現有政黨的厭憎達到了最高潮，同時對於以社會主義爲標榜的社會黨的好感也上升到了最高峯。當時（二月三日）東京朝日新聞發表的輿論調查，包括二個問題，一個是「你支持吉田內閣嗎？」回答「支持」的佔百分之二八·四，「不支持」的佔百分之四八·七，「無意見」的佔百分之二二·九；另一個是「下屆總選舉你投那一黨的票？」回答「投社會黨」的佔百分之四五·三，「投自由黨」的佔百分之二六·〇，「投進步黨」的佔百分之二二·九，此外是協同黨的百分之四·五，國民黨的百分之二·五，共產黨的百分之五·一。可見

日本民衆當時最支持的是社會黨，結果在去年的四月選舉中，社會黨佔得了第一黨，接着，以社會黨黨首爲首相的片山內閣也登場了。

可是片山內閣幹了將近八個月，日本民衆對他的觀感又如何？對社會黨的觀感又如何？東京朝日新聞於十一月三十日又發表了一次輿論調查，那裏面的第一問是「你支持片山內閣嗎？」回答「支持」的佔百分之二五·〇，「不支持」的佔百分之五四·〇，「無意見」的佔百分之二一·〇；第六問是「下屆總選舉你投那一黨的票？」回答「投自由黨」的佔百分之二六·五，「投民主黨」的佔百分之二一·〇，「投社會黨」的佔百分之二〇·七，此外爲國協黨的百分之二·〇，共產黨的百分之二·一。

四，「持保留態度」的佔百分之二六·九。可見目前的片山內閣，日本人民對他的支持的程度，甚至較一年前的吉田內閣還不如；而他們對目前的社會黨的擁護程度，也不及自由，民主二黨，在日本人的心目中，社會黨應當退居第三黨的地位。

尾說：內閣的成就在食糧危機的克服與私人貿易的開放。這等於說，除了這二件事外，內閣並沒有什麼成就。但是，即使這二件事，也都是麥克阿瑟主動的，這能說片山內閣的成績嗎？所以內閣當然可說無能。至於社會黨的不爭氣，更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事，黨內有派，派內還有派，這是日本現有政黨中派別最多的政黨，相互間明爭暗鬥，迄無帶日，「日農」與「全農」之爭，西尾與平野之爭，以及片山、西尾與鈴木、加藤之爭，無一不表示「自己不爭氣」。

片山內閣固然幹不好，對社會黨也不能給以過高的評價，那末，換一個內閣，換一個政黨來領導內閣，是不是可以幹好了？如果以這事爲問，則在日本民衆，恐怕也是搖頭的多於點頭的吧？至少，是遲疑不能立即下判斷的要多於直截加以肯定的吧？原因是，現存的所謂五大政黨中，除社會黨外，共產黨根本不用提，傳說他的勢力够不上相當政權，即使能得上，客觀的情勢也不容許；國協黨，以

協同組合主義爲標榜，介乎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議員即使在沒有開庭黨時也不過三十來名，說好聽點，是組織聯合內閣時的藥中甘草，任何政黨上合都希求拉攏調劑，說得不好聽點，是大政黨的尾巴而已；至於自由、民主二黨，這是最可能繼片山內閣之後起來執政的，但是日本人民都已領教過了，他們不會把帶原，吉田二屆內閣的味道忘記得一乾二淨。輿論調查中表示支持自由、民主、社會三黨的百分比，不相上下，可是都不及「持保留態度」的多，原因大概也就在此吧。

再說，任何政黨上台都不會幹好，一方面固然在說明日本的政黨有着本質的缺陷；可是一方面，日本這個局面也的確毛病太多，不是那麼容易幹好。遙想了十六年的大山都夫最近回日本，在歡迎會時，各方面的人對他提出種種不同的要求，這事從另一方面看，即足以說明日本的症狀的複雜。各方面向大山表示的要求是些什麼？衆院議長松岡：「社會黨握着指導權時迎接大山氏回國，是莫大的喜悅。」早稻田大學校長島田：「請担任早大的領導者。」社會黨左派的加藤：「站在大衆的前陣指導民主化。」共產黨的野坂：「不要偏向一黨一派。」經濟復興會議的帆足計：「爲了復興日本經濟，希望對經濟界援助。」學術界的大塚：「擴設社會科學的空虛，作人民的國際性的代表。」勞動總同盟的島上：「作勞動階級的指導者。」產別會議的吉田：「作組織勞動者的好指導者。」日農的黑田：「想起了農會的從前曾受先生的鼓勵，農民們早已在期待着你的回國。」日勢的三田村：「請提示政治、經濟、工會應走的道路。」早稻田大學校友久保田：「請提示學問達到國際水準的途徑。」學生堀川：「絕對反對先生作政治活動。」這樣的種種要求，不啻是日本百病的告白。大山都夫不啻是萬能醫藥，固不用說，即使任何政黨恐怕也未必能開出一服見效的藥方吧？這藥方，還得日本人民自己來開。（一月三十一日葉森寄）



印度問題之前前後後

宋越倫

隨着戰後亞洲民族自覺運動的開展，印度終於爭得了一個支離破碎的「準獨立」的地位。雖然在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一貫政策之下，印度被分裂成爲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而且對於封建侯邦，英國復竭力鼓勵其分裂，直至今日，印回雙方以及藩邦之間的衝突，還未休止。但亞洲最大古國之一的印度鄰邦，在其到達自由獨立的最終目標以前，究已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在「弱小民族必須團結始能生存」的原則之下，我們相信印回雙方最後必能攜手重新建立偉大燦爛的文物之邦。

當敘述一年來印度局勢的演變之前，我們首先得追述一下印度獨立運動的梗概，尤其在二次大戰的時期內，印度人民爭取獨立的努力更值得大書特書，因爲目前印度的局勢，主要的不過是承其餘緒，到達「水到渠成」的結果而已。

原來印度爭取自由獨立的運動，自一九二〇年以來，即由甘地的不合作主義爲之灌溉扶植，惟因客觀情勢的制限，在實效上未能予英帝國主義在印的統治以致命的打擊，迨至二次大戰發生，印度的獨立運動始步上波瀾壯闊的道路。一般激進之徒，甚至不惜與德日合作，企圖藉軸心力量，以打破英帝國主義在印度的統治，而英國對於印度在戰時的依賴，無論從人力以及物力言，均較任何其他屬領爲重要，於是在印度獨立運動蓬勃開展、軸心會師

印度的危機異常嚴重之際，英國保守黨內閣乃不得不於一九四二年三月，派遣克利浦斯代表團至印訪問，並提出所謂「克利浦斯方案」，允許印度在戰後獲得自治領的地位，其內容如下：

(一) 英帝國於戰後給予印度以自治領之地位，以英領印度各省，組織聯邦，凡不願參加此項聯邦者，可不參加。

(二) 在未昇平自治領地位以前，根據現行憲法，成立印度中央政府，唯此項政府並非對議會負責之責任內閣，且總督仍保有否決一切之權力，印度國防，亦由英國駐印軍事長官負責主持。

此項方案，結果當然不能爲印度所接受，於是五月三日國民會議執行委員會在華爾達決議開始採取對英不合作運動，並要求立刻獲得獨立。未幾國民大會黨復於八月七日在孟買召開大會，通過尼赫魯與甘地所提「英人立即退出印度」的決議。不料英方突於九日將出席此次大會之國大領袖尼赫魯、阿薩德、甘地等逮捕下獄並以武力鎮壓各地叛亂，未幾甘地雖因病獲釋，然其餘諸人則被囚達三年之久。直至德國投降前夕，始獲釋放。

此後印度獨立運動即已進入黑暗時期，一方面因日軍進駐緬甸，印度形勢岌岌可慮，而印人對於英人之襲擊，亦與日俱增，此種情勢，直至一九四五年六月英工黨內閣成立，始告緩和。英工黨於六月十四日以克利浦斯方案爲骨幹，發表解決印度問題新對案，其內容包括：

(一) 印度憲法之根本改革，在印回合作，對日戰爭終了以前，不能允准。故此對案以臨時的解決方針爲限。(二) 總督對印度行政委員會有否決權，駐印英軍總司

令兼任國防委員，負責印度國防。(三) 改組參政委員會，除總督及國防委員必須英人外，其餘委員十三人則由印人担任。(四) 參政委員會之外交委員由印人担任，除部族及國境事件外，負責一切外交事務，印度並得派遣外交使節至各國，英國對印則仿與自治領關係之例，派遣高等專員。

英方于發表該項聲明後，即同時釋放尼赫魯、阿薩德等，並由印督魏爾遜邀請印度各派代表，出席希姆拉會議。此項會議召開未久，因受英國離間政策影響，卒無所成。自此以後，印度全國即發生大規模反抗運動，在形式上，印人不獨放棄棄素所奉行的「不抵抗」主義，而且積極從事全國性的怠工和叛變，尤予英帝國主義在印的統治，以最嚴重的打擊。此項反抗運動雖然歷時不久，但已使英國爲之氣沮，終于宣佈派遣內閣閣員訪印團，以與印度談判獨立，此項訪印團於三月廿四日抵印後，即分別與印回領袖甘地及真納等會談，並提出所謂「五月新方案」，並再度在希姆拉舉行會議，商討印度獨立問題。在此次會議中，主要議題爲回盟所提之「巴基斯坦」問題，當時真納堅決反對樹立足以影響巴基斯坦權力的中央政府機構，而阿薩德則主張一方面各省可獲得適度之自由，但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之樹立，實爲印度獨立的先決條件。結果此項會議又告失敗。未幾英閣員訪印團發表白皮書，提議另一新計劃，其中要點如下：

(一) 由英屬印度與各藩邦侯國組織「印度聯邦」，以處理外交、國防、及交通、必要時並賦予財政調度之權限。(二) 「聯邦」由英領印度與各侯邦選出代表，組織

立法院，對重要議案之決定，必須由全體議員過半數之出席，投票公決之，同時印國雙方代表之出席，亦須超過其額定人數之半數，方為有效。(三)除聯邦所屬屬地外，其餘一應權限應賦予各省。(四)俟聯邦憲法權力外，其原有一切所屬權限應不受牽制。(五)各省通過立法院及各聯邦政府，決定共同問題。(六)聯邦以及各省之憲法，可經通過議會過半數之票決，各達十年，要求修改。

英政府未幾復附加二項實行方針，徵求印度各方意見，結果真納首表反對，認為將受制于印度教徒。唯在回盟執委會討論之下，結果仍予接受。國民大會方面雖反對參加臨時政府，但對英方此項對案則表同意。七月間舉行制憲會議，國民會議派獲得壓倒多數，因回盟對此頗感不滿，乃于七月廿八日決定撤回對英國白皮書之同意，並於八月十六日實行不合作運動，發動全國騷動。而國民會議派則于此際聲明接受制憲會議召集方案，並對以往會加堅決拒絕之臨時政府方案，亦加接受。于是印度內部分裂之形勢逐漸顯明，而英方復于此際故意容納國民會議派之要求，聲明立即成立臨時政府。八月下旬，此項臨時政府在尼赫魯領導之下，實行成立。因此全印發生暴動，印回衝突不斷發生，此項形勢，直至一九四六年歲暮，仍持續不已。

以上為印度獨立運動的梗概，迨至一九四七年二月，英帝國主義對印內部的分裂工作已具把握之際，工黨首相艾德禮終於在二月二十日宣布對印聲明，英國政府將于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前退出印度，並將政權移交印度人之手。當時並決定將原任印度總督魏爾遜更換，改由蒙巴頓勳爵繼任。當時艾氏聲明：「印度現狀動盪不定，充滿危機；此種情勢，不容無限期延長。英國政府同意將印度制憲會議，依照內閣閣員代表團建議而制定憲法，提交英國議會。倘印度制憲

會議不能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之前完成憲法，則英國政府將考慮以印度中央政權交與何人。」

艾德禮此項聲明發表後，自多少給予印度人民以鼓舞與歡欣，但當印回分裂危機嚴重，制憲會議與臨時政府均陷僵局之際，此種聲明反而引起印度內部之分裂，尤其是艾德禮公開宣布「將考慮以印度中央政權交與何人」一語，所予印度分裂之鼓勵尤為重大。

艾德禮聲明發表未久，印度國內印回衝突區域急遽擴大而邱吉爾復于三月六日在眾議院公開抨擊印度臨時政府，認為「尼赫魯領導的印度臨時政府為一完全不當之政府，以印度政權交付尼赫魯，實為一大錯誤。此種言論，尤可說明英人對印度獨立之看法，而道出其一貫「分而治之」之用心。雖然下院對保守黨所提印度完全獨立修正案以三三七票對一八五票否決，然英人幕前幕後之分裂工作，反而與時俱增。

迨至三月八日，國大黨為使政權移交得以順利實現起見，特由執委會通過邀請回教聯盟派代表與國大黨代表面晤。並呼籲從速建立印回兩族間之和平，終止在旁遮省以及全國各地之暴動。為對回盟表示讓步起見，國大黨執委會並決定向回盟提出將旁遮省分為印回兩區。回盟對此，並無何種反響，而旁遮省之印回衝突更形擴大，死傷慘重。新任印督于三月二十日飛印履新後，形勢更為緊迫，回盟甚至於印督抵印之日，發動所謂「印回分治節」，實行全國性之示威。

迨至四月五日，印督蒙巴頓接見回盟領袖真納，復於十一日與國大領袖甘地及尼赫魯等會談，當時蒙巴頓表示萬一第三次世界大戰發生，印度可能成為海陸空軍基地，並力言印度如留在英國聯邦系統內，則無論在防務及經濟發展上，皆有互助之益。

其念念不忘印度之心情，在此次會談中透露無遺。

正當蒙巴頓下車伊始，印回分裂局勢嚴重之際，英印陸軍會議突在英倫秘密舉行，其間且有美國代表參加，會談主要項目為關於英軍至今年六月撤退後之英美應予予以何種援助，俾可保衛其北境「後門」，防止蘇聯之侵入。據英倫共黨「每日工人報」記載，此項會談係華盛頓之英美聯合參謀部所發起。同時盛傳美國國務院官員在新德里之人數已較過去激增，且美國軍隊並已開往印度北部，緬甸阿桑鐵路及戰時營房等地。華盛頓半官方面，亦予此項消息以間接之證實。

甘地十一日與蒙巴頓會談之際，雖有意推真納出任未來印度政府總統，俾造成印度之統一，結果因尼赫魯對此反對，乃告擱置。甘地於此，乃突然中止與蒙巴頓之會談，對於印度未來局勢，表示消極。

在另一方面，回盟領袖真納于十三日通知印督，堅持印回分治。印度獨立前途，始終陰雲密布。而英國對於印人此種趨勢，表面上雖表關切，實際則暗中助長。印督蒙巴頓並于十九日告知國大黨及回盟領袖，謂印度之國防，應視為共同而不可分之問題，蓋因英國亟願與印度成立軍事同盟，確保印度之國防，並保護帝國交通線。此種言論，足可顯示英國對印度之戀棧。而印回雙方，談判已無可能。

四月二十八日印度第三屆制憲會議開幕，回教聯盟代表全體拒絕參加，印度教代表參加者亦僅八省。印度統一之歷史政策至於已告絕望。迨至五月一日，印督蒙巴頓且已擬定印回分治計劃，由由英閣加以審議。制憲會議于五月二日在新德里閉幕後，蒙巴頓再度與真納會談，接受回盟所提之分治計劃。至此，印度分裂之局面已定，而南部聯邦特拉

幾哥爾及哈德拉巴德、馬蘇爾等亦紛紛準備獨立。蒙巴頓于十七日與印度領袖舉行最後一次會談後，即于五月十八日飛往倫敦，與英內閣印度問題專家舉行重要會議，自艾德禮首相以次，全體參加。此項會議於五月二十三日結束，內閣會議即批准印督所提擬于六月二日向印度領袖提出關於政權轉移程序之計劃書，此項計劃書即包括解散印度現有制憲議會，代以印回教徒分別產生之兩個制憲會議，草擬印度分治憲法，及孟加拉省與旁遮省內務實行分治之計劃。同時真納復向英方表示，願將巴基斯坦成爲英國未來之自治領。而英方自印督蒙巴頓返印後，即着着布置，企圖與各邦分別訂立條約，或將軍隊駐紮各邦，以間接之方法保持其對於印度之控制。

印督返印後，即於六月二日與印度政治領袖七人，舉行圓桌會議，對於一九四六年英內閣訪印代表團所主張之統一印度方案，已完全將其推翻。新方案要點如下：

- (一) 孟加拉與旁遮省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底以前，實行回教徒與印度教徒分治；
- (二) 現有中央政府代以兩個分離的內閣；
- (三) 選出新制憲議會，草擬回教分治國之憲法，現有議會將草擬印度教徒之憲法；
- (四) 在英軍退出印度前，印度將由兩個自治領組織之，可以自由退出或不列國聯邦，另由各邦組成第三自治領，可以保持獨立，並得加入印度教徒分治國或回教徒分治國之任何一方；
- (五) 信德省立法會議將召開特別會期，以決定分治；
- (六) 如旁遮省決定分治，西北鄰近省份之選民，將舉行複決，以決定是否與旁遮省採取同樣措置；
- (七) 如孟加拉省分治，則回教佔多數之阿薩姆省亦可舉行複決；
- (八) 印度聯邦之地位，並無改變，即英國在各該地區中，仍具有「最高之權力」。直至英國全部退出爲止，此後如分治計劃實現，各藩邦可參加印回任何一方，或運行獨立。

此項新方案之宣布，實爲英國對印政策最明顯之表現，二百年來「分而治之」之統治傳統，至此復被運用，而蒙巴頓于發表此項方案後，對渠一再熱望促成印度統一之諾言，竟隻字不提，並于四日對記者宣稱：「英國將于本月八月十五日將印度政權移交印回兩自治領政府，印回兩制憲議會將獲得自治領地位。」當時美國共和黨議員西勒即指明此項英國對印之措施，無論就地理、歷史以及經濟方面言之，均爲「一悲劇之開始。」而甘地對於國大黨之接受此項計劃，亦始終表示反對，並謂令不能迫使回教接受印度統一之議，至少亦不能對分治計劃表示苟同。尤其是各藩邦在此項分治計劃敲門之下，紛紛準備獨立，印度內部情形日見紊亂。印回雙方對於英國此項分治計劃，分別于六月八日及十五日決定接受。自此以後，印回分治工作即被着着進行，至七月二日，印督蒙巴頓並下令將現有印度陸海空軍分別派往印度斯坦及巴基斯坦，俾在九個月內劃分爲二，使之不脫卻英國之「援助」，並將使英軍因此展緩撤退之期。印回雙方雖均將自設參謀部，但仍將由英國顧問之調度一切。同時隨着「印回分治」獨立法案的正式在英倫宣布，印回的衝突形勢更爲緊張，而在英國正式批准該項獨立法案之前，印回衝突已達頂點。

七月十八日英皇正式批准印度獨立法案，至此印度在名義上雖已成爲獨立國家，然印度內部之分裂，亦自此開始。英國於批准此項法案後，即于七月十日同時在倫敦及新德里發表聲明，決定改組原有印度臨時政府，由代表印度斯坦及巴基斯坦之未來政府兩方面組織成之，在八月十五日印度斯坦及巴基斯坦二自治領正式宣告獨立以前，由此一業經改組之臨時政府行使職權。兩方面在討論其本身領土問題時，將分別舉行會議，但在討論共同會議時

，則將舉行聯席會議，而由印督蒙巴頓總其成。經改組後之印度聯邦政府，在印度斯坦方面，由尼赫魯掌外交，共和邦關係及法律；拉加巴查里掌工業，供應及財政；馬泰掌運輸、鐵道及交通。在巴基斯坦方面，則由艾里掌外交、財政、共和邦關係及國防；尼希泰掌交通、鐵道、運輸及國務部；蘭特里加掌商務、工業、供應、工礦及電力。

印度分治工作着着進行之際，內部衝突表面上暫告緩和。八月一日印度廿二藩邦統治者並正式表示願意參加印度聯邦，唯是否在聯邦政府之形式下採取獨立，抑或參加印度斯坦或巴基斯坦之任何一方，則無決定。(此項藩邦包括特爾柯、巴羅達、交趾、拉畢南拉、瓜里沃、巴西亞拉、吉大、比卡那、喬特浦爾、鄧迦浦、達爾、那那那、加拉華、潘斯、泰里卡華爾、活里戈特、山格里、泰奧、巴里泰那、法爾丹、凱拉迦及沙斯摩等。)

回教方面，于十日在辛德省議正式成立巴基斯坦制憲議會，從事起草憲法。同時要求聯合國，準其參加爲會員。唯印回雙方在正式分治前夕，各地鬥爭仍甚劇烈，如拉賈爾一小城市，在一夜之中，化爲灰燼，人民死傷數以千計，其他各地印回雜居之處，此種情形比比皆是。

印回分治計劃終於在八月十五日正式實施，蒙巴頓于十四日先期至巴基斯坦之首都所在喀喇蚩，將政權正式移交于回教領袖真納，並卸除末任總督之職務。當真納乘敞車抵政府官署，自蒙巴頓接受的禮炮聲中，各地印回衝突仍繼續不絕，甚至最受人尊敬之甘地，其所住加爾各答寓所，亦遭人拋擲石塊。印度斯坦新任內閣仍由尼赫魯負責，担任總

理職務，並于十五日起正式執行印度斯坦自治領之任務，當慶祝儀式進行之際，甘地勸告印人禁食與紡織，並對羣衆謂「印度兩自治領所負之責任甚重，故印度人民必須禁食二十四小時，以紀念此一節日。每一印度人應在此日爲全印度之福利而禱告，且在此日盡力紡織，將印度之貧富人民結在一起，且使無數之人民獲得職業。」一種愛時愛國之情，溢于言表。此外新德里青年學生復集隊遊行，攜一紙棺上書「英帝國主義」，並將其付之一炬。

印回分治後，印度斯坦總督仍由蒙巴頓擔任，巴基斯坦則由回國領袖真納任行政長官，負責全自治領統治。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前，仍以自治領地位，與英帝國維持關係。

印回分治以後，既在英國「分而治之」一貫政策之下，分裂成爲印度斯坦與巴基斯坦兩大壁壘，其他如封建土侯所統治的六百餘個藩邦，亦暗中受英國鼓勵，可能另行分裂，自成一團，名之曰拉基斯坦。如是不備印度在疆土上陷入四分五裂之局面，即在經濟以及國防之觀點言，亦屬危機四伏，在此後數十年中，難以獲得繁榮強大之客觀條件。而英帝國主義者之所以樂于促成印度之分裂，蓋即在利用此種情勢，以繼續操縱印度之局勢。

自經濟之觀點言，巴基斯坦主要的產業爲農業，印度斯坦則爲工業，印度經此一裂，正如南韓之與北韓，在產業、以及物資的交流上勢將無形隔絕，形成偏枯之象。自印度經濟的遠景觀察，單就糧食一項，即將成爲問題，如緬甸米源未能源源供給印度，則印度斯坦的民衆之將陷入普遍的饑餓，殆爲不可避免的事實。此外如印度最大農作物之一的苧麻，其大部產量亦均分佈于巴基斯坦境內，而所有製麻工廠，則全部被集中在印度斯坦，經此一裂，分

則印度斯坦的製麻工業勢必全部被迫停止，而巴基斯坦苧麻外銷，亦將遭遇嚴重打擊。在工業方面，印度斯坦掌握着全部的實力，其煤鐵之生產，足以供給其重工業而有餘，此外如紡織工業，幾亦全部集中於印度斯坦，故在經濟全部情況言之，分裂之局勢，對於印度斯坦固有利，但于巴基斯坦之前途尤多隱憂。至于國防問題，則情形更爲嚴重，分治後英國雖擬以英國軍事幹部爲中心，以調和印回雙方的部隊，建立統一的聯合機構，然以印回雙方深受宗教以及英方分化政策之毒，此種機構迄難獲得融和之效果，而最後的結果勢必就宗教之界限，分別加以統制，此于未來印度國防，實爲一大打擊。他如藩邦問題，其錯綜複雜之情形尤予印度全體以打擊。故自八月十五日印回分治計劃實行，印度斯坦及巴基斯坦正式成立以後，印回雙方之衝突更形激烈，其範圍且波及西北邊省，印回雙方甚至不得不決定以飛機轟炸暴民，此種情形，可以窺知在分化政策下印度民族之不幸。

自八月十五日印回分治後，此種衝突始終不絕，及至九月十六日，巴基斯坦出席聯大首席代表克漢爵士於行抵倫敦之際，甚至公開宣稱準備將此項衝突向聯大控訴，否則巴基斯坦且將訴之于直接之行動。同時甘地與尼赫魯亦于十六日分別譴責回國，甘地謂如巴基斯坦不願糾正其錯誤，則印度與巴基斯坦之間將不免發生戰爭。其在二十六日在新德里一祈禱會中之發言，素以反對暴力著稱之甘地，甚至公開宣稱「必須一戰」以解決紛爭，可見局勢之嚴重。

五

印回衝突在此後數月中，始終纏綿不絕，而克什米爾之印度藩王因決定將該邦加入印度自治領，

復于十月二十五日掀起異常劇烈之印回衝突，雙方均以輕重武器激戰，迨至十月二十八日，形勢更趨緊急，此種小規模內戰，繼續延長至一九四七年底，未能全部結束。而印度斯坦在十一月十七日在新德里舉行之首次制憲會議，亦奄奄而無生氣，制憲工作，未如理想之有進步。

綜觀印度一年來之內外形勢，可以充分看出在英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策略的一般以及印度內部民族間猜忌情形的嚴重。縱在形式上印度已爭得了一個準獨立的虛銜，但從實際觀察，則印度在紛亂崩析的情形下，即令一九四八年六月以前英國的統治勢力能如期徹底退出，其遠景亦甚可悲，何況在世界強權政治的推演之下，不獨英國勢將繼續玩弄其間接操縱印度的魔手，即在美國，爲了應付亞洲未來戰略，亦將對印度的未來倍表關切，在有形無形間參與英國對印的控制。

以印度本身言，無論就制憲，劃界，以及如何維持印回雙方以及藩邦之間的聯繫言，均在在有其困難。尤其在歷年印回交惡的情勢之下，印度分治後各邦間的和諧是絕無希望可言的。雖然，印度在「支離破碎」「四分五裂」的情形之下，當前的境遇這樣黯淡，但尼赫魯說得好：「我們目前的目的，就是盡量爭取印度的解放（即使一半或且四分之三都好）之後才來討論其餘的獨立問題」（見Labour Mouth，七月號）無論如何，大英帝國在印度的統治是逐漸接近尾聲了。在東亞民族自覺運動潮流激盪之中，印度內部的紛爭必有其解決之一日。如果一旦印回雙方與英方的聯繫完全切斷，相信雙方必能捨棄民族、宗教、以及階級之間的成見，站在弱小民族求生存的大前提之下，會得重行合作，建立自由幸福而又富強的新印度的。

東久通官 日記 (三)

日·東久通官 總彙

維持秩序

內閣組成以後，我搬進首相官邸去住。這建築物已有一半被燬於空襲之下了，僅辦公室一部份還殘留着。玻璃窗上還貼着防空用的十字紙條，燈火管制時候用的黑窗簾也依然吊在那裡。大門裡面及大走廊裡，擺滿了鈴木內閣時代剩下來

的衛兵床舖，這官邸真是弄得一塌糊塗了。每個房子的辦公桌上都放着電話，但是幾乎全是不能通話的。汽車雖有，既無司機，車子的毛病又多，這座像是在歡迎我進去的首相官邸，其機能已大半喪失掉了。

總理大臣的辦公室，是那樣的黑暗和陰寂。

社會還是那樣的混沌。官城前和許多別的地方，每天都有自殺的人。街頭巷尾都是亂糟糟的，人心動搖已極。首相官邸也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似乎不知什麼時候將有被襲擊的危險一樣。

正門警衛森嚴。

首先，我分付撤除正門的警衛，同時告訴秘書官傳知大門士的傳達，對於進出官邸的客人們都要和氣的招待。我又分付人將窗上的十字紙條洗去，把黑窗簾取去。使我能遠眺晴空，呼吸新鮮空氣。並使那夏日的陽光射到房裡來。

窗外，舉眼一望，全都是燒後的殘餘。那已被燒成黑色的樹幹，會幾何時，又已發出了新綠的萌芽。

晨十時進宮，拜見天皇。奏呈接受組閣大命，並將閣員名單呈上。下午，在舉行親任式以後，召集了第一次閣議。傍晚，對全國同胞作廣播演講。

我的廣播，現在回想起來，也許是一種破例的廣播。因為我想在這種時候廣播，是應該使全國人民都知道我接受組閣命令的時候天皇所說的話。緒方書記官長的意見，也與我完全一致，他說：

「這時候一定要使天皇與人民之間接近起來。關於時局問題，天皇是怎麼想法，也必須使人知道。從前，只有每年春頭一度天皇出來拜祭，什麼事情也不讓他知道。歷代總理大臣接受組閣命令的時候，也不要他賜什麼言辭。到底總理大臣要做些什麼事，也不讓人民知道。君民之間實在隔閡得很。

應該是讓人民時常可以看見天皇，時常可以聽見他講話，像這次停戰的時候，天皇的廣播，使國民全體都聽見了，明瞭了。這樣才對。」

我接受組閣命令的時候，天皇雖然只說了很短的幾句話，可是，我已經從我的廣播中，傳達給全體國民了。

那一部份很不願投降的軍隊，聽到或讀到廣播的全文以後，也許會對於目前極為險惡的情勢，稍稍明瞭一些吧！這也是書記官長苦心孤詣想出來的「維持秩序」的辦法，現在想起來，真是不勝感慨。

我的第一次廣播，內容要點，是：

從現在起，我是新內閣的首相了，也就是要從現在起，負起收拾這困難局面的責任。我想在這時候，講講我所想起的一些辦法，同各位同胞一鼓勇氣，來克服這時局的難關。昨天，天皇在賜我組閣命令的時候，他說了幾句話。他說：「特別要尊重憲法，以詔書為基礎，努力統制軍隊，維持秩序，收拾時局。」我聽了這話，覺得非常感激興奮，我的組閣方針以及今後施政基礎，一切都服從天皇的話。我想：從世界大勢或日本現狀來說，太平洋戰爭都必以非常的措置來結束，現在事已至此，我們對天皇真是沒有什麼可說。在這樣國難之秋，我們只有展開腦筋，一滴感謝之淚。

天皇一旦下了決心，我們臣民們便只有放棄自己的意思，一致歸奉天皇的意思，這便是我們國體的精華。迴顧戰局對我不利以後，全體國民都在高唱着維護國體。國民諸君應該知道：表現國體的真正姿態；那才是維護國體的第一步。天皇對我臣民的衷情已經完全知道，但是，社會如此混亂，他還不大明瞭，我現在要嚴肅的告誡全國軍民和同胞諸君，我們要全體一致，不許有背叛天皇意思的行動。

日本倘能舉國一致尊奉天皇的意思，一絲不亂的克服國難。這樣，縱然是戰敗國家，也必能使世界各國嘆服日本國體的偉大。越是在困難悲運的時候，越應該發揮國體的價值。我自己也將仰體天皇的意思與訓誡，制訂施政的根本方針，尤其宜示榮協萬邦的意思，我們非努力以赴不可。今後，必就這一項問題盡最大的努力。

在天皇的話裡，有「兄弟閱讀」一句，這在日本與中國過去會是一個悲慘的問題，我想：也應該藉此機會，不問勝敗關係，以「長空萬里」的氣度，相携清除既往弊害，新而建設新社會。互敬互愛；再莫演互爭雄長的悲劇。這樣，可以補償中日戰爭以來數十萬人民的大犧牲。

當今政府的任務，主要的有關於如何實行波茨坦宣言的交涉。天皇正在懸念着人民的生活問題，衣食住各方面他都深刻的注意到。政府方面今後將考慮各種辦法來解決這些問題，同時，也希望各位同胞，表現同胞愛，相互扶助，以減輕大家的困難。我尤深切的期待着全體國民作最大的忍耐，保持大和民族傳統的光輝，勿負天皇的厚恩。

停戰後，在東京及鄰近各縣的部隊中的少壯軍人，他們也是以護持國體的願望，他們想：「倘若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那就不能達到自己的目的了。」於是，他們反對接受那宣言，計劃佔領皇宮。預備在早日的午夜實行這計劃。發現這計劃最早的是岩田司法大臣和小畑國務大臣。他們非常恐慌的，告訴近衛和緒方轉告我。我知道這消息以後，立即召見他們的代表，我對他們說

明現在的國情，我說：「現在你們出此舉，不單不能達到你們護持國體的希望，也許反招亡國之禍，也說不定。」

他們被我說服了以後，立即回答說：「你的話，我們都非常明白了，今夜十二點鐘，我們全體都集合在二重橋前，請總理大臣直接對全體講話，這樣才可以鎮壓下此次的暴動。」我當時對緒方書記官長講，只要我的話可以說服他們，我到那裏去講都可以。

緒方的考慮比較週到，他說：「且慢；倘若直接出去講話，那時你身邊什麼也沒有；當你話還未講完的時候，萬一發生了事情，那政府就更麻煩了。」

「很對。我不出去，總要想出一個與出去講話有同樣效果的辦法來。」

結果，想出了用廣播代替講話的辦法，但是：「把這些事情都廣播出來，也不大妥當。最好是先和他們商量好文字的內容再廣播。」

這時候，我的心情萬分緊張，在我首用官邸的辦公室裡等候了一夜。我穿着整肅的軍裝，專在等那裡出事情，我就到那裡去講話。

廣播到底是否發生了效力，我也不知道。總算萬幸，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

這批少壯軍人，他們認為中校以上的人就都是老朽，所以也不連絡他們。所以在少校以下的想過來以後，完全中止他們的計劃，表面上，好像一點問題也沒有。

事後，我從緒方國務大臣處得到些情報說：「當日白天確有許多運輸軍隊用的大卡車

由東京向郊外駛去，但是，照預定的時間，在皇宮前面集合的，却只有極少數。也許大部份的人都聽到了廣播，所以中止進城了。」

第二天，我就首先召集東京附近的各軍司令官，以陸軍大臣的身份向他們訓話，叫他們根據天皇詔書的精神，澈底向部下曉諭停戰和無條件投降的意思。

X X X

為了與美軍接洽第一批佔領軍登陸事，日本全權代表河邊中將等一行十九日出發飛赴菲律賓。預定二十日回來。到了時間他們還沒有回到東京；我們等了一個通宵也沒有到，我心裡有些焦急了。正在不安的時候，忽然連絡電報來了。他們因為飛機發生故障，已經在天龍川河口被迫降落了。知道這消息以後，大家才放下心來。

二十一日晨，被迫降落在天龍川的河邊全權代表一行，平安的回到東京。他們立即向我報告交涉經過，並交我兩封文件，一份是交全權代表的，一份是交日本政府的。以前，我們非常擔心，不知道美軍方面要提出些什麼條件。現在由這文件中，已經明瞭了美國方面要求事項的大綱，我纔安下了心。

毫不遲疑的我伴同河邊代表去見天皇，由河邊親自作詳細的報告，天皇知道了大概的情形以後，顯出了很安心的樣子。河邊代表告訴我

「在我的印象中，覺得聯合國方面的態度是十分有理性的。在會談的時候，美國方面也並不分什麼勝敗，乃至使我們沒有不必要的屈辱感。」

當我們說明日本的事實的時候，要聽的地方他們就聽取。作結論時候，也是非常決斷，很切合實情的。

在這文件上，決定美軍第一批佔領軍二十六日到達厚木機場。在二十六日以前，所有日本飛機一律解除武裝。我的命令發出去以後，厚木機場的相模原航空隊不聽從命令，依然在那裡飛。我曾經表示過以海軍去嚴厲的對付他們，但仍然是不服從命令。最後，我沒辦法了，只有請天皇派高松宮去說服他們。一直到二十四日傍晚，那些強佔機場的地上勤務部隊，才把機場移交給海軍治安隊。

二十五日，從早到晚，美軍飛機在東京附近上空飛了一整天，在這一整天裡，我懼怕出什麼事情。在這一整天，不，實際只有十二、三個鐘頭裡，現在我回想起來，還感覺戰戰兢兢。

因為天氣關係，原定二十六日美軍到達厚木機場的，延遲了四十八小時，先遣部隊在二十八日才到。因此，麥克阿瑟元帥也順延到三十日才到達東京。

麥帥抵日

麥克阿瑟元帥是三十日到達厚木機場的。事前我本打算去接他，但是美國方面通知，除新聞記者以外，什麼人都不到機場去歡迎。

關於美軍先頭部隊到達的情形，及麥帥到日的狀況，我的秘書從朝日社記者鈴木得到一些報告，是這樣：

「八月二十八日清早，鄧琪上校(Col. Trench)所指揮的先頭部隊大約一百五十餘名，先到達厚木機場。比預定的時間還早了一點。日本方面的接待委員們都有些手足無措的樣子。日本方面接待委員會的組織，是以內務省，外務省，大藏

省等有關係的代表組成的，由有末中將任委員長。在接待人員的歡迎中，美國陸軍運輸機C-47一架降落在厚木機場。鄧琪上校首先步出飛機，後面隨着若干名同來的官員。美軍官一行下飛機後，立即由招待人員所備的汽車接往招待所。鄧琪上校初到招待所的時候，表情頗為緊張。護衛人員都實彈侍立。這一天裡，關關轟轟的滿天都是飛機，運輸機戰鬥機之外，還有一些轟炸機。美軍是初次到日本的，他們都帶着異樣而深刻的感覺。鄧琪上校和他所帶領來的先頭部隊，當天就住在原來駐紮厚木機場的相模原航空隊內宿舍裡，那裡面都換過了新的床鋪，並且連餐廳也是改造過的，由從前帝國飯店的廚子來準備西餐。

八月三十日，正午時候，麥帥到了。他所乘的是銀色的大運輸機，機名叫做「巴丹」。這時候，情形完全不一樣了。完全沒有警戒機的聲音，所以也沒有一個大來歡迎，僅只有各報館每家派了一個記者來。也有幾個照新開影片和攝影記者。大運輸機着陸以後，立刻打開了機體的門，電動的銀色梯子放下來了，於是麥帥走下機來。麥帥是長身身材，臉色微黑，手裡拿着一支煙斗。他向周圍慢慢巡視一遍，然後，慢慢的走下來。有些像是在做戲。薩茲爾參謀長等跟着下來。麥帥等走到滿生草內機場空地上時，總司令部的外事部長即刻趨前去與麥帥握手。

並且問麥帥：「元帥，有什麼話對記者們講？」麥帥稍微考慮一下，他說：「由墨爾鉢到東京，是一段很長的旅程，現在我終於到達了這裡。解除日本武裝的事，也並且經過流血就完成了。他說完以後，便被攝影記者包圍了。其後，率領了愛格爾巴克中將等，乘汽車直赴橫濱的新克爾多飯店。

對麥帥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他的表情非常自然，聲音很圓潤，聽着感到和藹而溫柔。言語的清晰，非常感人。使人覺得他一點都不像軍人。但是他服裝上，他完全是五星的將徽，叫人一望而知是元帥。可是，他完全不是前報所說的那樣，他完全不是那樣。我自從就讀了理大以後，我安心了。那不僅是美軍登陸的時候發生流血的不幸事件，也會增加各國對日本的不信任。那就增加日本的困難。萬幸，日本全國國民都因為認錯了時局而心非常快樂。我並且祈禱着今後也如此。我衷心希望，萬事都平安。從那時起，我總想早到橫濱總司令部去訪問麥帥，我把這意思告訴重光外相，他說：「時機還未到。以後，我又去見麥帥的望。」

九月十四日，我內秘書太田有事到橫濱司令部去，他會見了軍事秘書懷拉斯將軍，他聽說我要見麥帥的事，美國方面完全不知道。當時太田很詫異，回來報告我說：「明天下午五時，一定去拜訪麥帥。」

第二天，我便正式到了橫濱麥帥司令部。我當時就想：麥帥不只是一個人物，他是現代美國的政治家中，也是出色的人物，他將在完成他的佔領日本的任務，辭却聯合國最高司令官以後，回到美國，也一定佔很重要的地位。我希望麥帥在佔領日本的時期中，深深瞭解日本。無論為世界和平或為日本着想，深望美國去。我也將努力使麥帥佔領日本政策，推行順利和成功。

佔領日本的第一步，是歷史上所未曾有的一個吉兆。這也是麥帥的第一步大成功。將來的

言論自由

快，想說的話不說，世界上就會漸漸的變成不愉快。只期下些話，那還會有什麼真實現現？

戰爭中，日本社會就是這副形相。明治天皇的詔諭裏，有「軍人不得干與政治」一句名言，實在值得我們深自警惕。由軍人口裏談政治，這就逐漸流於以武力，以威力作背景，最重要的便是言論自由。

一個軍閥在明治天皇的話裏，也是明白的說：以武力為背景而談政治的人，是軍閥。新聞記者在總理大臣以後不久，我答覆一個外國

來，言論自由也要慢慢的表現出來。起，因為實際的情形是如此，所以我先由自己作起，大膽的說，把一些不合理的言論打壓法取締自由都廢止了，並且還更進一步的制定一些取締妨害言論自由的規則。

我在剛一組閣的時候，就把憲兵司令官喊來，我嚴厲地命令他：「憲兵除軍事機關以外，什麼都不能管，更絕對不能過問政治。」

以前我會考慮過，不應該以警察的力量來取締共產黨或共產主義。這問題毫無使用權力或威力的必要。想來，更不用說壓制。這問題才決定出一個正當的方向來。

我有很強的自信心，相信日本民族是可以這樣的。日本在過去，有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去了種種言論的自由。今後，每一個日本人都應該有與責任。應該認識自身在重建日本社會上的自

八月二十八日，我第一次接見內閣記者團，

很坦白的表明了我的意思，主張言論自由。

聽 訴

我這總理大臣並不是國民所選出來的，國民到底在想些什麼？所以用投書的辦法，與國民大實量的結果。八月三十日在報上發表，請全國國民投書向政府投書。

國民投書，我希望能到你們大家給我的不滿的信。內容不許苦訴，或各種的困難。雖然我不能再一一的覆，但總的說，我總儘速解決。我總儘速解決。我總儘速解決。

這兩天以後，有許多投書來。我讀到這些投書，覺得非常的人員，真是非常忙。我讀到這些投書，覺得非常的人員，真是非常忙。我讀到這些投書，覺得非常的人員，真是非常忙。

種種的問題都來了，有許多是眼前正存在的問題。有些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有些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有些是已經解決了的問題。

有完全自由，但是鄉村地方執行得並不徹底。有完全自由，但是鄉村地方執行得並不徹底。有完全自由，但是鄉村地方執行得並不徹底。

我並不是隨便看看這些信就算了，當遇到重大問題的時候，我就就拿這些信作為輿論，來供

必要的參考。直繼續到我的內閣辭職的時候為止。

感 服 中 國

停戰之後，關心中日關係的各方面，聽到了蔣主席所發表的，不以暴還暴，不道義的訓示。戰爭上敗於中國；在道義上也敗於中國了！日本在又聽說蔣主席在開羅會議時，對於日本將來問題也提出意見：「關於日本國體，應該由日本人自己來決定。」

我從心裡發出一種驚異，我實在應該自己承認這番話走一趨。實在不可能再說，也應該發表過一個「不以蔣介石為對手」的聲明，所以我和近衛公說：「你是發表這聲明的人，假如蔣主席許可，你應該去作謝罪使節。」

近衛公聽到這話以後，抱頭來「呀」了一聲，並且苦笑着說：「那恐怕很困難吧！」

不採取報復的心理，不只是蔣主席一人而已。我在九月某天晚上，接見中國中央通訊社記者宋德和君。宋君是外國記者裡最年輕的一個人，在我接見他以前，我想他一定是怨恨日本，因為日本在戰爭中對中國人真是無所不用其極。但是，走進我的房間來，宋君一點都沒有怨恨的神氣，反而是很坦白，很和藹可親的態度。這事使我覺得非常慚愧，當然在中國還不止有千百個宋君，這都是蔣主席的「不以暴還暴」聲明的感召。

在道義上，日本的確敗於中國了。因此，我一再強調：應該改變對中國的認識，應該尊敬中國及中國人！

亞 洲 時 事 日 誌

本刊資料室

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至卅一日

一月一日

△日首相片山向日本人民發表新年致辭，強調全國必須奮力反對共產主義到底。並且說社會黨是日本國內唯一能將共產主義逐出政治及工業之政治集團。又說，日本需要至少五十年的時間，在物質上及精神上再造國家。

△中國參加慶祝緬甸獨立大典，特使葉公超飛抵仰光。

一月二日

△日戰犯東條今於軍事法庭受審時，重申其戰時蠻橫論調，認「中國應對中日戰爭負責」，矢口狡辯，不承認日本對華侵略戰爭有何過錯。

△遠東委員會下令通知麥克阿瑟，對於日本由國外輸入糧食之數額，應予以限制。規定日本在國內應實行糧食配給制度，向國外輸入糧食之數額，以僅足使令人民免於饑饉之最低額為限。

一月三日

△印度向聯合國機構就巴基斯坦協助侵入喀什米爾所構成之「侵略行為」，提起控訴，請安全理事會立即制止巴基斯坦之行為，否則印度將不得不進入巴基斯坦領土，對侵入者採取軍事行動，俾資自衛。

△日外務省因洩露和約密件（即美「世界報導」World Report近披露之日本和會反要求文件）改組，二次長三局長撤職。

一月四日

△被譽為東方第二大寶石之緬甸，今日自英國王冠上取下，而於三日上午十一時（格林威治時間）成爲一獨立共和國。此一時間，乃佛家星占家爲此新自由國家誕生所選擇之最佳日期。今日黎明時，在此間政府建築物上，飛揚六十二年之英國旗降下

，紅藍兩色相映之緬甸新國旗，即徐徐上升。旗上有大星一顆，代表緬甸聯邦，小星五顆，代表緬甸主要之五族，當新國旗飛揚慶祝此一盛大典禮之禮砲隆隆不絕於耳時，緬甸首任總統蕭恢塔稱，緬甸已再度獲得自由矣。

緬甸總理達欽努升起新國旗，高呼受保護時代，業已過去，旋即提出警告語：吾人必須建立國防軍，並改革國家，使緬甸能適合其新生活。達氏最後宣讀英王，英首相艾德禮，外相貝文之祝賀聲明，其中多指出新緬甸共和國之誕生，係由於友好之談判，而非由於流血。

△緬甸議會批准十月十七日所簽「英緬條約」，共黨議員投反對票。

△莫斯科廣播：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十一月卅日致送照會答覆中國外長王世杰，內稱

：「對日和約之準備工作，應由中、蘇、美、英四國外長組成之外長會議，此四國即出面簽訂日本投降條款者，且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之莫斯科協定中復承認其在戰後日本問題之特殊利益。然遠東委員會之其他會員國曾協力擊敗日本者，在和約之準備工作中，其利益及貢獻亦應受考慮。是項準備工作，應由外長會議依照處理對德和約之程序加以籌備，並使上述各國能參加特別小組委員會與附屬委員會。」按蘇聯會於去年七月二十二日提出四強起草對日和約之建議，以反對美國所提出遠東委員會十一國共同起草條約，且四強無不決議之建議，蘇聯於八月二十九日及十一月二十五日又重申是項建議。上述蘇聯會乃係答覆王部長上月五日之照會者。

一月五日

△甘地晚於祈禱會演說，反對印巴內戰，祈禱恢復好意，不將喀什米爾問題提控於聯大。

△日政府決定今年起實施「五年經濟計劃」，將從來之纖維工業中心主義，轉換爲機械工業中心主義。

△日社會黨全農派平野以下十人，發表脫黨聲明。平野準備另創新黨。

△緬甸總統發表緬甸脫離英國後的第一次政策聲明說：「緬甸今後將在創立社會主義和剷除資本主義。緬甸將培植它和其他各國之間的友誼，但決不容許別國來侵犯它的領土完整。緬甸打算立即建立受過高度訓練的海陸空軍，以保衛本國防止外來的敵人。」

△九龍舊城內之我國居民米沛唐、劉毅夫二人，因所謂企圖對香港政府施用之苦力拆

除渠等木屋之工作加以阻礙之罪名，被香港警廳逮捕，中國輿論譁然。

△英國拒絕蘇聯再度主張由中美英蘇四國外長會議草擬對日和約，並重行聲明此項和約應先由遠東委員會十一國負責起草事宜。英國對於蘇聯建議及中國最近提出之折衷方案均不贊同，認為十一國和會應採取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制，且將擁護緬甸與巴基斯坦參加。

一月六日

△關於九龍居民被迫拆遷事，我外交部向英駐華大使館提出抗議，並要求英大使即電告港政府，停止一切強制措施。

△東條今在受審庭上，勉強供出日本發動侵略戰爭，日皇事前同意。

一月七日

△東條自去年十二月廿六日受審以來，今晨十一時十五分告一段落。遠東軍事法庭立即開審關東軍司令及日本參謀長梅津。

△安南王保大在日內瓦與法駐越高級委員波拉埃舉行會談，討論法越未來政治局勢。

一月八日

△日社會黨左翼領袖松本治一郎，勸告片山內閣辭職。

△聯合國監督朝鮮選舉代表團，今由東京赴漢城。下星期舉行首次會議，選舉主席，並訂定監督選舉章程，其選舉日期為三月三十一日。被派參加代表團之九國，今僅中、印、澳、非、法及敘里亞六國答復。

一月九日

△保大與波拉埃談判，關於安南在法蘭西聯邦內改建獨立國事，在原則上成立協議，並商定由保大為安南臨時政府元首。保大準備復辟，惟復須以統一及獨立為條件，包括北圻交趾及安南聯合。

△日內閣常會決定，四大財閥銀行，(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不處于經濟分散法範圍之內。祇相稱：政府因恐此種有力錢行之倒閉妨礙日本之經濟復原計劃，因之採取此種果敢措施，將其免予解散。政府將為其任命新人員，以消滅其財閥色彩。

一月十日

△法內閣舉行特別閣議，討論

越南局勢，本週初在日內瓦與越暹皇保大舉行會商之法駐越行政委員波拉埃返巴黎，準備向政府報告會談經過。

△聯合國朝鮮委員在漢城發表首次公報，宣佈其任務：(一)定三月卅一日前用秘密投票方式選舉國民代表；(二)召開國民大會；(三)為維持治安起見，實行改編軍隊；(四)成立行政機構；(五)與駐軍當局協議撤退駐韓軍隊。

一月十二日

△中港協定自簽字成立，內容為香港協助中國防止走私。

△九龍城事件惡化，港警開槍擊傷華人。王外長促英方立飭止暴行。

△耶路撒冷猶太公會發言人宣佈：公會決議委員會和巴勒斯坦猶太人理事會，擬在本月底成立巴勒斯坦猶太臨時政府，分設十五部，每年預算約五千萬美元。

△朝鮮委員會首次會議，公推印度代表梅農為主席，該會議事採秘密方式進行。

一月十三日

△甘地絕食，企圖使印回統一。

△日本中央整肅委員會整肅前農相平野，証實平野在戰時參加右派過激組織。

△荷屬東印度七國，在荷蘭監督下就職，參加臨時政府，並進行組織印度尼西亞聯邦；另一國亦將加入，但印尼共和國則不在內。荷蘭人士稱，荷印雙方如能獲得協議，則將准許印尼參加。

一月十四日

△保大和越盟政府正式分手，宣布願意復位，據他向巴黎「世界」報記者說：本人並不追求王位，但若人民以民主方式選我，我也義不容辭。越盟政府實在是一種「怪政府」。

△中國特派赴美技術代表貝祖詒飛美，洽商美援問題。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開會討論印度政府控訴巴基斯坦政府關於喀什米爾事件，巴基斯坦代表對記者表示：喀什米爾當地居民，多為回教徒，而當地統治者，則為印度教徒，故該事件之解決，應尊重當地人民意見。

△調解印荷爭端的聯合國斡旋委員會在日惹發表公報，宣布印荷停戰協定的成立。

△出席聯合國安理會討論印尼問題之印尼共和國代表巴拉，指責荷蘭在共控制之東印度七國組織臨時政府，實為一種「傀儡聯邦」。

△日社會黨大會在東京日本大學會場舉行，空氣緊張，對政策問題將為該黨各派爭論之焦點。

一月十六日

△聯合國朝鮮選舉監察團決議將烏克蘭拒絕派代表出席一事，提交聯合國機構秘書長賴伊處理，並通過要美蘇兩國佔領區軍事當局准許該會主席與秘書入境作官常訪問。

△甘地絕食已五日，聲音微弱無力，渠於昨晚在擴音器呼籲全印度人大聯合，主張巴基斯坦放棄自治地位，并提七項計劃。

△印尼共和國及荷蘭兩國政府代表在美國運輸艦「倫維爾」號上簽訂停戰協定，結束蔓延一年之爪哇戰爭。

△英外務部對九龍城事件發表聲明，說港政府的處理很合理。

一月十七日

一月十八日

△印度教錫克族，及回教各領袖一致表示可履行甘地所提出之和平計劃，使印度與巴基斯坦重新合併，甘地即中止六日之絕食。

△聯合國安理會建議設立委員會，調處印巴糾紛。印度主張以喀什米爾問題為限，巴基斯坦要求擴大範圍。

一月十九日

△日本社會黨大會，左翼人士以二十一票之差，推翻作為片山聯合政府計劃基礎之四黨協定。既進行選舉，片山復任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當選為書記長，中崎敏當選為司庫，右派佔優勢。

△朝鮮形勢嚴重，自一月四日至一月十三日間，南北韓邊界發生衝突六次以上，美國軍界予以極大重視。

△印尼及荷蘭領袖於今同意在今年或明年舉行公民投票，以決定四千萬印尼人民願參加分立之印尼共和國，抑或荷人所主張之印尼聯邦。印尼共和國並同意荷蘭在東印度之主權，直至政權移交與印尼聯邦為止。

一月二十日

△日自由黨舉行該黨議員大會，商討籌組保守新黨，其政綱為：(一)確立日本經濟之國際性；(二)整備國內之自由經濟；(三)轉向於生產主義經濟；(四)實現勞資聯帶主義。

△印度與巴基斯坦同意聯合國調解喀什米爾問題，安理會以九票對零票(蘇聯和烏克蘭棄權)通過決議，設立一個三國調解委員會，調停印回戰事和改善印度與巴基斯坦問題的關係。安理會仍保留它將委員會的調解範圍擴大至喀什米爾以外的印回糾紛權力。

△聯合國巴勒斯坦分治委員會已獲致普遍諒解，將在英軍於今夏撤退及聯合國執行分治以後，派遣國際軍赴聖地維持秩序。

△日民主黨大會就社會黨宣佈廢棄四黨協定後之政局，從事研討對策，已決定：(一)經濟方面，主張復興產業，並擴大再生產；(二)以基礎產業為中心，計劃長期的產業計劃；(三)以修正資本主義為主幹，修築工會組織法，勞動調解法，勞動基準法等，以

奠定勞資協調體制；(四)以經濟合理化來擔當企業之復興。

一月廿一日

△日國會第二次會今開會，裕仁出席開幕式致詞，片山發表施政演說。

一月廿二日

△馬來亞九邦之統治者今日與英國簽立協定，於此出產錫與橡膠之半島上五百萬居民遂創立一馬來亞聯邦矣。

△梅農對朝鮮人民廣播，不承認南北韓北韓卅八度分界線。△全羅農民協會籌備選舉切芝稱：泛亞洲農民會議，將於四月六日至十日在仰光舉行，亞洲各國將共有代表及觀察家二百人參加，此會議係緬甸於獨立後第一次在國內召開之國際會議。

一月廿三日

△蘇聯拒絕聯合國朝鮮委員會之要求，不准該委會進入朝鮮蘇聯佔領區。

△駐朝鮮代表團宣布，擬與朝鮮政界領袖九人磋商，並將以無線電廣播邀請北朝鮮領袖佔領區各領袖參加，討論朝鮮選舉籌備事宜。但北朝鮮

領袖能否響應，仍無把握。

△印尼共和國總理夏利富丁的內閣提出總辭。

一月廿四日

△緬甸首任駐華大使字密登，抵滬轉京向蔣主席呈遞國書。

一月廿六日

△麥帥在六十八齡誕辰說：本人將留駐日本，如無特殊事故，須等到任務完成以後，方始回國。

一月廿七日

△李承晚請求聯合國調查團在不能獲得韓北一致行動時，建立一美軍管理區內之朝鮮政府。

一月廿八日

△菲律賓第一屆議會開會。

△美向遠東委員會提出協助日本經濟建設計劃，中國政府反對，使停頓中的對日和會意見愈趨分歧。

△暹羅前總理字素因主使刺殺昂山等凶案被判死刑後，字素獻玉燭請法師上訴。

△英政府對九龍城事件，照會中國政府，認港政府措置完全合理，對主權問題避而不討論。

一月廿九日

△暹羅民衆舉行投票，選拔波披選以排華為號召。

一月卅日

△緬甸二次改組，據專務部長丁明調任工礦部，沙根基薩巴權長揮部。

一月卅一日

△日內閣決定利用外資方針。

△本日下午，聖雄甘地在參加晚禱會途中被刺殞命，暴徒為大乘會極端份子蓋茲，當場被捕。全印震驚，孟買騷動。

△印尼新聞哈泰組成十五人之內閣，保證與荷繼續談判。

本刊經上海社會局核准發行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本期售價壹萬五千元